思無邪匯寶。

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姑妄言] (5)

/清・三韓曹去晶 編

思無邪滙寶 ㊃㊉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姑妄言] ㈤

／清・三韓曹去晶 編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

明清豔情小說叢書

《思無邪滙寶》總序

很多中國古籍，因戰亂、政治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然的淘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其中尤以被視爲俗文學的小說、戲劇、唱本等，流失最多。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公私藏書亦鮮蒐集，且在元明清三代，屢遭禁止，毀版焚書，時有所聞。在各類書中，豔情小說，受害最烈。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社會輿論、各階層的社會組織，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地下流行。不過，在強力壓制下，很多書籍都消失了；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印刷極不講究，錯漏甚多。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卻又質量太差，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眞面目，也難於作爲研究的對象。

好在自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思想東漸，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値，蒐集資料，編寫書目，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豔情小說作爲小說資料，漸漸被發現、介紹。另一方面，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因早年流傳到海外，獲得保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文學書籍，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但無論是在海內外，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因此，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

叢書總序

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閱讀條件亦差，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去域外讀這些書。前輩學人如鄭振鐸、孫楷第、王重民、劉修業、王古魯等，當代學人如李田意、柳存仁、吳曉鈴、馬幼垣、胡萬川諸位，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深知其間艱苦，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匯爲一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而身在國外，需覓國內合作者。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石昌渝兩位合作，編纂《古本小說叢刊》，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然限於出版環境，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因此，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是必要的。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且以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殘頁；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即原書亦不易辨識，影印自難卒讀；若干書版本繁多，亦勢難全部印行。故當務之急，乃出校刊排印本；或據別本校勘，務求通讀；有不同版本者，又需一一校勘，作出定本，方能爲研究者使用。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

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採用版本超過百種，另又收若干附錄。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其中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龍陽逸史》等，皆爲首次面世者。《海陵佚史》爲《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金海陵縱慾亡身〉的前身，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這對我們了解《三言》的來歷大有幫助。《姑妄言》爲雍正庚戌序抄本，長達百萬言，是繼《金瓶梅》後的一部豔情巨著。此書未見記錄，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刊本《僧尼孽海》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肉蒲團》爲常見之書，然流行者多爲日本刊本或此刊本

之排印本；偶有用淸刊本者，亦未經詳細校勘。本叢書所收之《肉蒲團》，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各書之出版說明，旣述故事梗概，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亦加簡述。此叢書所收諸書中，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不超過三分之一。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但只採用一般坊本，整理粗糙，又隨意刪削，可稱劣本。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淸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

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長篇，亦有中篇、短篇。這批資料爲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已漸衰落。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可視爲文言小說的中興。以後一直要待到《聊齋誌異》問世，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但有一個過去少爲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嬌紅記》、《鍾情麗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這批作品大多爲言情之作，亦有豔情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時代早的作品，文體較純；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此類文言中篇，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在我們這套書中，也是有跡象可尋的。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

來處理這個問題，認爲簡本在前繁本在後。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擴充爲四十回本的《新平妖傳》。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爲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沒有例外。這或可成爲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其原因並不複雜，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爲了爭奪市場，或以降低售價，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刪節者爲求省時省力，不會另外寫一本書，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要不是和繁本比較，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也有些甚不用心，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豔情小說更甚，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觀其流變，對了解各書之形成，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也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性心理等，爲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

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較西洋豔情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早，類型多，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日本的豔情小說，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本叢書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亦爲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豔情小說或被稱爲風流小說、猥褻小說、穢褻小說、淫蕩小說等，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敍寫性愛或以敍寫性愛爲重點之一的小說。《天緣奇遇》、《三妙傳》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話小說，皆以敍寫男歡女愛爲主，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故不選入本叢書中。有些書如《三續金瓶梅》、《梧桐影》等，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然前者爲《金瓶梅》續書，屬《金瓶梅》系列之一；後者爲《肉蒲團》仿作，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緣》、《歡喜緣》兩書，雖爲民國時期所編，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爲附錄，此類資料不多，但亦有參考價值。

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高羅佩就已寫出《中國古代房內考》及《秘戲圖考》兩書。隨著社會開放，性禁忌被打破，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有些豔情小說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等，皆有多種外文譯本。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本叢書的編輯顧問，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都是出色當行。雷威安的法譯全

本《金瓶梅》，韓南的英譯《肉蒲團》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但因爲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缺乏好的校勘本，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缺乏全面的資料，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毁最慘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鉅細靡遺，盡數收集，經過校勘整理，匯爲一編，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

陳慶浩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

《思無邪滙寶》編輯凡例

一、版本　廣收現存各種版本，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比較其價值，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

二、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

三、俗體字、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

四、本叢書一律以「。」號斷句，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句讀基本依原書；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不一一說明。原書無句讀者補入。

五、校勘符號：

(1)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於該字或該詞後用（ ）標示。

(2)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用〈 〉標出。

(3)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 〕標出。

(4)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號標出。

(5)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號標出；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

六、書影　所用各版本之扉頁、所有插圖、首回首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

收；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或全收，或只收首末頁。

七、各書皆有出版說明，述故事梗概，介紹作者資料，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

八、附錄　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

思無邪滙寶 肆拾 册

目錄

思無邪滙寶 ㊃㊉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姑妄言」

㈤

清・三韓曺去晶　編

姑妄言第十一卷

鈍翁曰。宦蕚蠢然一物。惟於此道中頗有機智。侯氏可謂悍而猴者。尚落在他術中。始急之。得嬌花之哑。終服之。得嬌花之替。宦蕚豈非猴而又猴者耶。游混公教了他幾年。一本三字經不曾讀熟。司傅只數夜。教得他如此聰明。誠不愧名爲司傅。可見人之不可不擇良師也。

童自大家的春宮未曾試新。反是宦蕚看了先來學樣。眞正奇想。

香姑之嫁馬台。此不幸中之幸也。若嫁了牛耕一類。這等精靈般好淫女子。豈不又是第二個奇姐。至於偷老和尚。似有定數焉。香之一字。豈非禾日二字成之者耶。或曰。香字從甘不從日。此語未免強捏。予笑曰。不但近寫皆從日字。且甘者甜美也。所以更好。

馬台之娶香姑。隱寓巧妻常伴拙夫眠一語。爲千古佳人所配非偶同聲一哭。但馬台太□。香姑似太難爲情。然而後來又大得其呆利。所謂

塞翁失馬。得禍者未必非福。

香姑尋事丫頭僕婦一段。人家主母不悅下人。眞有之事也。寫衆不知死活之惡奴。把小人心腸一筆寫盡。誠所謂之奴才。

馬士英實產於苗婢。非辱之也。至於蹇氏阿呆馬台諸事。雖係作者曲筆。若以馬士英之所爲。雖辱及九祖。猶不足以盡其辜。何況只辱其已身並妻孥耶。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凡有忠義爲心者。閱此定當叫快。

侯捷奉差一段。若不一提。只開首見其一名。此後不知何往。豈非漏處。今一寫出。不但使侯捷不泯滅。且使魏忠賢不冷落也。

天下之遠莫過滇黔。他處人到者尙多。猶能言其民風土俗。至於滇黔。人遠遊者百無一二。即成有之。又未必能紀其事。今詳書之。使看者一開卷如同臥遊。亦一快事也。且夾敍此一段。亦有謂焉。如演戲至半本

時。雜以跌打彈唱做一間斷。使眼目略新一新。然後戲子重復上場。亦更有趣味。

劉文韜汪時珍實有其人。眞有之事。雖與本傳無涉。然報應顯著。故引入以作負心人項門一針。

姑妄言卷之十一

第十一回　宦蕚逞淫計降悍妻　侯氏消妒心贈美婢❶

附　奸秃享嬌姿　欽差遊異境

話說宦蕚自錢貴家回來。到家下了馬。慌忙走到上房。他因見了錢貴那種風流標致。心下十分動興。見侯氏已脫了衣裳在床上。斜倚着枕頭。一半截蓋着被。宦蕚是(走)到跟前。道。奶奶。你還沒睡呢。侯氏道。你往那裡去了一日。此時纔回來。我等着你呢。宦蕚聽見這話。一面忙脫衣服。一面說道。今日賈兄弟家請吃酒不肯放。此時纔散了回來。便上床摟住。道。我來親熱了。你不要變臉。侯氏笑道。你好情來親熱。我惱的是甚麼。宦蕚道。我前日童兄弟請了去吃飯。他書房裡放着個册頁。我揭開看看。原來都是男女幹事的。我記了幾個樣子。來同你做做看可

有趣。你要依我擺佈纔好。侯氏笑着點頭。宦蕚將被掀開。把他妙臀墊起。掉轉身做了個倒入翎花。弄了幾下。侯氏道。不能盡根。又抽得不爽利。叫他另換個樣子。宦蕚便將侯氏扶起。伏在枕上。又做個隔山取火之勢。侯氏嫌不着實。遂臥倒。直舒雙足。叫他上身來弄。宦蕚道。這個樣子也不知弄過幾千百回。熟得一點也沒趣了。你上我身來。做個倒澆蠟燭還新鮮些。侯氏此時任他所爲。隨手而轉。一些也不拗他。宦蕚仰臥在下。將屁股墊高。叫侯氏跨上身來。對準幾坐。盡根而入。他又使力墩了兩墩。只剩二卵在外。間不容髮。侯氏覺得頂着裡面花心。酸酸癢癢。從未得此樂境。宦蕚一手扳住他的腰。一手扶着他的股。侯氏也將手兩邊拄定。二人一齊用力。上下衝突。一個下坐。一個上迎。下下不離花心。戰夠多時。侯氏丟了一度。伏下身來。將舌尖伸入宦蕚口中。咂了一會。他得了這場樂趣。歇過片刻。淫興復起。重又大弄。宦蕚因先在錢

貴家見了他那段嬌嬈手韻。厥物已翹然高舉。此虛(處)寫宦蕚淫心如此之熱。方顯後來能遏慾之奇也。到此時火氣已過。把恃(持)不住。一股股冒將出來。其物漸萎。侯氏正在高興。忽然覺下邊不見了妙筍。用手一摸。已軟叮噹如瘋癱一般。問道。你怎麼正弄着。成了這個樣子了。宦蕚道。我已洩了。來不得了。侯氏淫興正濃。如何肯住。只得跨了下來。替他百般摩弄。只是不起。急得侯氏將他項上咬了一口。罵道。你這狠心的忘八。故意使促掐奈何我麼。宦蕚道。我怎敢奈何你。他不肯硬起來。叫我也沒法。侯氏道。這怎麼樣處。你可有個法兒弄硬了他。宦蕚笑道。有一個妙法。須是你去央及央及他。或者起來也不可知。侯氏擰了他一把。笑道。有這些鬼張。你叫我怎樣央及。宦蕚道。我聽得人說。這東西軟了。容易再不得起來。須是拿嘴一咂。纔得硬郎。(朗)侯氏瞅他一眼。道。纔在那裡頭弄了一會。髒巴巴的。怎麼好咂。你不要急惱了我的性子。我一口咬下床呢。宦蕚笑道。你

要咬。我也講不得。你既嫌髒不肯咂。我自己又夠不着咂。叫我也沒奈何。侯氏急了。道。你前日愛嬌花。偷看他溺尿。叫他來替你咂咂罷。宦蕚道。罷罷罷。想前日無心略張了一張。打了一頓棒槌。今日要叫他來咂。連渾身的骨頭都要碎了罷。這事做不成。留着我的命同肩膀骨要緊。侯氏笑嘻嘻將他打了一個巴掌。罵道。怪奴才。偏有這許多鬼話。我不好叫的。你叫了他來。那宦蕚巴不得❷這一聲。高叫嬌花。嬌花正在要睡。聽得叫他。走到床前。宦蕚一把拉着他的嫩手。要拉他上床來。那丫頭見侯氏醒着。嚇得掙着要跳。宦蕚笑嘻嘻拉住不放。侯氏道。你就上來罷了。浪的是甚麼。那丫頭見主母吩咐。不敢不依。就爬上床來。宦蕚捏着陽物。笑向他道。叫你來嘗新。你替我咂咂這東西。那丫頭還是女兒。從不曾見過這三怪的物件。將頭別轉。但這件東西。但是男子漢個個腰中都有的。大不然。只此書內魏忠賢鄔合二人便無。何爲三怪。他不曾剃過頭。那個腦袋比和

尙頭還光得古怪。和尙頭焉能及此。若如此頭。省了多少剃頭錢。一點骨頭也沒有。比有幾個臭錢人的腰還硬得古怪。從來不見天日。比那走長路人的臉還黑得古怪。尙不止此三怪。一隻無珠的小眼。見了美婦便跳起來。豈非一怪。又沒有鼻子。聞見婦人的陰味。便鼓起戚來。豈非又是一怪。那丫頭乍見這個怪物。要說是個禪僧。却又有一部落腮鬍鬚。要說是留鬚的宗門僧。却又無眼耳鼻舌。要說是道士。又光着頭沒道冠。要說是大鼻子回回。却又鬍子不曾剪。羞得滿面通紅。就像惱這怪物似的。背過了臉不理他。侯氏急等着咂硬了好做事。見他不來湊趣。反做出這個樣子。急得罵道。小淫婦。好意叫你來嘗嘗新。倒做出這麼個浪樣兒來。不要討我一頓好皮鞭。這丫頭也巴不得嘗嘗是個甚麼味道。要識此味須下口嘗。上口嘗之何益。細看看是個甚麼款式。先恐主母吃醋。故做羞態。不好就來領情。今見主母固請席不赴反怒起客來。也就低垂粉頸。款啓朱唇。一手捏着陽物。一手攥着腎囊。將龜頭含入口中。如小兒吮乳一般。仔細端詳。方知這管紫肉簫並無孔竅。

只品得而無音。兩個毛栗子却是核桃皮包着。正是。

不覩奇形狀。　焉知此物新。

宦蕚素常被這丫頭引得魂都不在身上。他較侯氏標致了許多。每常連多看兩眼還恐奶奶生疑。欲求親一嘴如登天之難。今番得他如此做作。可有不動興之理。不上一刻。那厥物跳將起來。分外堅硬。那侯氏先正高興之時忽然中止。正在難過的時候。又見他二人如此舉動。越發急得屁股只是亂扭。宦蕚見他急得可憐又可笑。遂道。我來了。侯氏聽得忙忙仰臥。兩足直豎如兩柄雉扇一般。紅溝赤露。候他入來。宦蕚一下插將進去。緊緊摟定。對嬌花道。你不許去。可在後面推着我的屁股。我好用力。那丫頭也正要賞鑒賞鑒這椿故事。遂依他。儘力前推。那侯氏是熬急了的人。屁股不住亂攧亂簸。又得嬌花在後推着。下下着實。覺得自嫁夫以來。未有如此之樂。抽拽多時。侯氏忽然大叫道。哎喲。

罷了我了。只見他面如火熱。鼻青唇白。眼閉口張。兩腿掉了下來。雙手散於褥上。四肢癱軟。遍體酥麻。呼呼睡去。宦蕚見他如此。知他樂極。輕輕拔了出來。一把摟住嬌花。連親了幾個嘴。悄叫道。心肝。我想你久了。快些來弄弄。那丫頭年已十五六歲。久矣知竅。每常癡着主母。不敢妄想。今見了這種光景。興不可遏。色膽如天。也怕不得許多。雖假意不肯。却笑吟吟憑着主人解帶脫褲。並不推阻。宦蕚將他放倒。上身來摸着關竅。往裡直衝。一下進去了大半。這丫頭還是個處子。宦蕚因是想他久了。此時高興到十分。竟忘了他是未破瓜的女兒。猛然一下。直疼得那丫頭跳將起來。眼淚汪汪。又不敢出聲。恐驚了主母。起初這丫頭先替他咂時。嘴中雖嘗了異味。臍下那竅中尚不知個中是甚滋味。也覺得十分興動。後見同主母這一番大弄。又見主母弄得那樣光景。以爲是一件有樂無苦的事。一來大意。二來不防他竟是這樣勇猛直前。方

知這果子見（先）辣而後甜。開首不是好吃的。幸而先見他們高興時。小牝中也有許多清水流出。宦萼的陽具又是侯氏陰精泡透。兩家俱還滑溜。所以尚不致狼狽。宦萼見他吃了虧。又憐又愛。方輕憐重惜。慢慢用水磨工夫做將起來。這丫頭雖還未曾得了樂處。也就不似先那樣苦辣。這正是。

嬌姿未慣風和雨。　吩咐東君好護持。

抽弄了一會。也覺稍有甜頭。親嘴咂舌。宦萼的陽物塞在他的陰中。他的舌頭送入宦萼口內。從此上下互相更摸着交媾。正在綢繆之際。不想那侯氏又好醒來。他原非瞌睡。因弄得渾身通泰。心中快活至極。不覺酥酥睡去。故此不多時就醒轉來。身傍不見了宦萼。探起身子向脚下一看。見他二人正做得好。臥榻之前。人鼾睡尚然不可。可是人容得大弄的去處。不由得醋氣發將起來。妒心頓起。罵道。好大膽。你們做得

好事。一骨碌爬起。將宦蕚打了兩掌。就伸手去抓丫頭。那丫頭見勢頭凶惡。也不暇穿褲子。光着屁股。一滾跌下床去。將膝蓋的皮都跌蹋。猶恐主母拿住他咬他的肉。忍着疼爬將起來。跑出外邊去了。那侯氏精着身子就要下床來趕。宦蕚死抱住。道。奶奶。一來看風吹了你的熱身子。二來不管(關)他事。饒了他罷。侯氏打了他一個嘴巴。道。你瞞了我做這樣欺天大膽的事。（謂之大膽則可。欺天二字太甚。古云夫乃婦之天。當云欺地方合理。）還敢替丫頭討情。宦蕚道。我怎敢瞞你。又怎敢替丫頭討情。我的東西方纔軟了。一時起不來。是你好情叫他來替我咂。及至咂得硬了。原要同你着實大弄一番。不想你又睡着。我不敢驚動你。我的這東西一時脹得難過。沒奈何。拿他來當災。（侯氏當說。這災我怎肯讓他當。）你倒打起我來。侯氏怒道。你還同我強嘴。恨恨的又舉掌要打。（妒婦之心於此可見。）宦蕚陪笑道。這都是我的不是。起初時我要同他弄。（正所謂蜜語。）他怕你。死也不肯。是我強按着他弄的。果然與他毫不相干。你若打

他。可不是我害了他了。你請想。要是我同他有甚私心。還敢在你身子傍邊大膽弄麼。你若疑我是假話。不信你看我這東西。此時還脹得這個樣子。侯氏低頭一看。果然那根厭物還直豎在那裡。（好硬干證。）笑吟吟一把攥住。罵道。你這作怪的東西。一時軟起來就像綿花。叫你硬硬也不肯。一時硬起來就這樣作怪。就想吃一看二起來。宦蕚見他不十分有怒。覺事尚可回。不由分說。將他放倒。二足分開。從中直搗。又大弄了一場。方纔睡下。這一下弄得侯氏如醉如癡。把先那些怒氣竟不知何處去了。新(鼾)呼睡去。這宦蕚想嬌花方纔那一番興趣。喜道。這幾年的心願。今日方纔酬了。怎得同他大弄一場纔快活。因看看侯氏。見他已睡熟。想道。他只自己要弄。就不與我一些空兒。纔同丫頭親熱一會。將有樂趣。他就吃醋未了。必須治倒了他。纔可同這丫頭做得快暢。主意已定。次早起來。正要出門。只見鄔合走得滿臉汗。唿噓噓的進來。宦蕚

見了。問道。你到那裡去來。走得這樣喘急。鄔合道。外邊有一件新聞的事。晚生見了。特來奉告。大老爺可有高興去看一看。宦蕚道。是甚麼事。鄔合道。是鳳陽馬總督家媳婦爲了奸情。好一個標致婦人。只得十六七歲。被他丈夫拿到中城察院。因官府家中有事。還未上衙門。都還在門口等候。晚生見此離不遠。故來問老爺可有此興一往。宦蕚道。我也正要出門。順路去看看也有趣。叫家人把驢子叫了一匹來與鄔合騎。江南與北直相同。各巷口皆有雇驢者。頗覺便宜。他上了馬到了那裡。果然見圍着許多人。宦蕚打馬上前一看。見了個十六七歲的男子。穿得甚是華麗。形狀癡癡蠢蠢。倒也還不十分醜惡。却兩管鼻涕大長的拖在口辱(唇)上。口吻邊不住淌憨水。宦蕚不由得腹中暗笑。勸君且勿笑。十二三歲時與彼是一對也。只見他呆呆睜着兩個大眼睛。東望西望。坐在那裡。倒有七八個豪僕在身傍貼着。一個少年嫩婦。生得十分美麗。青布衫藍布裙。一項包頭齊眉罩住。坐在一乘沒簾

子的轎內。低垂粉頸。那臉白嫩得像豆腐腦兒一般。却裡邊襯出胭指(脂)鮮色。羞慚滿面。淡淡雙蛾蹙着。以眼觀鼻。以鼻觀心的坐着。一個老和尚白髮皓鬚。短短的。一頭一嘴。像魚刺一般。繩子綁住。只穿着一件夏布衫。光着屁股。拴在轎槓上。閉眉合眼。蹲在地下。四五個雄糾糾的惡奴守住。宦蕚也是有三分呆氣的。問傍人道。怎麼這樣一個少年婦人同一個光屁股的老和尚在一處。傍邊一個人笑道。他們爲的是奸情事。這個小婦人也是沒有穿褲子的。他們的兩條褲子都在那體面小夥子傍邊放着不是<甚>麼。宦蕚一看來。見一個捲兒。是一條大紅縐紗的。一條夏布的。和尚所穿之衫並此褲。乃香姑做與他裝新者。不想來此出醜。宦蕚又問道。這奸情是怎麼樣起來。被他男人拿住。這樣小年紀婦人怎愛這麼個老和尚。是甚緣故。傍人道。誰知他家的詳細。我們也是纔來看看。聽是盡是這麼說。少刻官府到來審問。自然就知道了。宦蕚也就下了馬。同鄔合到個

茶館中坐着閒話。等看熱閑。(鬧)且說華麗而癡蠢的這位公子。他是風(鳳)陽總督馬士英的令嗣。名字叫做馬台。天生的一個奇物。一毫人事不知。吱着個舌頭。不但說的話人不十分懂得。而且連說還說不全。吃飯人給他吃就吃。若不叫他住。就儘着吃個不休。要不與他吃。他也就罷。也並不知要。（論起來實在有(是)有福的人。）總不知甚麼叫做飢飽。（遇荒年。窮漢有此肚腸。眞是大造化。）譬如吃東西。人一時偶然忘了叫他住。他直吃得肚腹脹得膨脝。定吃完而後已。（此正所謂有大量方有大福。）穿衣亦是如此。也不知甚麼叫做寒暑。（頗有仙意。）虧他一個乳媼養氏憐他。到了這樣大還像孩提般看待。早起晚睡。吃飯穿衣。還是他照看。他父親馬士英係貴州人。馬士英之父名喚馬達。也還有(是)個渾厚的老儒。中年乏嗣。要娶妾無力。恰好有人家賣的一個苗婢。有二十多歲。那家因他任甚事都不懂得。又是一個烏黑的醜臉。憎嫌他。拿出來賣。價錢甚廉。馬達要圖他生子。原不取他容貌。遂買了收用在

身邊。剛進門一年。遂生了馬士英。這的的確確是個眞馬駒。却有件奇事。這苗婢一般腹中也會懷胎。陰戸也知誕子。也知乳哺。却舉動說話與人大別。是俗語說的。九分銀子打了十個銀娃娃。連一分人氣兒沒有。這樣個蠻物偏有好陰戸。他生的這馬士英。也竟能中舉中進士。又還做官。而且做頭宦。雖如此說。然而與中華婦人所生者到底有些各別。何以見得。馬士英生性奸貪苛刻。那種奇異心腸却大異於人。譬如人說他壞。他知道了。更要壞得盡情。人說他奸。他聽得了。定然奸到至極。當日人說王安石性拗。他生來是這樣個牛性倒還罷了。這馬士英却又有古怪處。他一生難道就無絲毫好處。設或有人稱念他好的。就更該好了。他却決不肯照那好處去行。定要改壞了纔罷。這豈不是異乎於人。這馬士英頗生得聰明。十數歲就在庠。他二旬之外父母皆故。只他同妻蹇氏。蹇者。驢也。馬與驢交便生騾。原是雜種。馬台之出於阿呆。原無足怪。並一老僕婦。同一個小廝阿呆。四口過活。這阿呆

就是他生母的姪兒。也是個苗種。同馬士英嫡親姑舅弟兄。因他是異類。便把他一半當僕。說起這阿呆來。比他那姑娘老苗婆更蠢。眞呆得出奇。一些人事也不懂。蹇氏見他呆頭呆腦。要他道。你拿一塊炭替我洗白了來。他當眞拿一塊去先。(洗)從早至晚。洗得粉碎。拿了些碎末來。向蹇氏道。我洗了一日。都洗破了。也不得白呢。蹇氏忍不住大笑。一日吃雞。剩了些給他吃。蹇氏道。你吃這雞這樣的好東西。仔細掉了耳朵。你拴着再吃。他果然拿根線拴着纔吃。吃完了。摸了摸。向蹇氏道。奶奶。我的耳朵沒有掉。蹇氏笑向馬士英說知。以爲取笑。不意馬士英聽了暗暗歡喜。你道爲何。馬士英在外縣庭(處)館。一年只端陽中秋年下回來數日。這蹇氏生得貌既妖嬈。性又流(淫)蕩。馬士英常不在家。恐他少年嬾娣。(婦)做出些偷期的事來。見這阿呆呆至於此。尚有何慮。便叫他在堂屋中睡。不但不防他偷這嫂主母。嫂主母之稱甚奇。或苗子家之禮耶。且恐蹇

氏偷人。叫他做個隘屄使者之職。此等官職。不知服何衙門所轄。這蹇氏性極好淫。馬士英不但孽具鄙猥。且本事又甚是不濟。他出去處館。三分是爲餬口之計。倒有七分是躲避差徭。故馬士英喜阿呆之呆。可無後患。且說蹇氏向日馬士英未出去教館之先。雖夜夜在家。也不能滿他之欲。自從他出去之後。創了個新奇異想。雲貴有一種土產的黃蘿蔔。粗細雖與胡蘿蔔相等。却長將一尺。他每日買兩根粗大的。刮得光光滑滑。留爲夜間取樂之具。每到那得趣的時候。呼曰黃心肝。黔中天氣暑熱。這蘿蔔四時不斷。他守着這姓黃的假夫。倒也不生他想。一日。六月炎天。他夜間那老黃消遣了一會。未免自己費力。汗出如漿。嘆道。這黃心肝處權則可。若論守常之道。如何及得那肉寶貝。偶念及此。慾火炎蒸。忽然口渴。要些涼水壓一壓。他住在東邊房內。那老僕婦在西間廚下睡。叫了幾聲。不見答應。夜靜更深。淺房窄屋。又不便大聲喊叫。只得起來。披了一

件長衫。拿着燈到西屋去取水。剛出房門。不想那阿呆精赤條條睡在一條春凳。正腰中一個陽物竟有六七寸長。又粗又大。橫拖在腿上。蹇氏一眼瞥見。由不得渾身一麻。輕輕走到跟前。拿燈照着。細細賞鑒。越看越愛。此時口中竟不渴。心裡反劈劈的往上撞起來。臉上如火燒的一般。暗忖道。不想這個呆人竟有如此奇物。我若偷上了他。不但有許多樂境。且夫主決不動疑。豈不大妙。纔要伸手去推他。忽然心中一愧。道。雖如此說。到底不好意思罷。忍忍罷。也不取水。仍走回房。剛要上床。那心中像有根繩子拴在堂屋裡一般放不下。又拿着燈走出來。又照着細看了看。纔要伸手去捏捏。又忙縮住。道。不好。恐或有人知道怎麼處。方纔轉身。忍不得又回頭看了看。此時慾火如焚。也顧不得了。便走到跟前。一把將他陽物攥住。那阿呆猛然驚醒。燈光下見是主母。嚇得幾乎要哭。說道。我再不敢了。奶奶饒我罷。蹇氏笑着。悄聲道。不許做聲。

跟我去。有話問你。他爬起來。蹇氏攥着陽物不放。此所謂不忍釋手也。似牽牲口一般。到了房中。將燈放在桌上。到床沿上坐下。笑着問他道。你這東西叫做甚麼。他道。叫做雞巴。奶奶饒我罷。我再不敢了。蹇氏又笑問道。你這樣大了。可看見過屄沒有。他道。我不知道甚麼甚麼叫做屄。雞我倒認得。蹇氏道。你可會肏屄。他道。那一回奶奶賞我雞肉。叫我拴着耳朵吃來。我會吃。蹇氏見他總不懂局。心中火發。把衫子脫了。光着身子。蹺開腿。指着陰戶問他道。你看這是甚麼。他看了看。道。這是相公的嘴。蹇氏笑得了不得。問道。怎麼是相公的嘴。他道。相公的嘴上有鬍子。這個也有鬍子。可不是相公的嘴。蹇氏一面笑着道。你上床來。他道。奶奶饒我罷。我不敢了。蹇氏拉他上床。自己仰臥着。兩腿大蹺。指着陰戶道。拿你那雞巴放在這嘴裡去。他道。奶奶饒我罷。我不敢了。蹇氏淫心大動。急了一身汗。想了想。爬起來。將他按倒。替他把屪子一陣搓弄。他嘴中雖

說奶奶饒我罷。奶奶饒我罷。那孱子竟挺硬起來。蹇氏大喜。便跨到他身上。將陰戶對準。一連幾坐到根。不住起坐。阿呆口中不住的道。快活快活。蹇氏蹲坐了一會。丟訖一度。自己乏了。下來叫阿呆上他肚子來弄。阿呆道。奶奶饒我罷。再不敢了。蹇氏料道替他說也無用。拉他到身上。拿着他的陽物塞入牝中。他一眼見枕傍蹇氏用的那根蘿蔔。一把拿過來。道。奶奶。賞我吃了罷。便放在口中吃。一面吃着一面道。好吃好吃。蹇氏笑着道。賞你吃了。你要依我。（蹇氏可謂捨黃心肝而取肉寶貝矣。）遂兩手摟着他。一上一下的抽。抽了一會。他竟自己一出一進的扯拽起來。蹇氏喜得非常。不意阿呆陽物既大且甚長久。足足不歇氣抽了有一個更次。蹇氏丟了幾度。眞出意想之外。許久他纔完事。就伏在蹇氏肚子上。蹇氏也心愛他。馱了一會。有些壓得慌。叫他下來。他方下來。蹇氏囑他道。這事對人說不得的。連那老婆子也不許對他說。相公要知道了。活活打死你。

我的這個也就再不得給你弄了。他也知連連答應。此後騫氏夜夜叫他相伴。賣蘿蔔的少了一個主顧。馬士英毫無疑忌。後來馬士英連捷做了官。騫氏房中丫鬟僕婦多了。同阿呆做不得樂事。每向馬士英誇他老實。不但是貧賤時的舊人。且又是婆婆的親姪。還有一句。而且又是小夫。勸馬士英着實擡舉他。馬士英滿心以爲他向日監屄有功。也十分擡舉。鮮衣美食的照顧他。但是要替他娶個妻子。騫氏便再三阻攔。道他呆到這樣地位。也會行夫妻的事麽。豈不躭誤了人家女兒。馬士英也就信以爲實。寔(騫)氏一來是不能忌(忘)情於他。恐替他娶了妻子。他便到(別)戀。二來說他如此呆。使馬士英更不疑。以便別作主意。又勸馬士英在內宅門口另蓋一間小房給他住。叫他守宅門。馬士英因家私漸厚。也便依他。蓋了一間房子叫阿呆在內坐臥。看守宅門。馬士英那知是騫氏的奸計。叫阿呆在門口住。以便得空好行幸他。但是馬士英出門赴席回遲。僕

婦們都下去了。支開丫頭。偷空便到阿呆房中同他高興一度。如此也多次。一日。又同他去舞弄了一回。回到上房。剛纔睡下。馬士英來家。也就脫衣上床。便同蹇氏高興起來。他內中有阿呆所洩之精。馬士英問道。你這裡頭怎粘達達的。蹇氏謊答道。我這兩日淌白帶呢。馬士英道。你怎不早說。這是下寒的病。明日叫醫生來看看。次日。果請了醫生來診了脈。撮了兩劑藥。又還留下一服暖宮丸。蹇氏暗暗的好笑。後來蹇氏竟得了孕。遂生了這馬台。究竟連他自己也不知是誰人之種。要論這馬台之呆。自然是阿呆之子無疑。他生了這樣一位賢郎。無賢無愚。是大是小。都知他是個呆物。惟馬士英以爲是個蓋世的神童。雖唐朝的劉晏李泌□□□□□□□敦篁都不能及。他還有一個譽兒癖。諺云。人莫知其子之惡。馬士英之謂也。開口便道。這些不知事的人說我兒子癡愚。不但他不癡。就癡也與他人癡得不同。他癡人自有癡福。諺云。庸人多厚福。未必似令賢郎之癡也。似令賢郎奇癡者。自必有一段奇厚之福

矣。依我看來。他正合着古人的詩。豈不聞蘇東坡的詩麼。他道是。

但願生兒愚且鹵。　無災無難到公卿。

他見兒子到了十六七歲。要與他娶媳婦。既要好門第。又還要十全的閨女。馬公子之呆。迥出尋常。眞是出於其類。拔乎其萃的呆法。是人人盡知。誰家大門第好女兒肯配與他。倒是蹇氏有知兒之明。見他如此之呆。有個要阻攔丈夫不可娶媳之意。偶然想道。阿呆當年何常會來。我教他教也就知道了。娶了媳婦進門自然會教他。諒着這件事再沒有學不會的。且說那時有一個財主。就是那牛質。他的女兒香姑已長大了。出落得好個齊整人物。有幾句贊他道。

此玉香還勝。　如花語更眞。

柳眉横遠岫。　檀口綻櫻唇。

金釵翹翡翠。　玉趾襯緗裙。

更有超人處。　淫辭滿腹新。

他不但生得模樣妖嬈。而且識一肚子好字。就是他母親計氏教的。他十三四歲時就千伶百俐。也不去看那女史孝經正經書籍。專偷看他母親所蓄在枕蓆上與丈夫助情的樣樣奇淫小說。看得此書。竟比女史孝經易曉而有趣。後文方應此句。觀書者愼之凜之。他記性又好。看過全全記在胸中。這樣鬼精靈也似的女兒。看了這些風流淫話。可還貞靜得住。但無可奈何。只得死忍。巴不得早嫁一刻。早去效一刻之顰。誰知他這個老子是俗語說的。鄉裡人不識麒麟。是個有錢的牛有錢之牛可比麒麟。如今麒麟聞之。不亦可嘆乎。他只知錢財勢利動心。定爲門當戶對。他只圖趨炎附勢。也不管女兒死活。聽見馬家覓媳婦。情願與他。猶恐馬士英棄嫌他不是仕宦。反托牛尚書寫書去轉就。馬士英見是尚書公的族姪女。又聞得美貌聰明。將就配得過賢郎了。雖未必十分中意。但別人家都不肯與他。只得行聘娶了過來。他知道鳳陽先經過流

賊之害。他家中銀子已積得無數。怎肯在這險地放着。故在京城買了大宅。留下兒子看家。他見兒子尙年幼。恐人偷他的銀子。將歷來所掙的宦囊。齊出五十萬來。着他的一個大管家其(吳)義。叫銀匠□做五百兩一個的大錠。共傾一千錠。以爲傳家之物。況且這樣大銀是人再偷不去。即有大夥來打劫。他能拿得幾個。庶幾可以放心。不想與(吳)義串通銀匠。將銀子三百兩鑄成空殼。內中灌上二百兩黑鉛。他知道主人公的銀子。只有聚起來再沒有用出去的。這項大錠是萬不動的了。何妨分惠落得偷下了。他也無從查考。馬士英欺君罔上。刻薄屬吏小民。辛辛苦苦掙了一生。弄了這些賊賊。(贓)却被吳義欺瞞着他。輕輕巧巧。一絲力氣不費。將及分去一半。他將這些大錠都留在家中收貯。他只同妻妾們在任上。他胸中又有個成算。若流賊再來賜顧。十分擋不住。便把任上所蓄棄了。只同妻妾跑回來。還不失爲富家翁。且說

馬台娶親之日。養氏把成親的話教了他有幾千遍。他只翻着白眼。大張着嘴。也不答應。把那養氏急得咬牙切齒。一身一身的汗出。把嘴都說鎗了。他只當不曾聽見。那養氏也沒法。家下這些男婦何嘗不知公子是娶妻沒用的。但主人的意思誰敢阻勸。新人進門。拜堂行禮。交杯合巹。都是乳媼養氏指點。拉他作揖他作揖。按他叩頭他叩頭。就像提偶戲的一般。那香姑以爲自己生得如此才而且美。父親必定替他覓一個風流佳婿。誰知嫁了這樣個人形而獸質的物件。由不得淚如雨下。傍人都看不過意。牛質見親家不在家。要奉承老親翁。親自送女兒過門。惟有他見了這位賢坦。欣欣然道。眞好女婿。不媿爲貴家公子。渾厚有福。與尋常人家子弟自是不同。到了晚間。養氏附着馬台的耳。又囑了他許多話。（諄諄至囑。奈公子聽之眇眇而弗曉。其奈何哉。）急急又推他坐。替他把上下衣服脫了。放他睡下。然後帶了門出去。這香姑恨塡胸臆。但到了這裡。料跳不出

去。或者他略通些枕蓆上之事。也還可聊解數年之鬱。先還坐着等新郎來替他解帶寬衣。做些成親的技倆。不想坐了一會。總不見他動手。看那位新郎時。已鼾呼大睡到華胥國去矣。他沒奈何。自己脫去上蓋。拉過一個枕頭來。在這一頭氣忿忿和衣而臥。千思萬想。一夜無眠。次日清晨起來。只是痛哭。那養氏再三勸着。纔肯梳頭洗面。一日連茶飯也不吃。淚眼不乾。這養氏甚是不忍。勸他道。你既嫁了來。哭也無益。雖然不是對頭。也沒奈何了。遂低低向他道。他從幼就呆。到如今這樣大。穿衣吃飯還要我教。大約成親的事他是一絲不知的。我昨日傳授他幾千百遍。他仍不懂得。你既是夫妻了。還怕甚麼羞。你到床上教他。他或者也就會了。這個事是別人替你教不得的。那香姑聽了這話。也就會意。住了些哭。到了晚間。養氏又替馬台脫光。放他睡下。又向香姑低低的道。你天長地久的夫妻。不要羞了。你放老辣些。教導教導他。勸他

脫了衣服。也叫他一頭睡了。將被替他二人蓋上。自己纔去了。牛氏想着養氏的話。他雖呆。難道人生在世連這件事都是不省的。就呆到這地位不成。倘或教會了他這樁本事。夜間也還可以消遣。想替他說。料道不中用。不若我拿手去摸摸是個甚麼樣子。一來見見識面。二者或經我嫩手捏弄。他竟知高興。也不可知。遂伸手到他腰中去摸。他雖然看小說知道此物生在腰下。却不知長在何處。自小腹之下順手摸去。不想他指甲尖長。剛剛把他陽物戳了一下。馬台大叫起來。滾下床去。大叫道。媽媽。不好了喲。快些來救我喲。養氏方纔要睡。聽見了。不知何故。忙跑來一看。見他精光的坐在地下。養氏問他道。你不睡。跑下地來做甚麼。他道。我怕那個銀喲。他要掐(掐)我的雞雞呢。我不同他睡喲。那牛氏先見他滾了下去大叫。不知何故。倒嚇了一跳。及聽見他說這個話。羞愧得無地逢(縫)可入。那養氏聽說。知是他所教的事了。忙喝

道。不要胡說。好好上床去睡吧。他只吆喝。我怕他喲。我怕他喲。我不同濟銀睡。我到外頭去睡喲。養氏見他嘴裡混說。也怕羞了香姑。只得一面道。不許胡說。一面忙替他穿上衣服。送他往書房中去睡了。忙又進來。又安撫了香姑幾句。那香姑只是墮淚。勉強而臥。有一個黃鶯兒說這香姑道。

忍淚上牙床。擬今宵恣意狂。誰知好事成魔障。來親那樁。先丟面光。羞慚無地難相傍。惱人腸。一團高興。變做淚汪汪。

那養氏又往前邊去帶馬台。到了次日。養氏帶他進來。兩口子同吃飯。他一見了香姑。就叫道。我怕他掐我的雞雞喲。掙着要往外跑。許多丫鬟僕婦在傍。那香姑羞得臉緋紅。淚如斷線珍珠。紛紛往下直滾。又有一個黃鶯兒道。

觸目愈悲傷。轉思量惱斷腸。聞言眞使羞難狀。雲鬟懶妝。啼

痕漬裳。金蓮跌綻空惆悵。恨穹蒼。怎將織女。生扭配牛郎。

那養氏也沒法了。同他出去。再不敢帶他進來。香姑氣忿填胸。苦無處訴。夜間獨臥在床上。思量道。我這樣的一個人兒。以爲爹爹必然相女配夫。擇一個才貌雙全的嬌婿。怎知把我送在這個地獄中來。我若嫁了個知情識趣的妙人兒。這兩夜的被底恩情也不知怎樣個快樂。恨了兩聲。他閉目凝神。虛空摹擬怎樣個標致的男兒。在被中是怎樣個溫存。這個中是怎個景界。想了一會。不覺朦朧睡去。心有所思。便幻成夢境。仍是在家做女兒的光景。見一個僕婦來說道。我纔在門口見一個齊整不過的少年騎馬過去。人都說是我家的姑爺。正與姑娘是天生的美對兒。明日姑娘嫁了去。不知怎樣享福呢。聽說雖不好細問。也時時歡喜。過了幾日。說是綵轎到來要娶他。忙忙裝飾。雖裝出許多嬌羞的樸(模)樣來。心裡却暗喜得了不得。上了花轎。鼓樂喧天。花燈照

耀。三元百子響若春雷。到了那家。攙扶入內。交杯合巹。偷覷新郎。果然丰姿韶美。私喜道。古人說擲果潘安。大約也不過如此了。少刻人散。那新郎緊上床來了。上前摟着香肩。在耳畔低聲道。夜深了。請睡罷。自己身上不由得酥麻了一下。却不好答得。那新郎便動起手來。正是。

寶帶含羞解。　銀釭帶笑吹。

放了睡下。新郎脫衣鑽入被中。便來解褲帶。少不得佯羞做作。假意用手攔住。那人口揾香腮。說道。今夜我夫妻百年之始。不要躭誤了良宵。低語悄語。軟款溫存。由不得那手就鬆了。被他卸去紅裩。此時心中又喜又快。他剛扶（伏）上身來。正要嘗是如何滋味。怒（忽）聽得大喝了一聲。一個老和尚把帳子一掀。道。這元紅該是我採的。把那人推將下來。抱着省（香）姑就往外走。那人也下床趕來。和尚抵死與他相併。（拚）香姑此時赤着身體。被那和尚抱住。又羞又怒。忽一驚醒來。原來

是一場春夢。終日回思夢境。愈覺傷心。整整一個月眼淚未乾。回家住對月。放聲大哭。無人處。把新郎的這些妙處。細細告訴他娘。他娘是妓女爲妾的。可敢埋怨夫主。不過微微的婉轉達上。那牛質道。你婦人家見識淺薄。知道甚麽。他是貴公子。自然渾厚篤實。他是有福的人。自然與衆不同。這是女兒的造化。難道倒要那輕薄兒郎虛花子牙纔好麽。計氏不敢再言。香姑在家住了些時。又坡(被)他父親送到婿家。一進門就哭起來。如到了愁山苦海一般。無一刻眉頭吾(畧)展。心地稍舒。養氏憐他。怕哭壞了。司(同)他到大門的樓上。垂下斑竹簾來看看街上散悶。他家十數間門面俱是樓房。惟這一間空着。坐了一會。見那街上的人來來往往不斷。賣東西的吆吆喝喝。甚覺熱鬧。正看着。只見一個老和尚敲着一扇鐃鉢宣卷化錢。大大小小圍着許多人聽。香姑也倒(側)耳聽了一會。見他唱得鏗鏗鏘鏘。甚是入耳。便向養氏道。媽媽。

這個老和尚倒唱得好聽。叫他進來唱唱。那養氏見是個有年紀的和尚了。有何妨礙。巴不得與他解解悶。就叫看門的人叫他進來。同香姑下樓。一齊到了廳上。叫那和尚唱了一會。音韻悠揚。甚覺可聽。比先遠聽時更是清楚。牛氏叫收拾些蔬齋與他吃。因問道。我聽你倒說得好。你也記得多少。老和尚道。老僧零碎混記了些。要走(全)說唱。一兩個月也說唱不了。香姑又問道。老師傅。你今年多少歲了。那老和尚道。老僧今年七十八了。香姑道。你老人家倒還健壯。那老和尚道。出家貧苦人。無穿少吃的。也衰朽了。說着。拿飯來與他吃了。又叫丫頭們取了一百文錢來與他。道。師傅。你明日還來。要唱得好。我布施你一件衣服。那和尚忙打了個問訊謝了。拄着拐。牛氏叫人送了他出去。又吩咐門上人。明日老和尚來。可進來說。遂回內室。一宿晚景休題。次日飯後。家人進來說。那老和尚來了。牛氏道。一個八十歲的老僧。叫他進來罷。怡

(怕)甚麼。遂叫僕婦們領他到臥室中來。此所謂別(引)賊入室。茶兒飯兒點心果子與他吃着說唱。唱到將晚。和尙要去。牛氏定要他把這一段故事說完了。和尙道。奶奶。後面還有好些。若等說完。老僧就回不去了。牛氏道。不妨事。你回不去。有年紀酌(的)人就在粗(祖)先樓上去睡。那和尙巴不得奶奶歡喜。好騙衣騙錢。可敢違拗。聽了。就依他坐下。此時家中馬士英夫婦不在家。馬台是個呆子。牛氏是一家之主母了。誰不聽命。可敢不遵他。不叫留一。(下)況且也落得大家聽唱。這和尙說到了半夜。方纔完了。牛氏叫僕婦丫頭拿帳子鋪蓋送他到樓上去睡。原來他住的這一間樓。底下做臥房。樓上供的是他祖先香火。和尙在樓上睡了。次日。牛氏吩咐僕婦們替他做了一身新夏布衣褲。和尙此時應當得意。一連說了數日。總不肯放他回去。養氏這幾個月來見香姑終日愁眉苦臉。兩淚汪汪。不住的長吁短嘆。不曾見他一刻舒眉。自從這和尙來說唱了

幾日。纔見他笑容。茶飯也吃得些。不像以先那茶墉(慵)飯懶的樣子。也不肯放這和尚去。留着與他解悶。那和尚一日三茶六飯人服事着受用。也巴不得他留着。牛氏憐他年老。叫了個十來歲的小丫頭扶他上樓下樓照看他。那一晚說到有四更方歇。牛氏睡在那大人步床上。因天熱氣悶。大淸早起來。在春凳上歪着乘涼。牛氏叫那小丫頭。你上樓看看那老師傅醒了沒有。此時衆丫頭都因昨夜熬睏了。都還在洗(沈)睡。這小丫頭他不曉得聽甚麼。老早就去睡覺。所以他倒起得早。那丫頭去了一會下來。笑嘻嘻的道。那老師傅還沒有醒呢。我掀開帳子一看。他精光光的睡着。腰裡那個雞雞子。用手比着。道。有這麼長。有這麼粗。硬邦邦一跳一跳的。倒好耍子。牛氏聽得心中頓了一頓。想道。我看小說。但是人年紀一老。血脈衰敗。那東西就沒用了。怎這個老和尚八十來歲還這樣精肚。(壯)我嫁了恁個呆子。可守的是甚麼貞節。

難道人生一世就做一輩子女兒不成。若這和尚果還用得。我且同他相與起原。(來)一則嘗嘗這件東西的滋味。二則免守了活寡。且又沒人動疑。何等不妙。況我前番做夢。搶我的那老和尚說我的元紅原該是他得的。焉知不應的是此老僧身上。遂囑咐那小丫頭道。你是個丫頭家。這村話說不得。羞人子。你再要混說或亂告訴人。我若知道。就要打嘴巴子。末式(試)新郎。先將小僕嚇住。以免口舌。誰知禍反生於此。預爲後復(伏)線。你須要緊記心中。不許胡說。那丫頭嚇得連忙退出。牛氏淫心一起。那裡還按納得住。到四處看看。丫頭們一個個都還鼾睡。他輕輕走上樓去。把帳子一掀。果然那和尚好一個厥物。有五寸來長。直豎在那裡。他雖淫書看得多。不過只言其形狀而已。却從沒有見過。今見這東西光頭滑腦。紫溷光鮮。眞是眼見稀奇物。勝活一千年。那個暗喜那裡還說得出來。一屁股坐在床沿上。彎腰低頭。仔細端詳了一會。窗上亮光射着。見那龜頭紫艷艷的放光一般。

由不得胸頭小鹿丕丕的跳。那牝戶中一吸一吸得難過。忍不住了。把他推了兩推。那和尚一睜眼。見是他笑容可㧗。(掬)忙阯(扯)被蓋上。道。一時睡着了。不知奶奶來。赤身露體的。得罪。望奶奶不要見怪。牛氏紅着臉。淑女之態。低聲道。你今夜醒睡些。我晚間在堂屋裡睡。等夜靜了。你悄悄的下樓去。我有話對你說。千萬不要誤了。那和尚連連喜諾。牛氏說了。怕丫頭們醒來。忙忙下樓。回到房中。丫頭們少刻也都起來了。服侍梳頭洗面。不題。你道這和尚果然七十八歲了麼。這賊秃纔年踰五十。他一生好嫖貪賭。未曾娶妻。把家私花盡了。無處歸着。想去做強盜。怕拿住了血殺。不然似這年輕的人精精壯壯去乞化。怕人不肯捨他。沒奈何。纔出了家。他又不會經典。因幼年時讀過書。認得些字。自幼好看說唱本兒。大來游手好閒。無事時常常聽人說唱。他記性頗好。學會了許多宣卷在肚裡。他要出來說唱化緣。料道哄不動男人。只好騙女

人們幾個錢用用。一個睁眉豎眼的壯年和尚。少年婦女怎好叫他的。他幸得生來是個少年白。五十多歲上那頭髮鬍子盡已皓然。皤然一個老翁。他又裝做那龍鍾老景。行動都是艱難的樣子。彎着腰。拄着拐。走快些就像要跌倒一般。他鬼說將八十歲了。圖人憐他。多捨幾文。倒也還沒有奸騙婦女的心腸。和尚萬分之一想不及。不料今日竟逢此女子。實出望外。妙筆。只想混數文錢糊〔口〕而已。每常性動。他自己料這樣個白首皓鬚的老物。可還有婦人愛他。他雖有淫心。又可還敢去調戲婦女。自到了此處幾日。見這牛氏體段風流。語言波俏。雖然心愛。和尚乃色中惡鬼。見此態未有不動念者。況此僧之來歷不端而又遇此淫婦。未有不愛。不過陽物在褲襠中跳跳而已。可敢有大膽調情之念。他見這樣門第。巴不得假裝志誠。求捨他些衣食錢鈔。就是萬幸了。可還敢動絲毫邪念。不想牛氏是愛收老骨董的。對他說了這話。他也久與牝物暌違。忽然在這裡紅鸞照命。眞是喜從天降。牛氏有心夜間有一番公務。又因起得早。日裡睡

了半日。那些丫頭僕婦見奶奶睡覺。可敢叫和尚說唱驚動他。那和尚無事。見牛氏睡了。他也心照。也偷空上樓去睡。養息精神。以俟夜間大舉。牛氏一覺直睡到下午方醒。吩咐丫頭僕婦們道。夜間床上甚熱。我睡不着。可將涼床擡到堂屋裡鋪下我睡。衆人七手八脚擡去。掛上冰紗帳子。錦衾緒(繡)褥。涼枕竹簟。鋪設停當。到晚掌燈時分晚餐罷。纔叫和尚。說到有二更時。盡見這些丫鬟婦女不住的呵欠連天。只是春眊。知他們睏了。繞(纔)吩咐睡罷。打發和尚上樓。他也就上床安歇。吩咐道。你們各自去睡。不必在此。我不須人作伴。那些婢婦正愁來上夜沒處掛帳子。怕蚊子咬。聽見這話。好不感激奶奶恩典。體恤下人。忙各去分頭睡了。牛氏醒在床上。側耳而聽多時。毫無聲息。似乎都睡着了。隱隱像樓梯上微微有淅淅索索聲響。知道是和尚來了。他從未遇過男子的。此時反有些不好意思。二來未曾經過此道。不知是甜是辣。心

中反跳將起來。只見帳子一掀。和尚赤條條鑽上床來。一把抱住。摸見牛氏還穿着褲子。忙替他脫下。就上身來。牛氏恐他冒失。忙附耳低聲道。你不要造次。我還是女身呢。和尚驚問道。奶奶。這是甚麼緣故。牛氏道。我嫁了大半年。丈夫還未同床。故此纔來尋你。那和尚越發大喜過望。雖活了五十多歲。未曾遇過處子。何幸今日得採鮮花。輕輕慢慢。款款溫溫。用了許多津唾。費了無限精神。方纔得兩下相合。有幾句話兒寫他二人的行樂。

一個白頭老禿。撒淫心。横春玉杵。一個紅粉嬌娃。展弱體。俯貼牙床。一個乍親原牝。分外心歡。一個初遇雄陽。不由膽怯。這女子。也顧不得女訓中三從四德。那禿驢。也不管那佛與(典)內五戍(戒)三皈。在香姑。從來想不到元紅付與老禿。在和尚。今日眞個是祐(枯)藤纏繞鮮花。下一個。嬌聲怯怯。

上一個。樂與濃濃。書房中。空臥蠢新郎。涼床上。共眠老和尚。

那和尚的厥物雖不爲十分雄壯。但牛氏年輕。乍經此道。甚覺受創。叫他下來。和尚道。初次破身。自然有些痛楚。你忍着些。不過是這一遭。下次就有甜處了。若這一次怯疼中止。下次仍舊還要疼。還不得遂心。是反受苦多了。那牛氏託(記)得小說中也都有此說。只得噙被隱忍。心中暗想道。我曾見過書上有一個笑話。一家有個小姑私問嫂子道。男女幹事果快活麼。嫂子哄他道。有甚麼趣。幹一次受苦一次。小姑信以爲實。甚是憂愁。及嫁後滿月回家。笑向嫂子道。說□的。你可羞。這樣〇〇〇〇〇定有妙境。且忍這一回罷。過了一會。那和尚洩〇〇〇〇〇〇拔出來溫養。再四定了多會。他因久別此竅。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起。牛氏雖未大嘗樂趣。也就竟不似前番〇〇〇〇〇〇〇雞鳴。牛氏約他夜間再來。那和尚方輕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白紬手帕將牝戶

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胭脂鮮色。自己嘆了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初心以爲自己如此才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嫁了這樣個呆子。不得已想到這老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自愧。故此嘆息墮淚耳。次夜又復與和尚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其中的趣味。此後總不放這和尚出去。可笑這才〇〇閉着門打和尚。〇〇〇事惟有人在被窩中做的生活。自然瞞得人狠。不意人知道得更切。況人一有了私情。那無心言笑之間。或一舉一動。自己雖要瞞人。不由得就要露出馬腳來。況凡事怕的是冷眼留心。不留心時。任你怎樣不覺。一有了心。無處不是破紋。(綻)牛氏自從勾搭了這和尚。那一番待他的情西。(面)與以先自然加倍。到了晚間。做那一件事。快活起來。到那忘情之際。未免就露出些聲息。或低聲微笑。或氣喘噓噓。那些丫頭僕婦難道個個睡死覺的。更闌夜靜。豈無一兩個聽得些須。不幾日。丫頭

傳與便(僕)婦。僕婦說與丈夫。一家盡知其事。有些知事的家人。知道逄(這)不是家奴管得的。只權不知。況主人是個就(獃)物。說也無益。有些不知事的孟浪惡僕在背後紛紛談論。又有那兩面三刀的婦人要討奶奶歡喜。又把這些話告訴了牛氏。牛氏老羞變怒。叫和尚且去時。暗與了他頭二十兩銀子。釣(夠)他過一兩個月。等事冷一冷再來叫他。牛氏正在得味之時。把個心肝般的老和尚去了。一腔怒氣就借這些丫頭們的皮肉來發陡(洩)茶裡不尋飯裡尋。屬鐵匠的。一味只是打。把些丫頭們打得望影魂飛。臉上的血痕。身上的青紫。新陳相接。漸漸尋到這些多嘴的男人們老婆身上來。譬如叫一聲。答應得略慢些。說他見主母年紀。故意渺視不理。就是一頓。略答應得響亮爽快些。說他叫着使性子。也是一頓。或者叫做甚麼。微微遲慢。說他大膽不服呼使。又是一頓。要走快了些。說他目中無主。使着氣昂昂的。便是一頓。

若明話答得低了。便說你不理我麼。這樣低聲嫩氣也一頓。答應得高了。便說我又不聾。你欺負我。唬嚇我麼。又是一頓。這樣尋事。把這幾個僕婦竟是人生有打須當打。一打何曾到九泉的打法。輕則嘴巴數枚。重則皮鞭幾十。一個個打得鼻塌嘴歪。皮開肉綻。當面雖敢怒而不敢言。背地哭啼啼告訴厥夫。亦人情之常。這些不知死活的奴才。未免唧唧噥噥的抱怨道。不過是爲擠去了和尙。所以拿衆人出氣。說幾句無知的話。也是有的。又有人把這話傳入牛氏耳中。牛氏心生一計。到他父親家中說道。人娶媳婦原是要孝敬公婆。今我們離得窵(遙)遠。還不曾見公婆的面。雖公婆心疼兒女沒得說。我們自己也過不得意。我要往任上看看公婆去。況只得四五日路。我來替爹爹說一聲。我早晚就去。那牛質是極要奉承老親翁的。況女兒說的是正經理性話。遂誇道。這是你做媳婦的孝心。極好的事。但你少年嫩婦。孤行不便。我叫你

哥哥同你去。牛氏歸家。收拾行李。帶了幾個老僕婦。却把前日有閒話的八九個家人叫隨了去。衆人可敢不遵。牛氏遂擇日起身。牛耕也帶着六七狗(個)家人。一行男女二十餘人。渡江到浦口。五日就到了鳳陽。先差人去稟知。馬士英同蹇氏聽說媳婦同哥哥來了。忙差人去接進衙門。牛氏拜見了公婆。說了許多思念公婆要來孝養的話。那馬士英夫婦乍見媳婦生得人物果然齊整。說話又賢德。見有這樣個好媳婦。心中那裡歡喜得盡。牛耕也拜見了。唱戲擺酒。一來算接風。二來算會親。熱鬧了幾日。不消說得。過後無事。家常說閒話。馬士英問及家中長短。牛氏就借這個因頭說道。兒子老實一點。閒事不管。媳婦少不得要當家照料。就是帶來的這幾個家奴欺我年幼。不服調度。公婆的人我雖不好打他。罵他們幾句是有的。因爲媳婦閒着悶得慌。有一個八九十歲的老和尚會說因果。媳婦叫了來說兩三日是有的。養媽媽都

同在跟前。這些惡奴就造了多少閒言雜語汚衊我。在媳婦值甚麼。使外人聽得。豈不辱了公婆的臉面。我故此帶了他們來。求公婆戒斥他個下次。馬士英正疼這媳婦如心頭之肉。聽了他這話。可有不怒的。次日到大堂上。也不說長短。將跟來的八九個家人。只說他目無幼主母。不分青紅皂白。每人二十大板。打得死去活來。督撫衙門那牛筋纏的龍鬚板十下就可以送命。皂隸因係打府中內司。徇了多少情面。還打得兩腿肉都飛去。血濺滿身。這些家人只好死捱。當堂可敢說出幼主母私通和尚的話。牛氏見打得如此。把胸中氣恨全消。心裡暗喜不盡來此一場。住了有十數日。馬士英並不知他賢郎同媳婦還未圓房。心疼兒媳年幼。不忍叫他久離。要打發他回。因向牛氏道。我兒。你來一場。算盡了你的孝心了。但家中無人。你回去罷。牛氏見處治了這一番。料道下人再不敢多嘴。他正想回去同和尚大開旗鼓。痛樂一回。但不好

說得。聽說叫他回去。心眼裡兒都是快活。故意說了些不捨公公婆婆的話。假裝出許多戀戀的樣子。掉了幾點淚。把那馬士英蹇氏疼愛得了不得。與了許多東西。因看媳婦面上。又厚贈了牛耕。治席送行。差了家丁並門下人十數個送他回去。臨行。又吩咐❸前次打的衆人道。你們此後須小心。若如前放肆。我知道了。定拿來處死。衆家人忍氣吞聲跟了回來。牛氏到家。牛耕也回去了。過了兩日。恐公婆記掛。打發送來的人回任上去。他又到父母家來走走。留住了兩三日。辭了回家。恰好路上正遇見那和尚在街上敲鉢說唱。牛氏滿心歡喜。叫了個跟轎的小廝約那和尚到家來。牛氏到家。剛進入房中。不一時。那小廝回說和尚來了。牛氏叫他進來說唱了一會。給他飯吃了。將起更。仍叫他到樓上去睡。約將二鼓。牛氏見人都睡靜了。竟自己摸到樓上去。就教那他家的祖先堂做了行樂之場。兩個人都是久渴了的。這和尚得了牛氏

的十多兩銀子。這兩個月壯雞肥肉將養得身子更有力量。牛氏也經開闢多次。可禁大敵的了。西廂上的兩句竟是他二人此時的光景。道是。

一個恣情的不休。　一個啞聲兒廝耨。

兩人幹了歇。歇了又幹。或這個上。或那個下。足足的忙了一夜。五鼓漏殘。牛氏纔下樓要寢。他心暢神怡。直睡到將午纔醒。牛氏滿心以爲丫頭僕婦都是他打怕了的。不敢多嘴。幾個可惡閒話的家人。前在鳳陽每人領了那頓肥打。料道也再無閒話。同這和尚竟公然大弄起來。日間一時高興。就到樓上取樂一番。晚來或叫和尚到他床上同宿。或他上樓去睡。肆無忌憚起來。這些僕婦又都去告訴丈夫。牛氏只說威可以服衆。孰不知怨毒之於人大矣。疲犬猶能反噬。❹何況於人。再無不想報復者。又何況於無知之下人乎。這幾個家人聚在一處道。他明明

的養漢。前日到了老主任上。送了我們那一下。幾乎喪命。他今日又同和尚勾搭。我們何不捉住了奸情。看他還說甚麼。且出這口惡氣。有幾個有年紀的知些道理。怕事。說道。罷。前日這頓打。認自己的晦氣罷。古語說。兒不捉母奸。我們下人是捉不得主母奸情的。弄得不好。就着了自己身上。那便了不得。留着命吃碗糙米飯罷。內中一個年小的。叫做吳知。就是大管家吳義的兒子。性極剛拗。他素常恃着是總管之子。在衆家人羣中他定要出尖逞能。他便挺身說道。我拚死也做一下。我想來。把小主請了同去。就算是夫捉妻奸了。怕甚麼。又有三四個同聲相應道。吳大哥這主意好。就是這樣的行。那幾個又勸道。使不得。你看那小主可說得一句話出來的麼。就算拿住了奸。小主是不能殺的。你我下人自己背着個別罪替他殺去麼。既不殺。私休不得。就要到官。一來小主說不出。二來官官相護。那時反弄到自己身上。勸你省些事吧。那

吳知氣忿忿的道。你們這樣老婆一般的漢子。一點膽量也沒有。幹不起大事。我正要弄他到官。叫那淫婦出些醜。纔出得我的氣呢。那三四個道。吳大哥說得是。俗語說。秀才謀反。三年不成。不要木匠多。把房子都蓋歪了。我們拿定主意。就是這樣行。那幾個道。我們是老婆。看你漢子們做去吧。但恐弄得不好。求像我們這老婆還不能呢。無(吳)知道。呸。踢死放屁蟲。可惜白給你們一張人皮披着。遂不聽那幾個人勸。他五個人齊了心。知會了自己老婆。又關會了丫頭們。這些婦女的心腸只想要報仇。那裡知道利害。還欣欣得意。這一夜。牛氏正約了和尚在他床上高興了半夜。都乏睏極着了。婢婦們留心看明。悄悄把門都開了。通知了他衆人。吳知同那四個家人跑到書房中。那馬台正睡得着呼呼的。被他們搖醒了。知道對他說是沒用的。只替他穿了衣裳。擡着他。一擁到上房來。見牛氏開(同)和尚正摟抱而睡。一個上去。先搶了

兩條褲子。一個將和尚打了兩拳。精光的拉下床來綁了。牛氏到了此時也沒法了。蹲在床上。拿被蓋着。衆人道。奶奶。你是推不掉的。捉奸已拿住了雙。還說甚麼。請下來。到衙門裡去。又一個道。難道叫他光着身子去麼。只不與他褲子。衣服要穿的。要了一個丫頭的青布衫藍布裙。立逼叫他穿上。這牛氏到底年小。心也唬昏了。又羞愧難當。住(任)人調度。外邊天已黎明。衆人纔要擁着走。只見養氏跌跌撞撞跑了來。攔住道。你們這些斫千刀的做的好事。他一個小男婦女。你們叫他那裡去。吳知道。你是個有年紀的奶媽。小主子不知道甚麼。你不防範他。叫他做出這樣的事來。你還敢來護他。只恐怕老主子知道了。你還有半張桌兒呢。往那裡去。同到衙門裡憑官府發放罷。養氏也無言可答。料道攔阻不住。把頭上的包頭取下。替牛氏把頭罩了。衆人簇擁着到了前廳。叫了乘轎子來。養氏還拉着牛氏不肯放。被吳知上去把他一陣

搖搡開了。叫牛氏坐了轎。去掉了簾子。恐他在轎內尋死。好看着他。又一乘家中的轎擡了馬台。這呆子憑人舞弄。他突（究）竟也不知是做苦事。其餘的家人見事弄到這個地步。私按不下來。怕有後禍。着幾個跟着主人。幾個飛跑利（到）牛家報與牛質。牛質大驚。即刻就到牛尚書處說了。關係大家臉面。聞知到中城察院衙門。這御史姓壽名可托。是牛尚書的門生。差一個的當家人。忙到衙門去說。要他婉護這件事。那家人忙到衙門。聞知官府家中有事未來。跑到他家私宅稟見了。說了備細。那壽御史叫了班頭來。吩咐道。你到衙門裡。那牛氏叫他回去。馬公子也不必□候。只將馬台五個家人收鋪。和尚與他一條褲子穿了。另行看守。到明日早堂審問。班頭領了鈞語。到了衙門。吩咐叫牛氏馬台回去。將五個家人按名字鎖靠了。叫班上人領去看守。把和尚放了綁。也鎖了。與了他條褲子穿上。另帶了去。一案奸情輕輕了過。這察院眞正可托。此時這幾個

家奴見局勢不好。面面相覷。纔悔往事做壞。已是遲了。因一個無知惡少。送了四個孟浪家奴。那牛氏他不曾回家去。牛質不知察院將事體如何問。打發了兒子帶着十數個家人遠遠的打聽信。聽得說叫牛氏回去。牛耕接了他家中去了。再說宦蕚同鄔合在茶館中坐了一會。他家人來說道。老爺請回罷。人都散了。宦蕚問是甚麼緣故。那家人道。小的也不知詳細。纔在那裡見一個班頭傳察院老爺吩咐。只把和尚同家人拿起。那馬公子同婦人都叫回去了。宦蕚道。白要我等了半日。一場掃興。同鄔合別了。親自到花鋪廊內買了幾粒揭被香。又買了數丸金鎗不倒紫金丹回來。到晚間。先用燒酒將春藥服下。然後夫妻二人同上床睡下。宦蕚枕在侯氏臂上。咂乳摸陰。摳摳挖挖。假做頑戲。暗暗將兩粒揭被香已悄悄塞入戶中去了。不多時。只見侯氏腰肢不住亂扭。向宦蕚道。我今日這個裡頭作怪得很。怎麼又熱又癢。好不難過。宦蕚笑道。像是你心裡想做

那事。發起癢來了。侯氏道。放你的屁。就是想做甚事。也不犯着這樣癢法。就像蛆拱的一般。又火燒火辣。熱烘烘的。說不出來那種那(難)過得很。宦蕚假裝要睡。總不理他。任他說。也不答應。侯氏此時實在有些過不得。忍不住了。見他不做聲。伸手向他腰間一摸。那宦蕚此時藥性亦到。這陽物堅如鐵杵。不住亂跳。其熱如一塊火炭。侯氏摸着。情不能禁。側轉身來就他。牝戶剛對着玉莖。不期他假做翻身。面朝外去。侯氏急了。推他道。你醒來。我有話說。宦蕚故意道。我纔睡着。叫我做甚麼。有話明日說罷。侯氏道。你不要吃了烏龜肉裝忘八憨兒。我今日實在難過得很。不知甚麼緣故。你的那東西又挺硬在那裡。來救他一救。宦蕚道。我要睡。你又叫我起來。先說明白了再來。我若弄得正高興。你要叫我住。可不難爲壞了我。你既要我弄。除非憑我弄得興敗纔歇。不要到高興的時候又不肯了。侯氏笑道。算命的先生吃螃蟹。你瞎擩的是甚

麼。你的本事可是說的。清水下雜麪。你吃我也見。往常只有你見敗的回數多。我還有怕你的麼。昨日軟得鼻涕似的。求嬌花來替你咂。纔隔了夜就忘了麼。宦蕚此時也忍不得了。起來道。你今日看本事還錢。你這會兒說嘴。硬邦邦的。過會不許嘴軟。侯氏道。空說嘴中甚麼用。做出來纔見得呢。你既說嘴。再要軟了求嬌花咂。我可也不依。一面笑着。忙仰臥了。宦蕚將他兩腿夾在肋下。把龜頭在也(他)牝戶邊左挽右晃。總不入去。急得侯氏將屁股就上來。他又往後退退。侯氏纔把屁股落下去。他又將龜頭往下聳聳。急得侯氏亂扭。罵道。狠心的忘八。你要我死麼。宦蕚笑嘻嘻總不理他。忽然將陽物用力往下一插。盡沒至根。頂了兩頂。侯氏覺得內中滾熱脹滿。有趣不過。急將屁股拱起來迎。宦蕚又拔了出來。如此數次。他陰中淫水一陣陣像小解一般冒將出來。只是閉着眼哼。那宦蕚見奈何得他夠了。遂把他兩腿放下分開。身子伏

下。兩手扗個結實。然後用力沒稜露腦抽送起來。弄得侯氏心花俱開。顫成一塊。丟了又丟。先還用兩手扳住他的腰。後來兩臂酥軟。也扳不住了。直挺挺睡着。就是弄死人的一般。宦蕚只是亂搗。侯氏半晌回過一口氣來。叫道。好哥哥。你饒了我罷。我來不得了。渾身像癱化了的。再弄弄。骨頭全要散了。宦蕚也不答他。仗着藥力。重新用起狠來。出必至腦。入必盡根。又有千餘。侯氏又丟了兩次。實在動不得了。陰中也有些疼痛。嬌聲哀告道。你難道當眞要弄死我麼。你歇歇罷。宦蕚道。這個話先說過的。我正發興。你就要住。你說你不怕。怎這會子說不應先的話了。你先說我隔夜的話就忘記。你怎麼纔說的話就忘了。你顧了你。叫我如何過得。侯氏實實支撐不住。便道。你興不足。叫嬌花來弄弄罷。宦蕚道。我叫他來弄。你又好發惱。侯氏道。是叫他來替。我如何又惱。宦蕚巴不得這一聲。聽了滿心歡喜。便叫嬌花。這嬌花昨夜正將得味的時

候。被主母一驚而散。這一件美物未經飽足。就如小孩子嘗着了芝蔴糖。❺又香又甜。焉得不想吃。此時聽見他兩人動作。悄悄走來。躲在床後邊竊聽。聽得那些聲息有兩三種。一層有趣似一層。起先聽得主母是急的哼。那是嘴裡的聲息。次後是弄得快活的哼。那聲息是從鼻孔中出來的。再後是弄得不死不活。微微喉中有些聲息。被下面弄得那響。如人在泥淖中行。滑撻滑撻的不住。又把那喉中之聲蓋住了。聽不甚明。把那丫頭急得臉上火冒一陣。陰中水流一陣。喉管中發煙。不住的嘶唖。要去又捨不得。要聽又過不得。正在難過。忽聽得主母說叫他來替。如窮花子恰(拾)了錠金子。也沒有這樣快活。先那兩條腿總酸麻得動不得。此時聽了這話。忽然健硬起來。兩三步忙忙走到床前。宦蕚將他一把抱上床來。正要替他脫掉褲。伸下手去。原來竟是光着嫩股。倒摸了一手騷水。連他兩條腿都是濕漉漉的。忙替他把衫子脫了。

兩個蒸餠般的嫩乳。緊緊貼在胸前。指頂大一個小乳頭。一身細皮淨肉。令人好生可愛。抱着親了兩個嘴。將他放倒。因昨晚唐突了他。今日不敢冒失。輕輕的送將進去。一來兩件都是濕透了的東西。二來又是昨夜小和尙掛搭過的了。故不覺煩難。也就盡根而入。那嬌花也不覺得苦楚。不過有些脹悶。知道後來還有樂境。如吃橄欖一般。先不嘗有酸澀。後來如何得有甘香。也就勇於承受。宦蕚見他不似前番畏縮。也就施展鎗法。大戰起來。後又演那百步穿楊的箭法。下下皆中紅心。那丫頭是見過主母樣子的。不知不覺把兩條白森森嫩藕般小腿蹺在兩邊。嫩臀攧攧扭扭。口鼻中也哼哼唧唧。宦蕚見這個樣子。魂消而骨醉。此時藥性已過。不覺大洩。緊緊抱住。睡了片刻。拽將出來。拭抹乾淨。那嬌花嘗得這美味果然有趣。這樣沒骨頭的一個棍子魚。比山禽海味。異果奇肴。都爽口些。心滿意足。連衣裳也不穿。欣欣然抱在懷中。自

去睡了。宦蕚將侯氏一看。此時却是眞正睡着了。動也不動。還赤露着身子。牝戶大張在那裡。宦蕚低頭看看。聞得內中一陣香氣撲鼻。知是先那揭被香的藥味。拉過被來替他蓋上。復聞他的嘴。也有香氣噴出。輕輕親了兩親。然後臥下。他也乏倦了一夜。直睡到東方日出。然後纔醒。侯氏也醒了。問宦蕚道。夜裡我睡着了。你同丫頭弄到多昝纔歇。宦蕚道。這是你的美情。我方敢如此。你既睡着了。我怎肯瞞你取樂。不過弄丟了就罷。那丫頭也懼你王法。不多一會。他就去了。我就替你蓋了被同睡。雖興還不足。恐怕勞碌壞了你。不敢動作。只輕輕親了兩個嘴。只得忍住睡了。侯氏喜得眉花眼笑。親了他兩個嘴。說道。你這樣敬我愛我疼我。還有甚麼說的。你若時常像這樣不躲懶。我便將丫頭與你服事也是肯的。宦蕚聽了。如天上掉下個寶貝來一般。喜得沒入脚處。忙道。奶奶。你這樣好恩到我。我今後一日一日自然加倍慇勤。敢懶惰

麼。抱着侯氏又要弄弄。侯氏道。日頭出得大高。我還酸軟懶動。你留些精神夜裡使罷。宦蕚此時也並非高興。因聽得把嬌花與他。不過是謝恩之意。見侯氏璧謝。他也就虛邀了。侯氏伸手摸他的陽物。已經綿軟。笑道。你夜裡那樣強頭強腦。好不利害。怎這會也瘋癱了麼。大笑了一會。兩人纔起來洗臉梳頭。那嬌花精神抖擻。笑容滿面。在傍服事。甚是慇勤。侯氏叫過他來。吩咐道。我看你倒還膽小。又知規矩。今後我擡舉你。你就貼身服事你主子。但不許瞞我做事。偷偷饞抹嘴。我知道了。就了不得。你不容同別的丫頭到那屋裡去了。你就安個鋪在我床後頭睡。那丫頭笑嘻嘻忙叩了七八個頭。答道。蒙奶奶恩典。這樣待我。我怎敢欺心。侯氏又將自己的衣衫裙褲之類。查了幾件賞他。又與了他幾件首飾。嬌花又叩頭謝了。心中暗喜。自不必說。那宦蕚在傍看着。喜歡得笑得眼都沒縫。暗想道。好妙計。好春方。把一位妒奶奶不但治得服

服貼貼。又還得了一個美婢。眞是快樂。此後但是他夫妻幹事。就叫嬌花在傍。或是推送。或是扛腿。做了一個幫手。或替他兩人揩抹。也不似先前畏縮。也知打混揷趣。取侯氏的笑顏。但是侯氏飽足之後。餘瀝也常波及於他。雖不能適口充腸。也強似當日饞眼嚥唾。雖是把個宦蕚喜得說不出的那一種快活。却也弄得他兩邊接應不暇。他每日在侯氏跟前假做殷懃說笑。拿出那感恩報德的樣子來。好不痲肉。忽然一日。家人傳進來說。二舅老爺奉差往雲南去。如今從水路回來。已到上新河。差人來說信。宦蕚忙起身騎馬去接。侯氏吩咐備酒伺候。不多時。一同來家。進到上房。兄妹相會。禮畢坐下。說了一會家常。（侯）捷帶了許多土儀來相送。

草殼檳榔。　普兒（洱）茶。　雞蓯菜。　永棋。　牙筆筒。
象尾牙簽。　水西皮韉。　皮臉盆。　皮碗。　皮盤。

宦尊作謝收了。須臾。擺上酒肴。他夫妻陪坐閒敘。你道這侯捷他有甚事往雲南去。如何又從水路來到南京。他便是侯太常的次子。侯敏之弟。侯氏之兄。他在京做官。歷陞苑馬寺正卿。他管馬久了。深知馬之好歹。這時魏忠賢正立內操。因嫌大馬不伶範。他素知滇黔蜀中三省所產之馬。登山渡坂如履平地。欲勅地方官送來。恐其按數送來塞責。不能如意。特差侯捷往三處揀選採買。馳驛而往。侯捷奉了這個美差。他自河南由潼關走陝西到四川去。他雖係魏璫所遣。却算是奉旨的欽差。沿途大小官員送程儀送吃食。好生熱鬧。不能詳述。一日。到了漢中府武功縣。那知縣姓沐名仁。是侯太常的切己門生。乃沭(沐)國公的族中子弟。出境遠迎。不但是接欽差。且要奉承老世兄。接着了。一同到縣。就留在衙門中住。以見親厚之意。敘了些寒溫。擺上酒來。沐知縣道。弟所轄斗大一城。處在山僻。連梨園子弟都是沒有的。老世臺駕臨敝

邑。着實簡褻得罪。有一個搽粉虞侯。弟欲叫他來祗應。老世臺尊意若何。侯捷笑道。古人說。

蜜戚戚二三知己。　嬌滴滴一個紅裙。
明晃晃兩枝銀燭。　響噹噹一個骰盆。

這都是極妙的事。有何不可。沐知縣遂吩咐家人叫傳了來。原來他先已叫到署中伺候着。聽得叫。就嬝嬝娜娜走了進來。向侯捷叩頭。侯捷見他生得頗有可觀。有四句贊他道。

粉面紅光襯。　朱唇絳色勻。
蛾眉橫月小。　蟬鬢疊雲新。

侯捷見了甚喜。問他話時。是一口北京語音。嬌聲嫩語。愈覺可愛。你道一個官衙中如何叫進妓女來。明季天下皆有官妓。厥夫名曰樂戶。名載册籍。子孫相承。代代世襲。再脫不掉的。俗所謂上銅板册的烏龜是

也。一年交納錢糧。謂之金花銀兩。送到大內庫中。爲后妃胭粉之費。這是永樂皇帝創下的一個奇政。貽害後世。各官皆准叫去承應。惟不許公然留宿。大約暗暗的私諧鴛侶也沒處查帳。那女子在傍鶯聲嚦嚦。唱連像兒邊關調侑酒。飲到掌燈酒闌之後。侯捷同那妓者喁喁笑語。大有留連之意。沐知縣笑道。這妮子頗少。有丰韻。老世臺若不嫌他鄙穢。留下他相伴罷。也抵得陶穀郵亭一夜眠。臺意如何。侯捷笑道。這是老世臺官署中。如何使得。沐知縣道。老世臺果有此興。這倒不妨。那侯捷也是個酷好此道的。沿途因欽差尊重。不好去嫖。今見他如此說。正投所好。便道。既承雅愛。敢不從命。酒也告止。沐知縣同他到了書房內。床榻早已鋪設停當。又坐談了片刻。笑向侯捷道。歡娛夜短。一刻千金。弟不奉陪了。告了安置進去。侯捷上床。那妓者服事他寬衣睡下。然後纔上床。也脫盡了睡下。侯捷撫摸他身上。皮膚甚細。嫩乳酥胸。頗可動

人。勃然興發。便如此云云。事竣之後。共枕而臥。侯捷問他道。我聽你是北京聲口。如何到了這裡來。那女子先還不敢答應。問之再三。他流淚說道他父親姓劉。係北京人。是太學生。因爲表兄所誘。私奔逃出。不幸表兄病歿。被樂戶騙來到此。詳細告訴。涕泗滂流。侯捷問道。你今意思如何。他道。但求得出火坑。爲良人之婦。死亦無憾矣。侯捷道。你意果決。我同你一宿姻緣。我當救你。那女子要下床叩謝。侯捷摟住道。不肖（消）了。他在枕傍叩了數十。侯捷拉他睡下。那女子因感他恩私。逞嬌獻媚。那侯捷興又復動。又雲雨了一番。然後就寢。且說這女子的父親名字叫做劉文韜。與一個汪時珍。皆係北京順天府宛平縣人。俱住在阜成門外。他二人生同齒。居同里。幼同學。長同游邑庠。交甚相善。及汪生男。劉生女。又同日。里人親友持湯餅交賀兩家。謂他二人道。此天授佳兒佳婦也。他二人亦心願。遂締姻好。未幾。汪時珍夫婦染疫病篤。以

幼子並家財囑於劉文韜。道。我本客籍。無期功強近之親可以屬目。我與兄丱角相交至於今日。且又係肺腑之親。藐茲遺孤。惟藉字之。俟其成立相配之後。再以家產付之。吾目瞑矣。諒兄義人。決不負我所托。遂卒。殯葬之後。汪時珍產業盡歸於劉文韜。他由是持籌握算。數年遂成巨富。乃納粟入雍。以女改許貴兒。汪氏子年至十五。尚不使就學。蓬頭垢面。露肘決踵。❻與家童爲伍。甚至操畚鍤❼以就飲食。劉文韜終歲不使一見。天啓五年。詔舉監生科。劉文韜希圖僥倖。乃就僧舍肄業。僧舍去其家不半里。一夕。鄰家郭氏子暴卒。召僧誦經入殮。師徒盡往。囑文韜守舍。他讀書漏深。神思困倦。憑几假寐。陡聞飄風❽颼颼。自遠而來。漸至庵前。倏焉排闥直抵中庭。燈昏月暗。簷馬悲鳴。牆篁慘戛。竦然驚醒。遂心蕩神沮。❾乃起而就榻下帷。箕踞枕簟。以候僧歸。少焉。聞門外有呼其名者。細聽。則故人汪時珍音也。不覺毛髮悚豎。股戰肌栗。歛

手屏氣。不敢出息。頃之。則拒門入室。據榻前竹椅。細數道。汝七八歲家貧。就學我家。我解衣推食。未嘗或吝[10]及長。赴郡邑試。凡百資斧。吾與汝共。迨補諸生。汝巾衫脩脯不能措。吾爲汝辦。汝年三十未娶。吾助汝婚。後各生子女。又結姻婭。歷年來汝不治生產而足衣食。伊誰之力耶。汝嘗指天地。誓日月。呼鬼神。而告予曰。吾頭敢斷。心敢剖。肝膈敢刳。君恩不敢忘也。言猶在耳。抔土未乾。將女改[11]許。奴隸吾子。吞沒吾財。負恩忘義。狗彘不若。天地鬼神森羅[12]昭布。尚思取科第。倖爵祿。榮一鄉。耀一時耶。吾在夜臺十餘年。隱恨在心。未嘗刻忘。今日特來與汝訣[13]生。死在今夕矣。文韜大恐。乃振衣從牖中躍出。汪踉蹌尾後。至殿上。愴惶迷惑。又黑暗如漆。不得其門。只聞得腳步在後。追捕甚急。乃大呼乞命。遶殿而走。汪復追逐不休。至四鼓。文韜力竭氣盡。僵仆於地。汪倚[14]殿楹。恨罵不絕。僧在喪家誦經畢。將舉屍入殮。則失其所在。遍覓不得。

合家⑮驚訝。僧辭神歸。見文韜伏地呻吟。又一人倚柱挺立。舉火燭之。則郭氏所失之屍也。大驚。使其徒報喪家。並呼文韜之妻。少頃皆至。郭氏輿其屍歸。劉妻以薑汁灌文韜。五鼓方甦。問其故。文韜具言始末。聞者無不吐舌。遂輿回。惟張目發狂。數日而卒。無子。妻亦相繼病死。劉文韜之叔主其家。以其產盡還汪子。其女初改許貴婿。貴婿又殤。猶在閨中待字。他有一個表兄時常到他家來。日近親。那女子陡然高興。等不得媒妁了。瞞着父母。竟兩人暗暗成其夫婦。後來二人情厚了。又怕父母得知。將所有之首飾捲而懷之。相約而逃。一直就逃到保定府地方。那表兄得了個夾陰傷寒。此時他囊中已罄。無力醫藥。數日死了。恰值有一個陝西客人也在店中。見這女子生得頗佳。情願替他葬夫。開發店賬。要娶他爲妻。這女子正無所歸。只得從他而去。這正是。

明知不是伴。　事急且相隨。

誰知到了家中。竟是一個此道。歇後語說的。半夜回家不點燈。烏歸。他身落火坑。少不得倚門獻笑。送舊迎新。做了煙花的道路。今遇侯捷問他。他實呈始末。侯捷動了一點憐憫心腸。次早對沐知縣說了。即刻差人拿了烏龜來。問了他個拐良爲娼。重責三十板。枷號兩個月。進來問侯捷道。此女還是老世臺帶了去。還是弟養在這裡以侯駕旋。侯捷笑道。弟那裡要他。祈老世臺擇一良善無妻者配之。陰功莫大了。沐知縣知他衙門中有一個少年小吏無妻。叫了來。吩咐庫中取了十兩銀子給他。爲花燭之費。他夫妻二人叩謝了。侯捷同知縣歡喜而去。劉文韜貪利負義。爲汪時珍▣活奪其魂。世之負心人寧無畏耶。女落煙花。產業乃歸汪子。愛的便宜處却在那裡。此一段可作負心人頂門一針。不可視爲泛言。閒話休題。且說侯捷要辭行。沐知縣苦苦款留不住。地方寒苦。不能厚贐。遠送當三杯之意。直送至百里之外而別。侯捷朝登紫

陌。夜宿紅塵。不日來到棧道。見了許多崇山峻嶺。峭壁懸崖。蒼松怪木。異草奇花。眼界中倒也覺得新奇。不日到了成都。這府治在萬山之中一塊平陽。沃野千里。眞古所謂天府之國也。進城見了蜀王。會同巡撫。傳諭各府官員採買馬匹。住了兩月有餘。挑選上好川馬一千匹。交與巡撫。遣指揮一員。領百餘兵丁。先送往京中東廠交割。他辭了蜀王。同衆官由水路下夔門。過江陵縣。至常德府。常德由水路至鎭遠者。於西門覓舟。大者曰辰船。可容二十餘人。舟至辰沅而止。[17]小者曰鰍船。容三四人。可泝五谿直達瀰水。逆流牽挽。層累而上。計程僅一千二百里。然灘多石險。一月方能達。且辰沅一路不設遞運。故乘傳之使盡皆從陸。侯捷自常德起旱。到桃源縣。西行二十里即進山。從此以往。高高下下。一路皆山。五里至白馬渡。溯流沿山而行。左瞰空江。右挾岩壑。渡江登嶺。折下平田。五里過桃川鋪渡小溪。折而南過仙徑亭。乃入桃源山。

山之陽有洞曰桃源洞。又名秦人洞。攀登而上至洞口。石壁峭立。縱廣丈餘。洞外有瀑布千尺。掛絕壁而下。雖大旱不絕瀉潭中。行里許。伏地不復見。又北行三里。與桃溪合流出大江。潭在洞門外。深不可測。辰邑山溪最爲奇勝。自船溪至邑四十里。一望岩石林立。態色之妙。彷彿太湖靈壁。輿馬都從石隙中行。或高如峭壁。或砌如欄堦。或如馬馳虎踞。或如祥鸞奇鬼。或如樓閣。或如煙雲。種種駭異。居民皆藏石塢中。短行週遭。時見煙升。從風捲散。酷似輞川圖北垞意景。至如辰溪。城市四圍。俱石骨奇支。謂之五城山。楚威王使將軍莊蹻定黔中。至此因山築城是也。城南一帶。則有石屋巉空。臨江數仞。與疾流奔響。互爲吞吐。尤出人耳目之外。鎭遠府河勢紆曲。水由黃平州萬山中來。峰巒縱拔。上出重霄。無城郭。依山爲衛。隔河有衛城。設立指揮使。實以守兵。誠控蠻之良策也。水路上阻諸葛洞之塞。止可到此。故舟車輧⑬轃。貨物聚集。下

十五里即兩路口。乃通黎平之道也。黎郡北連楚壤。南接西粵。中有九股黑苗聚落於古州八萬。方二千餘里。泉甘土肥。出五金礦。民物豐阜。俗以十一月爲歲首。其地家畜[19]肥牯。織五色布。每元旦殺牛焚布以祀天。自古不服中國。出鎭遠西門即油榨關。雖不甚險。實鑿開一線之道也。過關。平路十里。至相見坡。三重迭起。高皆千仞。計程有三十里。登首坡則尾見。立中坡前後顧則首尾見。陟尾坡則首見。行旅者此以手招。彼以口答。響應若咫尺。而不知三十里之遙也。望城坡。登其巓可望偏橋衛城。故名。南里許即諸葛洞。相傳武侯征蠻鑿運糧者。然非洞也。乃兩山陡[20]立。中夾一溪。後爲大水衝兩崖巨石梗塞中流。舟楫難行。萬曆中設偏沅巡撫衙門。以壓鎭諸苗。半年駐沅。半年駐偏橋關。爲楚黔重鎭。偏橋下七八里有白雲洞。深十里許。中有蛟龍獅象石床石凳等景。頗可觀遊。倒馬坡之巓曰武勝關。土名上馬營。五里穀子鋪。十里

西陽鋪。十里至黃絲鋪。設腰站。此地俗近苗夷。女德不戒。而黃絲鋪爲尤。斯夜郎之桑間濮上也。彼處謠云。清平豆腐楊老酒。黃絲的姐兒家家有。興隆衛。即古牂牁郡。㉑歷三十里渡崇安江。江之上流接新㉒添衛諸山之水。合平越葛鏡橋麻哈江下。入古州八萬。經生苗地二千餘里達黔陽。合㉓大溪趨洞庭以入大江。楊老驛。去清平縣三十里。有竹王祠。三月間香火極盛。漢時夜郎女澣於遯水。忽有巨竹三節上流浮下。中有兒啼聲。剖得一男。㉔育之。及長有材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能以威德撫諸蠻。武帝封爲夜郎王。疑其欲反。復殺之。羣㉕蠻思之不置。請立後。乃封其三子皆爲侯。旣卒。羣蠻立祠祀之。黃絲驛亦有廟。香火亦盛。葛鏡橋。跨麻哈江而造。兩山壁立千仞。相束一江。水黑㉖如膠。有風不波。霧罩山昏。鮮見天日。昔皆懸絙以渡。沈溺者衆。嘉靖間里人葛鏡建巨橋。旋圮。再建㉗復傾。乃齋戒沐浴。率妻子刑牲以誓曰。橋

之不成。有如此江。遂破產經營。即成。至今來往者賴之。平越郡城內有張邋遢修道故蹟。邋遢名三丰。閩人。洪武間以軍籍戍郡。蓬頭赤足丐於市。故呼爲邋遢。府南五里。隔溪絶壁有三丰遺照。戴華陽巾。側身攜杖西行。儼然圖畫。傍有神留宇宙四大字。下有夜雨㉘滴金橋。雖晴夜亦雨灑數點。又有晚霞斜照。不計晴雨。皆有斜暉。新添衛十里有憑虛洞。洞深十里。有瀑泉聲如雷吼。俗呼母珠洞。下五里甕城橋。長百餘步。其㉙水入蜀。龍里衛南關外有留人洞。幽靜可愛。客至每留戀不忍去。然淺迫只可容數人。龍洞。去貴州省城五里。淺窄不可遊。省城之水皆流入廣陸河下烏江者也。自省以西。山川迴異。皆各各自生。不相聯絡。無復依迴瞻顧之狀。田皆石底。上惟尺土。五日不雨。則苗枯槁。世所謂雨師好黔。言黔中無五日不雨也。良由彼蒼愛人之至。惟恐禾荒民飢。故常以雨滋之。貴州省城。明初設立貴州宣慰司。至隆慶中改爲貴陽

府。環城九里七分。自南至北街道甚闊。市肆咸聚。從來皆謂滇南重地。而取道於黔中一線。設黔省。總爲通滇計。然二百餘年。黔常多事。不及滇雲之盛[30]也。天啓二年二月初七日。水西安酋[31]寇省城。至十月初一日圍始解。議於舊城外聯築一城。以護城外居民。周九里三分。於天啓四年工竣。黔省苗蠻種類甚多。有。

花苗。 東苗。 西苗。 牯羊苗。

青苗。 白苗。 谷藺苗。

紫姜苗。 平伐苗。 夭苗。 九股黑[32]苗。

紅苗。 生苗。 羅漢苗。

陽洞苗。 黑羅羅。 白羅羅。

八番苗。 打牙犵狫。 剪頭犵狫。

木狫。 狆家苗。 土人苗。

洞人。　　犵獚苗。　　楊保苗。

蠻人苗。　　狗耳龍家苗。

馬鐙龍家苗。　　僰人。

宋家。　　蔡家。

共三十餘種。風俗各異。惟宋家蔡家馬鐙龍家。乃戰國時楚伐宋蔡龍三國。俘其民放之南徼。流而爲苗者。知中原禮義。衣服祭祀。婚嫁喪葬。揖讓進退。一稟於周。而花苗東苗[33]西苗牯羊苗四種淳樸外。其餘者皆不可以禮法教。惟土司官威刑始得以制之。諸苗中狆家最惡而險。通漢語。知漢書。到處皆有其種。蓋其商賈於諸苗之中。如徽人紹人之於中原[34]也。然秉性匪良。專造藥弩。種蠱毒。搆結生苗。劫[35]掠百姓。爲害最烈。捕則竄入深箐。[36]無從追緝。生苗者。不服土官黔[37]束。無頭目。雄而強者即爲長。或聚至數百人。即僭號稱帝。儼然冕旒黃衣而端拱

於荒山之巔。以受數百之朝賀而呼萬歲。官兵至。則遁而之他山。逢人即殺。見物即劫去。有司官或統人四面截殺則盡之矣。他日又有羣聚者。仍然焚掠。而狆家多通諸苗之言。多識棘人之文。復誘而入內地。劫殺商賈。爲害不可勝言。苗俗每歲孟春月。男女各麗服相率跳月。男吹蘆笙於前以爲導。女振鐸於後以爲應。連袂把臂。盤施宛轉。各有行列。終日不亂。暮則挈所私歸。謔浪笑歌。比曉乃散。聘貲㊳視女妍媸而定多寡。必生子然後歸於夫家。惟紅苗爲甚。每至立春日。擇男女之麗者。扮各故事以迎於市爲樂。男子之麗者。即古之潘安宋朝有不及焉。女子之麗者。漢之飛燕唐之太眞亦無能出其上矣。此種女子。欲購之者。牛馬當以千計而始首肯。男子皆不樂爲龍陽君。有犯之者。輒自殺。惟此一事。乃中國之所不及也。每冬月。苗女子採刺梨入市貨人。得浙江楚豫客買之。苗女喜曰利市。謂得佳客交易也。本省人買則倍其價。江

南人或物色之。則舉筐以贈。曰愛莫離。愛莫離者。㊴華言與你有宿緣也。或有調戲之者。則大怒曰。落勿渾。落勿渾者。華言沒廉恥也。山峒中諸苗男女見有鮮衣怒馬僕從呼擁而至者。舉家皆出而膜拜。有不知者。輒大聲呼曰。快出來睨漢郎。睨者。視也。漢郎者。㊵漢官也。或下馬過其家乞水火。必舉家男女跪而奉之。其愛慕中國如此。威淸衛有兩尖峰平地突起。俱高千仞。上各有廟。每仲春。遊者絡繹。平壩所有珍珠泉。又名貪泉。平時無水。焚楮帛。則泉㊶湧如沸。高噴數仞。天臺山有神女廟。女冠所居。翠樹菁葱。頗可遊覽。有泉一勺。即十萬人飲之不竭。安順州。在元爲習安州。城圍九里。闤闠宮市皆宏敞壯麗。人家以白石爲牆壁。石片爲瓦。估人雲集遠勝貴陽。昔嘗欲立省會於此。因秤土輕重不及貴陽。故捨此從彼。附郭有普定衛。明初設普定軍民指揮使司以襟帶三州。其權甚重。故黔民但言普定而不知有安順。威之所懾久矣。安

順乃黔西孔道也。出西關四十五里有龍井。每年立秋日。井內發聲如鼓。聞數十里。名龍打鼓。主來歲雨多。至安莊衛。此路山川又一變矣。山亂如麻。俱高萬⑫仞。山巔突起。其峰如槊如筝者。指不勝屈。安莊衛西南行五里有觀音洞。中安大士。洞中又有洞。石乳溜滴成柱。大數圍。擊之。一爲鐘聲。一爲鼓聲。從右⑬直上又有雙明洞。旁又有一洞。極小而黑。境界之奇莫能盡述。十五里至白水鋪。行未里許。見瀑布如簾。倒瀉石壁。羣峰直上。高入雲表。五里白虹橋。橋上瀑布更飄。三四折入溪。疾渡橋下西去。過橋逐溪行。忽聞有轟雷聲聲不息。輿人云。此望水亭泉聲也。又五里。上望水亭。⑭龍湫直下。白練千條。噴珠捲雪。注入百尺綠潭。雖天朗氣清。而激水噴濺。如行大霧中。數里以前所聞雷鳴者蓋此。隔岸有雪練晴川四字。里人云。潭內有水犀。風月清皎時往往出現。其龍湫掛處。懸崖數仞。怒濤翻湧。內有水簾洞。深窔⑮不可窮。覇陵橋即關

索嶺。水從西北而趨。自萬山中來。亦合盤江。至粵西以入海。關索嶺爲黔山峻險第一。路如之字。盤折而上。山半有關帝祠。即龍泉寺。有馬跑[46]泉。甘碧可飲。相傳關帝少子索用鎗刺出者。廟在高臺之上。臺下有竹奇絕。名曰綿竹。俗曰旛竿竹。圍大如松。菁葱可愛。廟門外有啞泉。昔孔明南征。軍士誤飲此水皆[47]啞。後人封之。有碣曰亘古啞泉。西巔即順忠[48]王索祠。鐵鎗一株。重百餘斤。以鎭山門。俗稱小關王廟。廟貌甚偉。苗部俱畏威德。入廟者無不羅拜。下嶺即關山驛。自此以西。俱高峰揷天。煙雲無陰晴。瀰漫山谷。象鼻嶺。兩峯壁立。相夾一嶺。如象鼻然。濶三丈。長百餘丈。登其西畔高峯。視黔東諸山如培塿矣。頂站即永寧州。地穹窿無極。去天不遠。山頂在雲霧中。濃陰成雨。終古不晴。秋月重裘。奇寒徹骨。此地水即西流。山勢崎嶇險惡。站前後數十里。驛騎倒斃甚多。道旁僵臥。臭穢逼人。城北二里許有觀音洞。深十里。秉燭快遊。亦勝

事也。內有石床一。光潤如大理文石。坐臥則錚錚有聲。反側間如絲竹亂(49)耳。鐫題(50)於石曰遊仙榻。三十里外新鋪西有潭。深百丈。潭旁石壁高千尋。如千層餅狀。亦奇觀也。(51)鐵索橋。駕盤江而造。江源出自烏撒苗境深山中。冬日水涸。始見其泉。凡七十七處。俱(52)臨於一谿。逶曲靖道畢節而注安南縣。(53)合粵西烏梅江而下海。入滇所必由也。兩峰夾峙。一水中絕。斷岸千尺。飛流如駛。蓋天設以界黔滇(54)者也。往往舟濟多覆溺患。天啓二年。監司朱家民始冶鐵爲絙者三十七。絙有數圍。長數十丈。將兩崖巨石鑿孔以貫之。覆以木板。相類棧道。然絙長力弱。人行其上。升降不已。身隨搖撼。不克自持。車騎必下。前者陟岸。後者始登。若接武而行。益增其險。上坡不過里許。然陡峻難行。不亞上關嶺也。安南衛有峯插(55)天。上有元帝廟。南關亦有峯相類。上有玉皇閣。俱可登眺。閣下即南峯寺也。語云。冷頂站。熱盤江。行至安南討火。向八十里

之間。寒熱三變。天地之間至此獨異。自南關上坡至觀將軍飲馬泉。歷五雲坡。過仙人洞。徑老鴉關。皆斜盤百曲。但石道寬平可行耳。道傍石刻朱書鳥道千重四字。頗壯麗。度萬人橋至江西坡。山嶺差平。然曲折紆迴而上。深澗大壑。心目茫然矣。新興所出南門。上坡至觀[56]音洞。過九峰寺。遍山皆羅漢松。黔山俱童。自此始有林木。谷中多白雲。陰晴皆然。度𥑑橋至鸚哥嘴。嘴嶺甚險。有鸚鵡寺。自此以上俱山上[57]生山。大山之水俱注澗溪。小山之水衆峰環遶。無趨洩[58]之道。俱由地中行。或流入洞。當春夏霪雨。山巔汎濫如湖。秋冬水涸。又成陸地。白雲[59]坡甚峻。兩山壁立萬仞。中夾一澗。橫流淙淙。俯而視之。心目蒼茫。新興所當黔滇之交。高山萬重。俱出雲表。關嶺雖峻。[60]亦無出其右也。碧雲洞在郭外數里。石屏當門。遊者撫摩。光潤如玉。[61]幽泉旁流。聲如擊筑。內有石磬。扣之錚錚。入洞甚黑。行百餘步。豁然開朗。一線天也。石罅漏日。洞

見一切。黃鉋大如斗。瞿曇大士羅漢各一。或倚屏獨立。或傍榻跏趺。或踞崖仰視。鬚眉宛然。絕壁數仞。有龍上昇。鱗甲欲動。爪牙若舞。再進則巨浪排空。驚濤湧地。一溪橫流。燃炬以照。旁有一徑甚窄。側身可入。盤旋數轉。丹竈藥爐在焉。轉彎一浮屠矗天。玲瓏絕巧。再行里許。有石田千頃。62石閣五楹。石榻石墩具焉。出洞。則在峯頂俯視萬山。竟同丘垤。雲安坡俗呼雲南坡。高萬仞。極其險峻。至嶺西道濶僅數尺。如一線相連。止可一騎獨行。稍一失足。則人馬俱墜。如轉圓石於仞之山矣。仰視諸峯。皆逼霄漢。諸蠻多聚族而居山半耕鑿。其坡險仄63迢遞。將及巔。名龍擺尾者。險絕難行。凡六十丈。又最上爲江滄口始陟頂。此處斷崖成徑。峻滑不可支足。過一小庵。又西上爲避陰坡。凡此三險。總曰雲安坡。又三十五里至大坡。十里娥鄉坡。此二坡亦高而長。又十里至亦資孔。亦資孔者。夷語也。有驛在焉。其地名有革納64撒麻蛾螂魯尼多羅

矣納者。察皆苗中鄉談。其鋪家之婦當壚招[65]客。其爲桑間濮上亦猶黃絲鋪也。又四十里上坡。乃入滇境。左右有兩坊。一曰滇南勝境。一曰彩徹雲衢。平夷所則雲南境中矣。自楚至鎭遠。則黔省已在最高處。又從黔省至滇南。所過萬山皆拾級而上。間有下坡。然較之上坡。[66]十不及二三。及至此望貴州。如在釜底。向之所歷諸峯參天蔽日者。皆俯而視之。則滇之高不待言矣。過平夷所。南渡兩重石橋。道傍有清溪洞。深十餘里。諸景與碧雲相類。大抵洞者皆洪水趨洩之門路也。其中景勝。凡洞俱有。皆大同小異。出清溪後戶即紫泉洞。亦幽深可愛。遊者不倦。過揚威哨。皆如中原坦道。兩山繁林木矣。又多鸚鵡諸禽。鳴聲上下。頗傾客耳。山多鷓鴣。行不得也哥哥六字絕分明。不似他鳥言須以意會。望之如家雞然。交水西北百十里。往烏撒必由之道。交水兩水相交。平疇萬頃。民物豐厚。恍如江南風景。去曲靖府三十里。馬隆州有義象冢。

天啓二年。水西安氏叛。撫軍調陶土司禦之。陶有一象。日將暮。伏山澗中。鼻吸泥水數斛。突出咆哮跳躍。鼻[67]噴泥水。直抵賊壘。寇皆驚駭。復以鼻捲一賊。擲空墜死。乘機逐北。遂獲大捷。及曉收師。象中毒弩而斃。土人德之。葬於南山。春秋祭掃不絕。木密關即木密所也。有小關索嶺。上有武侯及索祠。祠前銅馬一。乃唐時物也。古柏參天。俱大數抱。道傍有碑云。武侯平蠻會盟於此。按史丞相亮盟南人於木密。即此也。易隆驛去城十里。有溫泉可澡。大鼎山有海潮寺。寺頗清幽。多竹木。面海子。濶數十里。週百餘里。隔岸即嵩明州。去寺半里。道旁有毒泉。碣云。此係毒水。飲者傷生。楊林所屬嵩明州。出東關五十五里。即楊升庵題詩處也。板橋驛出西關三十五里。歷鷓鴣哨。度石梁而至歸化寺。去滇城只五里矣。登金馬山俯瞰城中。煙火萬家。樓閣參差。雙目頓爽。沐國公同巡撫率領文武衆官迎接至此。簇擁進城。送侯捷到公館住下。宣了採

買馬匹之旨。巡撫行下各府。立限送驗。送下程請接風。俱不用細說。侯捷閒暇遊覽滇城諸景。會城內有三山。五華其一也。上有武侯祠。螺峯在城東北隅。倚山建圓通寺。頗多亭榭。名人題句甚多。俱刻岩石。松楸頗盛。四時綠陰交覆。白雲瀰漫。差足遊覽。夏桂洲有五言律一首鐫崖石上。其辭曰。

古寺翠崖陰。危亭絕頂臨。
鶴巢松有夢。雲出岫無心。
仄徑攀蘿上。叢臺刻竹吟。
南巒秋日暝。哀響合猿音。

後書正德十三年秋七月五日。廣信夏言題。崖畔有一洞甚深。洞門外有一潭。洞中一石上有股印。俗傳云係紅孩洞。石上乃紅孩所坐之跡也。城[68]南四十里即太華山。高峻凌虛。下臨昆池。城西三十里即碧雞

山。相傳漢時有鳳儀此。所以王褒持節來祀也。城北蛇山直出雲表。如列屏翰。金馬碧雞坊在南關69外。東曰金馬。西曰碧雞。乃百貨滙聚。人煙輳集之所也。富庶有江浙風。金馬坊之東數里。有大白塔。下有四門。訛傳孔明斬孟獲頭藏於內。此不見經傳之言也。然至今猓玀不敢自門內行走。云過則頭痛。亦一異事也。東郭有金牛寺。寺外八角亭中有銅牛一。重將萬斤。以鎮水怪。蓋此地緣溪。每春夏霪雨。東北萬山之水奔流如駛。往往衝圮民居。70故範牛以鎮。而水71患稍減矣。銅瓦殿在會城東十餘里金馬山西北麓。乃眞武殿。倣武當殿。三楹盡範銅爲之。而飾以黃金。春月遊人畢集。昆明池方數百里。跨昆陽安寧晉寧三州郡。水如倒流。故曰滇水無洩處。或曰由西北流入金沙江以趨蜀。侯捷聞安寧州溫泉有楊升庵題曰天下第一湯。傳云此水甲於諸泉。稱三絕。第一無硫黃氣。二則身有垢。不假澣濯。入水俱浮。三有疥癬者。一澡

即痊。往浴之。果如其言。夜觀北斗。訝其甚低。考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五度。江南北極出地三十二度。雲南北極出地二十四度。則北斗之低也宜矣。地高則風勁。故曰貴州無日不雨。雲南無日不風。風多揚沙拔木。然風每從西南來。未解其故。他在滇中收足馬匹。也差人先送進京。然後收拾起程。有司官皆各有厚贈。他先路過貴州時。已經宣過上諭採辦馬匹。及他回到貴州。馬已齊集省城。他挑選了一番。足了數。也差官押送起身。他又收了許多贐儀。到了鎮遠。他一來下水圖快。二來要賞玩水路的景致。遂坐了鰍船到辰州。又換辰船到常德。一路見了些險惡灘洞。而餓鬼洞灘水尤大險惡。浪與舟相觸。滚滚直入艎中。多方掩拒。衣被鮮不淋漓。惡灘更惡之甚者。灘長里許。浪大而石險。舟行稍不戒。輒破碎淪溺。其大王灘二王灘三王灘亦險。而大王灘尤甚。在灘上視前船埋巨浪中。只露桅杪。及下灘回顧後船。如在山巓。雖舟迅如矢

可喜。然亦可怖。由平溪行。江右一帶石質如疊雪。每石不下幾千層。方如書帙。高高下下。狀若充棟。沿江不一而足。俗名其地曰千卷書。辰溪縣左岸西有巨室。外貌雄渾而虛其中。名曰鐘鼓洞。洞中有藏書室。相傳穆天子藏書處。楠木洞稍前絕壁之上。石縫中有船。長可八尺許。俗稱仙人所留沈香船也。常德倒水岩仙蛻石。石皆壁立。水濱逶迤高廣。上鑿石竇者十。下臨絕壑。內一竇中藏木棺五。舊傳爲沈香棺。土人云。水漲時。健兒引絙而上。棺朽。遺蛻尙[72]存。舟人戲以竿撩之。雷輒怒擊。亦未知何代所留。善卷山。堯時善卷讓位。避居此山。今孤峯絕頂有善卷先生古壇。枉渚有善卷先生釣灣。其村亦曰善卷村。山容聳秀。曲渚依流。令人有出塵之想。沅江至此如一砥柱。過此則百里平疇。直趨洞庭矣。洞庭湖白泥窖長十餘里。湖水淺不及尺。舟行須水尺五。不得已。盪舟膠泥中。螺蚌碎石與艎板相軋聲。刺刺不休。適以風猛甚。瞬息而

過。舟人以爲此乃神窖。非風不行。數里之地。水涸時。人力推挽。行一二日者有之。篙頭皆綴横木。形㉓如卜字。其鋭者一入膠泥不能復出。過此。楠木窖洞庭夾。未至夾數里。四天陰霾。舟行黑風濁浪中。舟子驚相耳語。剪牲焚楮。色甚匆遽。初不解其故。少頃。見神木直逼舟傍。不及一丈而返。遙望課船。遇之船破。賴賈筏得救。舟子色稍定。乃曰。此楠木神。每遇暴風晝晦。輒出游湖中。神首色沈綠如螺髻。往來於神木窖之前後左右。終古如斯。故稱神木。岳州城門左側有鐵牛一。蹲踞西望而張其口。若有吞湖之意。想亦五行尅制之理。與滇省銅牛制水之義同。門外砂磧中置鐵錨五。其一較小。不知起於何代。亦竟不知何用。新堤爲魚米積聚之地。沿江廬舍綿亘十五里。有小江通沙湖。上下洪湖及沔陽仙桃荊州安陸諸處。商賈雲集。井陌成行。有豐亨之象。漢口南數里。則漢陽府治。東渡江即武昌省城。十里之內置郡者二。蓋上當滇黔秦㉔

蜀之衝。下控左右兩江之要。故特於此嚴鎖鑰焉。啇城。古高陽氏封子庭堅於此。漢成帝綏和元年。封殷後孔佶爲紹嘉侯。故曰啇丘。楚相孫叔敖埋蛇之地也。田家鎮有吳甘興霸廟。地有神鴉。往來江上。帆檣過此。不拘餅餌粒食。撇空飼之。羣鴉飛舞接食。百無一墜。食畢。間有集舟檣之杪送出廟境。俗謂將軍遣使送客。其聲啞啞類慈烏。上下三十里皆有之。亦一奇也。二十里過富池。百一十里到九江。過溼江口⑮鎭。俗云鱘魚嘴。土人言此地每歲有豬婆龍爲害。天寒水涸。輒崩岸壞屋廬。今舊岸已在大江心。泊舟者油物煎熬。龍即出舟。人切戒之。夏月則不忌也。自此以往。經安慶蕪湖采石抵南京上新河。沿途無可紀錄。直怒帆張風長江順流直下而已。宦蕚同侯捷飲酒之間說道。常聽得人說萬里雲南。我當是離天邊不遠。不想二哥竟有此一遊。可將所見所聞詳細向我說一番。我記在心裡。一則長些見識。二則後來會着人說雲

南的古蹟。我也好說說天話。侯捷從北京起身。歷河南陝西到四川。自川至湖廣。走貴州上雲南。把六省所見所聞的景致說與他聽。宦蕚聽得比每常叫人念鼓兒詞還覺有味。所以日日不放。愷（獃）公子之習氣每每及此。不爲作者刻薄。飲酒畢。大家到晚安歇。次日。戲筵款待。約了賈文物童自大相陪。次日。侯捷要行。宦蕚侯氏要留他多住幾日。侯捷道。奉命限期只許一年。今已將滿。不敢躭延。他夫妻見說有日限。也不便強留。賈文物童自大來拜。賈文物覿面專請。他也力辭。庸俗之輩專好密（覓）此等交。侯捷忙去一答拜。就要動身。宦蕚吩咐家人廚役往浦口去備麼（宴）餞行。他親自送過了江。雇了頭口。宦蕚陪他住了一宿。次早。回京復命去了。侯捷的大管家私下孝敬了姑老爺兩個緬鈴。一個。有黃豆大。是用手攥着的。一個有榛子大。有鼻如鈕。是婦人爐中用的。此管家竟識竅。不愧爲大管家矣。下文方得姑爺厚賞。宦蕚大喜。賞了他二百兩銀。當日晚間便同侯氏試驗。叫他手攥着一個。陰戶內送進一個。侯氏

遍體酥麻。樂得哼聲不絕。次早。用絲綿包好。如寶貝一般收貯候用。要知後事。須看下文。

姑妄言卷十一終

校記

❶「悍妻」原作「妒妻」，「妒心」原作「悍心」，據書前目錄改。

❷「巴不得」原作「得不的」，據文義改。

❸「吩咐」原作「咐分」，據文義改。

❹「疲犬」原作「瘊大」，「反」原作「及」，據文義改。

❺「芝蔴糖」原作「脂麻餹」，據文義改。

❻「踵」原作「腫」，據陳鼎《留溪外傳》卷十七《厲鬼傳》改。

❼「鍤」原作「插」，據陳鼎《留溪外傳》卷十七《厲鬼傳》改。

❽「風」字原無，據陳鼎《留溪外傳》卷十七《厲鬼傳》加。

❾「沮」原作「但」，據陳鼎《留溪外傳》卷十七《厲鬼傳》改。

❿「吝」原作「各」，據陳鼎《留溪外傳》卷十七《厲鬼傳》改。

⓫「改」字原無，據陳鼎《留溪外傳》卷十七《厲鬼傳》加。

⑫「羅」原作「罷」，據陳鼎《留溪外傳》卷十七《厲鬼傳》改。

⑬「訣」原作「決」，據陳鼎《留溪外傳》卷十七《厲鬼傳》改。

⑭「倚」原作「依」，據陳鼎《留溪外傳》卷十七《厲鬼傳》改。

⑮「家」原作「冢」，據陳鼎《留溪外傳》卷十七《厲鬼傳》改。

⑯「珍」原作「眕」，據上文及陳鼎《留溪外傳》卷十七《厲鬼傳》改。

⑰「止」原作「上」，據許纘曾《滇行紀程續抄》改。

⑱「軿」原作「駢」，據陳鼎《黔遊記》改。

⑲「畜」原作「蓄」，據陳鼎《黔遊記》改。

⑳「陡」原作「陟」，據陳鼎《黔遊記》改。

㉑「郡」原作「即」，據陳鼎《黔遊記》改。

㉒「新」下原衍一「新」字，據陳鼎《黔遊記》刪。

㉓「合」原作「令」，據陳鼎《黔遊記》改。

㉔「剖得一男」原作「部得男」三字，據陳鼎《黔遊記》改補。

㉕「羣」原作「郡」，據陳鼎《黔遊記》改。

㉖「黑」原作「里」，據陳鼎《黔遊記》改。

㉗「建」下原衍一「再」字，據陳鼎《黔遊記》删。

㉘「雨」字原無，據陳鼎《黔遊記》加。

㉙「其」下原衍「餘步其」三字，據陳鼎《黔遊記》删。

㉚「盛」原作「勝」，據許纘曾《滇行紀程續抄》改。

㉛「酋」原作「酉」，據許纘曾《滇行紀程續抄》改。

㉜「黑」原作「里」，據陳鼎《黔遊記》改。

㉝「苗」字原無，據陳鼎《黔遊記》加。

㉞「中原」原作「原中」，據陳鼎《黔遊記》改。

㉟「劫」原作「刧」，據陳鼎《黔遊記》改，下文或同。

㊱「箐」原作「籌」，據陳鼎《黔遊記》改。

㊲「黔」原作「箱」，據陳鼎《黔遊記》改。

㊳「貲」原作「資」，據陳鼎《黔遊記》改。

㊴「曰愛莫離，愛莫離者」原作「曰愛離莫者」五字，據陳鼎《黔遊記》加改。

㊵「漢郎者」三字原無，據陳鼎《黔遊記》加。

㊶「泉」原作「帛則帛」三字，據陳鼎《黔遊記》刪改。

㊷「萬」字原無，據陳鼎《黔遊記》加。

㊸「右」字原無，據許纘曾《滇行紀程》加。

㊹「聲也」、「又五里，上望水亭」九字原無，據許纘曾《滇行紀程》加。

㊺「突」原作「突」，據許纘曾《滇行紀程》改。

㊻「跑」原作「跪」，據陳鼎《黔遊記》改。

㊼「皆」字原無，據許纘曾《滇行紀程》加。

㊽「順忠」原作「忠順」，據陳鼎《黔遊記》、許纘曾《滇行紀程》改。

㊾「亂」原作「乳」，據陳鼎《黔遊記》改。

㊿「題」字原無，據陳鼎《黔遊記》加。

51 以下有錯簡。下文自「鐵索橋，駕盤而造」至「自此始有林木，谷中多白」爲一葉（首行書眉註明「此在前二篇」），原置於二葉之後，今據文義移至「雲，陰晴皆然。……」該葉（首行書眉註明「在後二篇」）之前。

52「俱」原作「供」，據陳鼎《黔遊記》改。

53「節」原作「飾」，「縣」原作「嗣」，據陳鼎《黔遊記》改。

54「滇」原作「漁」，據陳鼎《黔遊記》改。

55「插」原作「抽」，據陳鼎《黔遊記》改。

56「覲」原作「覩」，據陳鼎《黔遊記》改。

57「上」字原無，據陳鼎《黔遊記》加。

58 「洩」原作「曳」，據陳鼎《黔遊記》改。

59 「雲」下原衍一「墟」字，據陳鼎《黔遊記》刪。

60 「峻」字原無，據陳鼎《黔遊記》加。

61 「玉」字原無，據陳鼎《黔遊記》加。

62 「頃」原作「傾」，據陳鼎《黔遊記》改。

63 「仄」原作「反」，據許續曾《滇行紀程續抄》改。

64 「納」原作「約」，據陳鼎《黔遊記》改。

65 「招」原作「抬」，據許續曾《滇行紀程續抄》改。

66 「坡」原作「坂」，據許續曾《滇行紀程續抄》改。

67 「鼻」字原無，據陳鼎《滇遊記》加。

68 「城」下原衍一「西」字，據陳鼎《滇遊記》刪。

69 「關」原作「門」，據陳鼎《滇遊記》改。

70 「民居」原作「居民」，據陳鼎《滇遊記》改。

71 「水」原作「少」，據陳鼎《滇遊記》改。

72 「尙」原作「高」，據許纘曾《東還紀程》改。

73 「形」字原無，據許纘曾《東還紀程》加。

74 「秦」原作「泰」，據許纘曾《東還紀程續抄》改。

75 以下原書空一頁一行又三字，然非缺頁，參許纘曾《滇行紀程》可知。

姑妄言第十二卷

鈍翁❶曰。錢貴約鍾生之來。一則久別所必至之情。二則錢貴〇〇〇夢兆。提出鍾生見色不迷之公案以勸警世人。又〇宦蕚縱惡張本以完題面。

〇〇〇〇一段。寫淫婦之巧言飾非。愚父之溺愛聽讒。察〇〇〇托狗私。和尙之奸狡脫罪。一一寫出。至於結果衆〇〇夫婦者。不肯使此輩得志。且令馬士英家醜外揚也。董❷布德的是國手。今日之名醫皆本他傳授而來。律中庸〇〇〇〇〇再犯不着。

〇〇〇〇傳法於馬台。想頭奇絕。不愧爲撫養之乳母。善〇〇〇〇也。師死。爲弟子者心喪三年。乳母死。緦麻三月。〇〇〇於此師當衰。經於此乳母當期。庶可以報教訓之〇〇。

〇〇自譽佳作。在今日無不皆然。宦蕚想入詩社。亦紛〇〇是無足異

也。

項燈長跪。正假斯文之伎倆。販賣漢或倒不如是。

要刻畫多銀之淫之醜。故寫宦萼到游家來同楊爲英作〇〇求淫不遂。一番大罵。至游夏流被夾。方更見其醜態〇〇。

〇〇〇出氣一段。不過隨筆成趣。

〇〇〇〇之有賢妻也。他人之癰可吮。而閫內夫人之痔〇〇〇〇〇耶。

罪當云何。熊氏以游夏流一言而怒其罪。豈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游夏流能以巧言解甘壽之禍於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愈顯多銀之惡過於熊氏也。

〇〇見書中云。徼外之女國有四。有一國以犬爲夫者。大〇〇〇從彼處效法來。

〇〇〇〇焦氏水氏之淫。楊大兩夫妻眞是對手。水氏之〇〇〇〇其

量不下昌氏。可惜二人不曾一較。水氏半日〇〇〇〇夫。卜通數年僅獲一焦氏。得便宜處失便宜。善〇〇〇〇往如是。鑒卜通之事。愛便宜人亦可爲哉。

〇〇之妻至於淫狗。已不勘（堪）言矣。且更至於淫驢。游於下流者當愼之。多銀可謂不圖。爲樂之至於如此其極也。可謂樂極生悲。人生十分太過之快心事不可多做。亦當作如是觀。或有謂多銀一段。事之必無。未免墮口業罪。余笑曰。子看書不照應前後。反責他人耶。多銀是何人托生。狗與驢又是何人轉世。將前面一想。此一罵猶不足盡他三人之罪也。

宦賈童在錢家肆惡一段。此銷繳三人惡字餘波。令而後不復蹈前非矣。

鍾生錢貴有此一抑。此後盡揚眉吐氣時矣。禍兮福所倚。正以喻人失

意處不足介意也。

姑妄言卷之十二

第十二回　鍾情百種鍾情　宦蕚一番宦惡

附　甘壽表弟兄受閹罪無輕重　水氏親母女淫人畜有死生❸

話說錢貴那日自遇宦蕚衆人之後。心中甚是自悔。暗思道。瓊枝玉樹。安可置於糞土之中。況人生百歲。孰無一死。豈可畏刀避劍。與狂且爲伍以自汚乎。今後任是勢豪紈袴。雖鼎烹斧鑕。萬不可再辱。又想起鍾生儒雅彬彬。風流瀟灑。更嘆人才難得。因想起昨日場期已過。鍾生不知可得意否。欲待約他來一會。因作了一首詩寄他道。

愁心悲夜月。病體怯秋風。
爲憶多情種。思來入夢中。

寫下了要寄去。又無人可托。悶坐慨慨。竟幾乎有個眞病之勢。次日。悶

臥在床。忽代目來說道。那梅相公在外面來看姑娘呢。錢貴正想人寄信。聽見他來。忙扶了代目迎出來一拜。讓了梅坐(生)坐下。梅生說道。久未得來相訪。今偶步過此。特來奉看。錢娘爲何淸減了些。錢貴道。自從暮春別後。懨纏一病至今。故此瘦損。梅生道。鍾兄一向可曾來麼。錢貴道。鍾相公原說要在家中用功。故此不曾到這裡來。但作(昨)日場期已過。相公定然在場中相會的。梅生道。我還是七月內同他相會。近日因寒家有些要緊的事。連場期都躭誤了。這一向未曾得會。如今正要去望他。錢貴道。相公若去。妾有一事相煩。敢求勿却。梅生道。錢娘有事。但說何妨。錢貴道。相公若遇鍾郎。懇將妾意轉達。妾數月來望眼將穿。此衷時刻如有所失。況鍾相公場期已過。斯時已無事矣。請到寒家來一晤。以解思念之苦。還有一小柬。欲求寄去。不知相公肯金諾否。梅生道。我當有甚大事。這便道傳書。有何難處。因笑着道。我今若見了鍾

兄。只用對他說兩句舊詩。道錢娘

自從別後減容光。　半是思郎半恨郎。

他聽見了這話。或者今日就來。雖是中秋後一日。也還是月圓之夜。來與錢娘做一個人月雙圓也不可知。若不然。或他有事。明早必到。錢娘但請放心。我此刻就行。錢貴叫代目將昨日封了的那一首詩取出。送與梅生。梅生遂起身辭去。錢貴見他已帶了信去。知鍾生多情必來。歡喜非常。在房中炷了一爐好香。叫代目把床上換了一副新衾枕。預備了些酒肴等候。又淨了一淨下體。是不用說。看看至晚。正在思念之際。耳中忽聽得說。鍾相公來了。這一句寫得入神。妙。錢貴此時一心惟以鍾生爲念。目不能視。惟側耳靜聽。忽聞鍾相公來了五字。如轟雷灌耳。心喜非常。並不曾聽得是誰之聲音也。錢貴喜動顏色。因無人在傍。自己忙摸出房門來。那鍾生早已走近前扶住。道。賢卿一向好麼。錢貴聽得果是鍾生。如同天降。二人攜了手進房坐下。代目忙點上一枝大燭。隨捧過茶來吃了。郝氏聽得說那

窮酸又來了。不由得氣起。張了張。見他雖穿得不爲富麗。比前番體面了許多。恐這一次或者有嫖資。也假做歡笑。進來陪坐了一會兒方去。一者寫虔婆勢利。二者暗寫鍾生前得錢貴之贈也。鍾生見郝氏去了。攜着錢貴的手。道。自別賢卿之後。幾至廢寢忘餐。感卿深情。形於夢寐。因讀書無暇。故不曾得來相探。昨出場之後。本待就來。因連日困倦。在家稍憩。這幾句萬不可少。不然鍾生之於錢貴。萬種深情。豈待約而始來耶。今早本擬要來。因有朋友過訪。不得脫身。午間會着梅兄。說賢卿芳容憔悴。又見佳章。知望我甚切。今特來看你。錢貴道。自君別後。妾想念之苦欲言。非片時可罄。容當細訴。但君昨鏖戰文場。可得意否。鍾生道。我昨在場中十分努力。雖自覺頗有可觀。但恐才疏命薄。不知可能博朱衣暗點否。錢貴道。郎君高才。雖未必掄元奪解。定獲高魁。妾前已得嘉夢。高發無疑。況多情若此。上蒼寧不垂念。鍾生撫他之背。笑道。賢卿有何夢徵。大約是企望我徼倖心切。故形之於夢耳。錢貴道。不然。妾自與君定

盟之後。煩名手繪了一幅慈航大士小像供養。每日晨昏虔誠焚香頂禮。通郎君之名。懇求默佑。妾也不學那愚夫去持齋念佛。每日但將小青的那四句詩。

稽首慈航大士前。　莫生西土莫生天。
願垂一滴楊枝露。　灑做人間並蒂蓮。

妾將他當了經典一般念誦。那一夜。似夢非夢。聞得半空中人語喧鬧。忽聽得大聲呼君之名道。第四十八名鍾情。兩次見色不迷。拔置高魁。妾夢中歡喜醒來。忙到大士香案前叩拜。案上每夜點燈的。忽然一個燈花炸得奇響。爆到我的臉上。代目又說燈光忽吐兩焰。明亮異於常日。此豈非郎君高發的先兆。郎君必定還有甚麼陰功。鍾生聽了他這個夢。想着月餘前郗氏李氏的事。此言不爲無據。又懼又喜。懼的是神靈咫尺。昧心即是害己。欺人即是欺天。前日若有一毫苟且。眞是一失

足成千古恨了。喜的是倘或應了他的夢。不但自己耀祖榮宗。且可以娶他報恩酬德。心雖如此想。却不肯說出郗氏李氏的話來。便道。我一介寒儒。何處來的陰功。至於說見色不迷。我生平從不敢淫人妻女。說話間。代目捧上酒肴來。擺列停當。錢貴要了一個酒杯。滿貯香醪。高高持在手內。奉與鍾生。鍾生笑着忙起身接下。道。我二人舊知心。何勞賢卿錯愛如此。錢貴笑道。預賀新貴人。敢不致敬。鍾生亦斟上一杯。道。我若是新貴人。卿就是新貴人之妻了。亦當奉賀一杯。遞在他手中。錢貴接了。二人喜笑着一同飲過。代目又從新斟上來。二人訴一番相思苦楚。講一會恩愛深情。說說笑笑。飲得甚是有興。錢貴道。妾向日自別君後。以此身有托。曾作絕句一首。以誌欣喜。但俚語不堪。諒情郎決不笑我。鍾生道。賢卿佳作。自然精工。你我知心。爲何忽然作此謙語。錢貴道。妾非謙辭。於郎君之前屢屢不惜獻醜。恐汚君之目耳。因叫代目將向

日的那詩取出。遞與鍾生。鍾生接過看了。道。卿之佳作。雖班姬道韞不能過此。但內中企望我甚切。不知我可有福能副卿之望否。錢貴道。中之一字。郎君不必過慮。但只是一件。郎君一金榜題名。妾就望洞房花燭了。鍾生道。這是我自己身上的大事。何須卿囑。二人又飲了數杯。錢貴又備述別後矢身概不會客。雖遭母親凌逼。誓死不從。後因宦蕚來訪。將他母親苦勸的話。並他不得已的意思。說了一遍。又道。妾誠負君。望君垂諒。鍾生道。卿之心跡。或(我)豈不知。但爲我如此。使我感愧交集。所說不得已陪侍宦蕚。但此人是本地有名作惡的呆公子。我雖未覿面。聞人之笑罵久矣。卿昨屈身侍彼。還是知機的妙事。若不然。這呆公子一時發起呆性來。就有不測之事了。錢貴將他三人粗俗假文。把行令譏誚他的事。也細說一番。又將編了打趣他們的那首詞也拿與鍾生看了。二人大笑。又吃了幾杯。叫代目把杯盤收拾了去。方攜手上

床。解衣就寢。這是半年久別。兩次相親。更加恩愛。千般旖旎。百種綢繆。自不必說。次日起來。錢貴對鍾生道。君今已無事了。可多住數日。俟放榜之期再回家聽喜。何如。鍾生應允。遂住下了。再說那個牛氏。在察院門口光着屁股擡到他父母家中。（大約自古以來。出嫁之女從未有光着屁股回家歸寧父母者。牛氏定算破天荒頭一個。）他生母計氏見女兒這樣個裝束。含着淚。一把攙住。到自己房中。忙拿衣服與他換。見他下身光着。咬牙切齒。咒罵那些家奴。忙取出一條新褲與他穿了。見脚上還穿着睡鞋。又拿高底鞋褶衣。都叫他穿上。梳洗了出來。（細甚。脚穿睡鞋。未曾梳洗。是半夜被拿獲者。）到上房見了牛質荀(牛)氏放聲大哭。反埋怨父親。說把他嫁了恁樣個女婿。呆得人事不知。只會穿衣吃飯。家中事務一絲不能照管。公婆不在家。我少不得當家料理。這些奴才不服拘管。我前日到公婆任上。公婆問我。我細細說了。每人打了一頓。是哥哥親眼見的。他們心中懷恨。我昨日因悶得慌。叫了個老和尚來宣卷。夜晚了。就

叫他到祖先樓上去睡。他衆人男婦串通。今早有五更天氣。他們到樓上把和尚拿了下來。我還當是強盜來打劫。嚇得癱在床上。只見他們如狼似虎凶神般。生生的在被窩裡把我拉出來。做起這一番事汚蠛我。爹你想一想。一個八九十歲的老僧。一風都吹得跌倒。還做得甚麼壞事。若是年少些的。我也不肯留了。就算着女婿不知道甚麼。我若做一點沒廉恥的壞事。養媽媽是他的一個奶媽。他也依得麼。公婆不在跟前。爹再不替我做主。我也沒臉面到他家去了。善偷漢的婦人。再無有不善說者。此無足異。古云婦人無才便是德。伶牙俐齒。善於巧說。無詭譎之才。焉能及此。那一種愚而且鹵。訥訥不能出一語之婦。雖欲偷漢。亦無此才。世人有能幹善說之妻。不可不深防之。荀氏此時雖四十八九。兒子牛耕也老大的了。他還時常同胡旦比比肚子。做那摩臍過氣之法也。恐人談論。便接口道。我的兒。你不要急。不要說你年小小的。沒有這樣的事。他們寃賴你。就做着主子不長進。幹了這樣醜事。奴才也是管不得的。這些奴才們這樣放肆。你爹要不替你做主。外人不笑話你。把

你爹就不當人了。那牛質先聽見女兒出了醜。心中也甚是忿恨。還罵了計氏一場。說他做娘的脚跟不正。纔養得女兒不長進。計氏此時在傍說道。老爺方纔罵我。因在氣頭上。我不敢說。老爺看看這樣花枝般知文達禮的女兒是不長進的。（別的文或未必知。詩經上鄭衛兩國風大約記得很熟。）若果然女兒幹了壞事。（你令愛竟果然不曾幹了壞事耶。）自家打掉了牙。只好嚥下肚去。今日被奴才們陷害。若不替他正過這名聲來。不但可憐女兒一輩子擡不起頭來。見不得人。就是老爺人上做人的人。也難見親友。牛貿(質)聽了女兒這些巧語。又被苟氏一激。計氏又拿話敲打着。大怒道。這起奴才。不但辱了我家。連他主子的臉面也沒了。我兒。你不用哭。也不必惱。我替你報仇。處死這些奴才。方才出得氣。我還寫信與親家去。說知男婦通謀這些詳細。牛質就到他族兄牛尚書家。把前後的話說了。尚書也十分動怒。差長班請了壽察院來。當面細言其故。並托他從重處治。做官的人聽得家

奴誣害家主。可有不惱恨者。況是老師的話。自然是眞的了。次日到堂上提出衆人。他昨日見老師所囑。過後細想。還恐有情弊。心中也還未十分釋然。今見了這和尙老到這個樣子。他是裝慣了老的。走着還像要跌倒一般。豈能做風流的勾當。這場官司打得奇。和尙本是被告。不意反做了干證。況那十六七歲的少婦。可肯愛這樣個老朽。明明是假揑奸情了。又見這幾個家奴。精壯壯的小夥子。硬頭硬腦。越發無疑是同謀害主。遂拍案大怒道。你這些奴才。奸謀狡詐。陷辱主母。萬死莫贖。家家都像你們這樣的惡奴。也不敢用下人了。吳知抗聲道。小的們跟隨小主親自捉奸。如何是陷害主母。衆人都纔要分辯。察院愈怒。喝叫掌嘴。傍邊答應一聲。皮靴底就是幾下。嘴中鮮血直冒。吩咐夾起來。衆役喝了一聲。便都夾起。衆人但一張口。就打嘴巴。這幾個家人只得咬牙死捱。又叫敲了五十槓子。每人四十大板。和尙入人內室。本該薄責捌拾。免刑攆了出去。察院回到私

宅。差人去復了老師。牛尚書大喜道謝。便即刻着家人去報知牛質。他一家夫妻母子心中大樂。纔把怒氣出了。這一起在大官府家做大叔的人。仗着主子的勢騙銀錢受用是他本等。何嘗受過這夾而打之。嘴其巴焉的全副重刑。況是前在老主任上蒙恩賞了那大板來的尚未痊癒。這叫做雪上加霜。兩人已斃杖下。那三個擡了回去。捱了幾日也就完賬。却說馬士英得了親家的書子。着實不好意思。連夜差人回來復信。與親家陪了許多不是。叫接媳婦回家。又叫來人把這幾個家奴拿去任上重處。後聽得都死了。又有信來。叫把這幾個僕婦盡皆賣去。牛質見親家如此週到。把女兒送了回去。牛氏將幾個丫鬟僕婦從頭至足拆洗一番。細細的敲打。以洩前番之恨。然後叫媒人來領出。吩咐都要賣與娼家。身價不惜與他平分。這媒人的心是秤鈎一樣。還安個倒鬚的。可有一個略有天良。這不過是做主子氣頭上的話。他只圖分

得銀子多。竟遵命奉行。把這些婦女全全送入煙花之內。香姑只想把他們下了地獄。心中稍舒宿恨。圖一時快樂。就不想到這些婦人到了這個場中。還怕你拿主母的勢打罵他不成。他這一腔忿氣。遇一個孤老。就把主母的妙處稱誦一遍。醜話只有增無減。把這位馬士英之令媳。牛質之乃愛。呆子之令正。乳名香姑的美名。幾幾傳遍天下。所以人知之甚詳。香姑雖把人送下地獄。自己這個聲名也就下了地獄了。古人兩句道得好。他說。

責己備以周。　責人寬以約。

誠至言也。那香姑雖出了氣。却也再不敢招攬那和尚了。又買了幾個老實丫頭使用。又過了有兩三個月。牛氏忽然吞酸嘔吐。害起病來。茶飯懶吃。伏枕不起。誰知腹中有了和尚的法嗣。害的是人病。他從不曾經過這種症候。也只當是身子不快。這馬台的乳媼養氏。先牛氏的這

些事。他豈不知。但和尚是他招惹了來的。日間與牛氏解悶。誰知他竟拿了夜間解悶。事由己起。說不出口。二來馬台是他乳養大的。他要爭體面。怎肯說牛氏偷漢。說不得。不說不得。故只推不知。雖如此說。心中恐老主責備。未免憂慮。見事體已完。心纔放下。今見牛氏有病。養氏也不疑他是害喜。只同老和尚略偷了偷。那裡肚中就有了小和尚。叫人去請了常走動的一個醫生。姓董名布德。他原是取陽春布德澤之意。就借他的名字起了個混名。叫做懂不得。來看香姑。到了內室。那牛氏自帳子裡伸出手來。這懂不得將三個指頭也不知放在那裡。按了一按。便道。知道了。請問這是位奶奶還是位姑娘。要是位奶奶。像是有喜。要是位姑娘。就決乎不是。養氏道。是位奶奶。他道。老奶奶。這位奶奶可是喜不是。養氏道。先生看脈。如何反問我。他道。老奶奶。不是這話。我又不是他肚裡的蛔蟲。怎知他肚裡有喜沒有。脈上雖像是有喜的。然而拿不穩。你們看着

肚子大不大就知道了。養氏道。看不出來。他道。這就像不是了。大約不知可是感冒風寒。又不知是停滯飲食。再不然或者就是經水不調。養氏道。他有些發惡心嘔吐。懶吃東西。經水有兩三個月不行了。懂不得道。何如。我就是活神仙。一切脈就知道是停滯飲食。這惡心嘔吐就是胸中有宿食了。這經水不行。或者是有喜。還不可知。這值甚麼。不過十日。包管就略好些。養氏道。先生該用甚麼藥。開個方子。他道。這停滯飲食。吃湯藥尅伐了脾胃傷人。況又恐怕是喜。煎藥傷了胎氣了。當不成府上這樣門第一位正經奶奶的貴恙。可是兒戲混下得藥的。我家有異人傳授祖留的仙方做就的萬應至寶靈丹。百病俱治。慢慢的磨去疾患。把這積滯一清理了。自然就好。但這個藥工本大得很。我是半積陰功半養身。照本只要五錢紋銀一丸。先取十丸來吃了。看好了便罷。要是還未必就全好。再服十丸。自然見些功效。好了却是要謝的。先小

人而後君子。我先說下。說完。起身去了。他這樣人家可稀罕五兩銀子。就封去取了十丸來。他這個何嘗是藥。他因一毫醫理不懂得。倒還有良心。（近日行醫有良心者是誰。）不敢混下藥。怕吃壞了人。（有這一點菩提心。就該發財。較庸醫費人者。何啻天淵。）他拿粳米炒糊磨麪沙糖爲丸。有核桃大。（此藥不但可以治病。還可以備荒。荒年無糧。大約服二三丸。豈不捱過一日耶。）每服一丸。白滚湯調下。他也並非定價五星。總是看人家起發。三錢五錢一錢五分不等。遇了小戶人家。十個錢他也賣。藥本用不得二厘一丸。這還有一本七八利呢。病重的人家見吃不效。少不得另去請人。病輕的捱好了。他却要居功受謝。他但只時運好甚。請他的都是不該死的病。被他這鍋巴丹也治好了許多人。有一個大老卒得暴病。請了他去。一丸鍋巴丹竟救好了那病。也不知因那一經而起。忽然舉發。忽又自好。那大老以爲是他的靈丹治好。送了他一個匾額。是一匕回春四個大字。有那不識字的。念做一七回春。說死了一七的人他還救活了。因此闔城轟傳

他是馳名的國手。久之。他將名醫二字也竟居之不疑。這牛氏吃了他十數丸。他原是害娃娃。過了那幾日就妙了。又得了馬台的神針替他一治。竟果然百病消除。却被這懂不得索取了一分謝禮。但這馬台呆到極處。他會用甚麼神針。有個緣故。那養氏見香姑患病。吃那丸藥不甚見效。疑他少年幼婦。想是腰中那小和尚。那知他肚裡害的是那小和尚。但馬台呆到這個分地。再教不會。急出一個主意來。對他丈夫單佑道。這呆子這樣呆。怎麼處。他這呆頭呆腦。我們也不必怕他。竟面前做了教他。或者學會了。也不可知。不然躭誤着人家女兒。怎麼是了局。那單佑道。也罷。就是這樣行。他夫妻二人脫光了。叫馬台在傍邊坐着看。一面教他。單佑把陰戶指與他看了。把自己陽物也與他看了。然後叫他看着。送了進去。抽抽動動的。問了他幾遍可會了。又對他道。娶了那女人與你。就是叫你這樣的。他也知道點頭答應。他夫妻就大抽大

弄。做了一回與他看。單佑還不放心。扯開他褲子看看。他那一根陽物竟硬而且大。又再三囑咐他。捏着他的陽物。指着養氏的陰戶。道。你今日晚上同那女人。把你這個送在他那裡頭去。他看見養氏的陰戶大張着。許多黑毛。他指着道。我怕這鬍子嘴會咬我的雞雞。他夫妻忍不住大笑起來。單佑把他的牙摸着道。那是沒有這個的。不會咬。恐他害怕。拉他低着頭。將手搬開陰與他看。道。你看見了。可是沒有牙的。養氏笑着向他道。你不要怕。那個人連鬍子都沒有。還是張光嘴呢。單佑恐他還不懂得。二人又做了一齣與他看。（司富之教宦蕚也易。養氏之教馬台也難。一則宦蕚不過愚蠢。尚呆不至十分。司富又以己身親教之。故會之甚易也。馬台則呆之至矣。且養氏又是乳母。不便以己身設教。想出兩口做事使彼效之。此亦萬不得已而思其次也。幸而一教竟會。足見此一事。世間即呆至於馬台者。猶教而能之。可見色之一字。人人不能免也。）到晚來。養氏把他帶了上來。此時牛氏已經睡下。那養氏把丫頭都叫出去。關上門。附着牛氏的耳低聲道。我教會了他了。你兩個成親罷。那牛氏還假裝害羞不肯。養氏道。這是你一生的大事。還要你教着他些。你

倒還是這樣的。動手替牛氏把衣褲脫光了。牛氏正在飢渴之時。只含羞微笑。閉着眼。任他所爲。叫他仰睡了。纔替馬台脫了衣服。扶他上床。養氏又拿過燭來照着。指與他看。道。可是沒有鬍子又沒牙。你不要怕。看他那厥物也竟跳了起來。養氏扶他上了肚子。捏着陽物。替他對了門戶。安上了笋。笑着道。我們先敎你的那麼動。你也動罷。我去了。馬台道。媽媽。你來帶我睡。養氏道。叫他帶你罷。我在那邊睡罷。明日來帶你。笑着帶上門出去了。牛氏見他人雖呆。倒有根成文的陽具。比和尚的還肥胖長大些。心中甚喜。見他伏着不動。便扶着他胯骨。道。你動動。搊着他一上一下的抽。他也就知道了些。弄了好一會。牛氏竟丟了一次。滿心暗喜。只見他又動了幾下。身子伏了下來。叫道。阿洗喲。阿洗喲。牛氏當是他要屙屎。忙道。你要屙屎。下地去屙。他道。不細喲。阿快活洗喲。牛氏聽他說要屙快活屎。恐他發呆屙在床上。忙大聲叫道。媽媽。不好

了。快些來。那養氏還不曾睡。正等着聽聽風聲。忽聽得牛氏叫他說不好了。又不知有甚扠(差)事。慌忙跑了過來。見馬台還睡在他肚子上。不肯下來。問其所以。牛氏把屙屎的話向他說了。那養氏笑得打跌。道。你悟錯了。他是個咬舌。說話不明白。他想是弄洩了。大約是快活得很。從沒有經過。他說是我死囉。我死囉。你叫他去屙屎。他急了。所以說不是囉。我快活死囉。那裡是要在床上屙快活屎。罷了。夠了。這是你的造化。他竟通人性了。那牛氏纔懂得是這緣故。也不由得大笑。那養氏笑着同馬台戲道。下來。我帶你去睡罷。看他掐你的雞雞。馬台道。我要他帶我睡。不要你帶囉。我的雞雞。他那沒有鬍子沒有牙的那個裡頭裝着呢。不怕他掐囉。說着。又見他動動抽抽的起來。養氏方放心去睡了。（世間那得有此等好乳母。）馬台竟足足弄了一夜。他何嘗有通宵的本事。這呆人乍嘗得這件美味。他總不肯下肚子來。洩了伏下來睡一會。有些硬了。牛氏

叫他動。他就動個不歇。叫他住。他就住了不動。所以就弄了一夜。牛氏生得嬌怯。雖馱着他覺得吃力。但因有利於己。也只得勉強承受了。牛氏竟是看過國語的。秦宣后曰。昔吾侍先王寢。先王以一足置吾腹。吾不能受。因無利於我也。先王或以全體置吾腹。吾竟能容之。因有利於我也。牛氏大約亦此意。到了天明。他還不肯下來。牛氏推他。他便摟得緊緊的。死命壓住。牛氏被他壓得氣都出不得來。急了。又叫養氏。養氏也正起來了。忙走過來。牛氏道。他不肯起去。死命的壓着我。氣都要壓背了。怎麼處。養氏道。這容易。在(待)我哄他。原來這呆子酷好吃糖食。養氏是哄慣了他的。走到床前。說道。起來。我給糖吃。馬台聽得他說給糖吃。忙探起身子來。被養氏趁勢一把拉下肚子。道。我替你穿了衣服。拿糖你吃。替他穿完了。果然拿了些糖食與他吃纔罷。牛氏方纔得身起來。從此以後。他一刻也不肯離牛氏。連牛氏到床後去上淨桶。他也跟了去。蹲在傍邊。間或日間一時高興。也不管丫頭僕婦在面前。就拉着牛氏要弄。牛氏一來強不過他。二來也不

是甚麼苦事。叫人出去帶上門。也就憑他弄上一場。一日。飯後無事。牛氏叫丫頭拿過一個枕頭來。側身歪在春凳上。馬台見他的嘴直豎。以爲是陰戶。看上興來。扯開褲子。陽物硬邦邦的。上前抱住香姑的頭。便往嘴裡塞。丫頭們看見。都笑着跑到門外張他。香姑忍不住好笑。忙把嘴搗住。他還在臉上混搗。香姑一把攥住他的陽物。說道。這不是的。把褲子扯下。拉他的手摸着陰戶。道。這纔是呢。他看了看。方放了頭。上身弄了一齣。後來慣了。這婢婦們但見主公去拉主母褲子。就帶了門出去。每一傍晚。他就拉着牛氏上床。定要在肚子上過夜。動上悉憑香姑調度。好生像意。他疼這個呆子。眞像至寶一般。心中想道。要是嫁了個伶俐丈夫。未必這樣由得自己指揮。反埋怨養娘。若早教會了他這種絕技。當日何必去尋那老和尚。話休繁敘。他夫妻成親之後。過了七個來月。牛氏竟生了一個兒子。他娘家送厚禮。送衣服被褥。搖籃熏籠。各

色粥米。是不必說。他家中一面差人到公婆任上去報喜。一面叫媒人雇兩個奶娘。叫畫匠畫蛋。婦女們染紅綠果子。三朝送親友。一家鬧鬧吵吵。只可憐這呆子。守着牛氏傍邊。坐着呆看。不但不知這兒子是那裡來的。且並不知兒子是個甚麼東西。人給他果子蛋吃。他便接着。不給他。他也並不要。香姑所生的這娃娃。惟他自己同養氏心下明白。也不是兒馬的駒。也不是乳牛的犢。是那禿驢傳下的一個小驢種。當時有四句打油嘲他。道。

這是誰人產下兒。　如何弄得馬家支。
或因分得呆人氣。　但問娘親便得知。（馬氏現報。天斬其嗣。）

香姑分娩的第三日。苟氏計氏來看外孫洗三。香姑恐馬台呆頭呆腦。一時混拉着要弄起來。豈不是笑語。叫養氏拿糖哄了他出去。自香姑生產的那一夜。他就拉着要弄。如何行得。香姑向養氏說。費了許多力。

纔哄了外邊去睡。一天亮就要進來。日裡要弄。便拿些糖哄他。過了有二十來日。死也哄他不住。夜間不肯出去。定要同香姑睡。養氏也沒奈何。只得任他上床。之後定要同香姑弄。香姑身上也潔淨了。也便由他高興。且說那家人到鳳陽報喜。馬士英蹇氏歡喜非常。以爲得了長孫。在衙門中還慶賀了幾日。帶了許多金銀紬緞與媳婦做衣綳等物。並屬下人員送的麒麟項圈手鐲鈴鐺之類有許多。重賞這報喜家人而回。後來雖有人知道這娃娃來路不明。只好背地笑罵。誰敢當面說他。這孩子到了七歲。延師替他起個學名。這先生也知他底裡。便道。昔日唐時四才人中。有一個盧照鄰更爲傑出。此子異日當加乎其上。因此就叫馬加盧。馬士英甚喜。孰不知他暗藏深意。馬傍加個盧字。謂係禿驢之種也。當年晉朝以牛易馬。今日他家又以驢易馬。何馬家之不幸也若此。這正是。

張公吃酒李公癲。　盛六生兒鄭九憐。
駑馬獲駒驢下種。　奸臣斬嗣報由天。

這不在話下。且說宦蕚與賈童郿三人。自從錢貴家散後。過了數日。又相聚在一處。宦蕚對賈文物道。錢貴那妮子果然竟有些才學。行得好狠令。若不是我們肚子裡有些貨。肚子裡惟有耕田種園的貨。幾乎被他難倒了。郿合道。他先還有些自恃。虧後來賈老爺的促才。大老爺的奇書。纔壓服了他呢。童自大道。他們只說他文才好。我却只愛他標致。我每常看見我家奶奶的相貌福態。心裡不由得害怕。昨日見了他那嬌模嬌樣。魂都沒了。若不是想甚麼遭瘟的詩。雖然不好摸他下身。捏一捏他的奶頭。聞一聞他身上的香氣也是好的。白白的可惜了。下回再去看。就是二位哥惱些也罷。我是定要摸摸的。也不枉我捱了我家奶奶那一掌。說得衆人都笑了。宦蕚道。我看他手中拿的那把金扇。寫着好些字樣。是有

好幾首詩。必定詩好他纔拿着。後來忙忙叫那丫頭替他收了進去。想是那個情人送他的。纔這様寶貝也似的。賈文物道。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贊美人之作。一闋足矣。何必屢屢。定非才人而可知之矣。鄔合道。賈老爺說的是。量他曾見過些甚麼好詩。老爺也照韻和他一首。壓他一壓。賈文物忙說道。我君子人歟。況詩文雅道。豈肯屑贈瞎妓乎。確乎其不可贈者。錢貴也。宦蕚道。雖說是不屑與他。但作詩爭名。也是才人的妙事。賢弟快作起來。童自大道。大哥是公子大官府。我是個財主小老爺。不作詩還罷了。二哥你是個進士才子。又是個半大不小的老爺。（眞是奇稱。）若不作詩嚇嚇他。（作詩可以嚇得人。奇語。）他還要笑你呢。賈文物又推阻道。昨日因坐而飲。心不在焉。不知是何韻脚也。鄔合道。衆位老爺行令時。晚生備細看了一遍。是一韻五首。雖記不得。詩韻倒還記得。宦蕚道。你快說出來。鄔合取過一枝筆。案上尋出一張紙來。（宦蕚書案上竟尋出一張紙來。奇甚。不知要了做何用。）將多羅

歌波四韻寫出。遞與賈文物。賈文物見了。無辭可推。只得又道。俟少頃

飲而高興之時承命可也。鄔合道。原該如此。當日李太白斗酒詩百篇。

也要吃了酒纔作得詩出來呢。宦蕚因叫家人看酒。不一時。擺列上來。

大家同飲。只有賈文物許了作詩。雖推說酒後。恐一時作不出來不好

意思。因此愁眉苦臉。食不下嚥。半會又想道。他們三個肚裡也都有限。

我不過謅得八句就罷了。想到此處。方把愁心放下一半。又想道。罷是

罷了。只恐與了錢貴人看見是我作的。豈不貽笑於人。把聲名都壞了。

正拿着酒杯出神。宦蕚問道。賢弟今日有甚麼心事。這樣悶悶不樂。連

吃酒都沒興頭。他詭對道。適長兄命弟作詩以贈錢貴。因係長兄之命。

却之却之爲不恭。故弗敢却也。若贈與他。又恐聖人之徒無贈瞽妓之

詩者。倘人知之。此汚辱之名。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洗也。長兄或家中

看之可矣。萬不可出之大門之外。宦蕚道。賢弟既這樣說。你只管作起

來。只說是個名公作的。不落你的款何妨。因叫家人另擡過一張桌子來。取了一副筆硯擺下。賈文物沒奈何。想了半日。纔拿起筆來寫。寫了又改。改了又寫。換了十數張紙。方纔騰(謄)清。鄔合道。賈老爺這樣用心。必是精工得很了。錢貴何幸而得此。那賈文物寫完了。遞與宦蕚。道。請教。宦蕚道。我自幼在經文上用功狠了。於詩詞一道。不曾十分留心講究。恐怕念得不鏗鏘。倒把你的詩都念壞了。還是賢弟自己念我們聽罷。賈文物因哼哼唧唧的念道。

面似錢姑少。　睛同瞽妓多。

宦蕚道。好詩。兩句話只十個字。包含着一個標致老婆。就把他說盡了。鄔合道。他那幾首詩也沒有從頭對起的。老爺竟似排律呢。他又念道。

早穿京裡絹。　午換浙中羅。

鄔合道。這兩個地名對得好是不消說了。說他早起穿屯絹。午間換杭

羅。正是如今初秋的天氣。應景之極。宦蕚道。你肚子裡也竟通呢。二弟這樣好詩。虧你也就解說得出。賈文物道。愚弟若非公車北上過。尚不能想起京裡絹三個新奇字眼。又念道。

唱曲聲如泣。

因說道。哥哥賢弟不知。這句詩乃古文也。弟敏而好學。信而好古之所記蘇文中。有如泣如訴之語。我特引而贊之者也。他又念道。

交歡哼似歌。

鄔合拍着桌子贊道。好摹擬。眞正入神。賈文物又念。

一番雲雨後。淫液漾清波。

宦蕚道。好詩。把他的行徑都說絕了。只怕錢貴聽了此詩。還要拜賢弟做詩師呢。鄔合道。晚生聽了賈老爺的佳作。竟游夏不能贊一辭。老爺結尾這一句五個字。都用水傍。從來罕見。眞是千秋絕唱。童自大道。二

哥。我聽得人說。詩從放屁來。方纔也沒有聽見你放屁。怎麼詩就出來了。這想是才學高的緣故。賈文物見衆人贊他。喜得心窩裡都亂癢。嘻嘻的笑癱在椅子上。道。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宦蕚叫人到上房取了一把磨骨白扇來與賈文物寫。鄔合道。不要說賈老爺的詩高似他萬倍。只大老爺這把扇子。就比他的想頭好多了。那金扇俗極。這白面何等雅致。那賈文物在扇上寫完。恐怕詩稿留下被別人看見。遂將來收入袖中。把扇子遞與宦蕚。宦蕚道。賢弟再念起來我們聽聽。每人吃三杯賀賀詩。童自大道。我連一個字也不懂。吃他做甚麼。鄔合道。賈老爺這樣才人的高作。也是輕易難得聽的。老爺也要請用三杯。賈文物聽的誇得。興頭越發哼出腔來。又念了一遍。衆人飲了三杯。宦蕚又叫斟了三杯與賈文物。道。這是掛紅的酒。也要吃的。賈文物燥脾之甚。也就一氣連乾。宦蕚道。扇子是有了。只是錢貴有病。去也沒

趣。遲些日子他是(果)然好了。我們再去訪他不遲。叫個小廝把扇子收好了。宦蕚又道。我看如今的人。肚子裡一竅不通。拿着古人的詩看還不懂得。動不動也要作詩結詩社。我們難道肚子裡的才學就不如他們不成。我們四個人在這裡。何不各道本色。也學聯他一首。試試大家的學問。賈文物道。妙哉。不學詩無以言。理當而學詩。哥就請起句。宦蕚道。却要合自己。不合罰一大碗。我就先說。

父做高官子享福。樂甚。

鄔合道。詩要有眞味。大老爺的佳作眞妙絕千古了。宦蕚大喜。笑道。二弟快聯。賈文物道。

身爲進士妻嚴肅。

鄔合道。賈老爺對得却巧得好。眞是名公才子。賈文物道。三弟來。童自大道。叫鄔哥且續着。讓我想想。鄔合道。晚生怎敢僭老爺。宦蕚道。作詩

何妨。你肚子裡要有只管就說。鄔合道。既然如此。晚生便斗膽了。我也實道其事。

一生只善做幫閒。

宦蕚笑道。不錯不錯。接得好。賈文物道。此可謂辭達而已矣。鄔合道。晚生是狗尾續貂。怎敢當二位老爺大贊。只見童自大大笑道。我也有詩了。便道。

我見了奶奶就要哭。

宦蕚笑道。三弟的多了一個字了。你好好的哭些甚麼。童自大道。我不像二位哥哥假裝好漢。我是老實人。有話就實說。我怕得很怎麼不哭。多一個字那罷了。雖不成詩。押韻而已。宦蕚向賈文物道。賢弟寫出來。改日等他們詩社刻詩。我費幾席酒。請請他們那些假名公❹把我們四個人的名字刻上。也好四海馳名。鄔合道。三位老爺的是詩。要刻只

刻這三句。晚生的那一句是屁。入不上的。宦蕚道。甚麼相干。你看近日的假詩伯。雖作的是詩。不過都是放屁而已。賈文物道。屁也者詩也。詩也者屁也。二而一。一而二者也。童自大笑道。我的這一句比你們的略高些。宦蕚笑道。想是會哭的緣故麼。童自大道。這七個字的屁。人放得多的很。成了宿屁了。我的雖是屁。這八個字還是個新鮮屁。豈不高些。衆人大笑了一會。宦蕚道。我前日到個親戚家去。見一起假斯文在那裡作詩。題目是甚麼朝日。我不懂得。問他們日頭怎個朝法。他們說朝字音招。朝者。早也。是早起纔出的日頭。我們何不也大家作一道頑頑。就從我先起。他想了一會。喜笑道。我我的詩竟有了。朗吟道。

日頭出來紅瀊瀊。着實難聽。　好似胭脂染簸箕。胡說。

東邊一日出一個。有理。　西邊不知幾大堆。好悟性。

鄔合道。大老爺眞奇才異想。大約自古來的詩翁。也未必能及了。宦蕚

笑道。實在這幾句也難爲我想。二弟也來一首。賈文物道。古云。一之爲甚。豈可再乎。弟先已有過一詩。可以不必再矣。三弟請。童自大道。我只得兩句。可行得麼。鄔合道。古人滿城風雨近重陽。只得一句。老爺何況有了兩句。童自大笑道。列位請聽。我的詩來了。

今日早起天未亮。我便起來浪了浪。

宦蕚笑道。這兩句話是怎麼說。童自大笑道。我解給哥聽。天未亮。可不是朝。浪了浪。難道還不是日。又笑了一回。又飲了幾杯。方纔散去。宦蕚欣欣得意。纔要回上房。多嗣說道。剛纔上去取扇子。奶奶問要了給誰。小的回說不知道。不知誰多嘴。說是送錢貴。奶奶盤問了好一回。小的強說不知道。老爺須留神答應。宦蕚聽了。失驚道。造化造化。倒是沒有說出錢貴是瞎姑呢。要一時失口。如何了得。走進房來。侯氏問道。你方纔要扇子做甚事。宦蕚道。老鄔要把扇子送人拜壽。來求我。故要了與

他。侯氏道。我聽見你們在前邊吃酒。叫那姓賈的作甚麼詩。寫扇子送甚麼錢貴。你若瞞着我做甚不肖的事。我打聽着了。你却休怪。宦蕚發急道。我幾時敢瞞你做了甚事。就是老鄔要送姓錢的。說白扇不好送人祝壽。煩老賈寫了一首詩。何嘗有別的緣故。況承你的好情。又與了我丫頭。家裡的生活還做不完。還想外邊些甚麼。侯氏聽了。信以爲實。方不做聲。宦蕚暗暗歡喜。二人上床。又幹他的正經事去了。再說那賈文物到了家中。進入房來。富氏還不曾睡。賈文物摘巾寬腹。不想寃家路窄。在袖中抖出那張詩稿來。賈文物就要去搶。已被丫頭拾起。富氏遂叫。拿來我看。丫頭忙忙遞上。富氏接過。原來富氏幼時也讀過幾句書。略識得幾個字。賈文物見他常時看說唱本兒。此時若賈文物不動聲色。任他怎麼斑駁。還好支吾得過。不想他賊人膽虛。恐怕他看出是贈瞎姑的。一見富氏接在手中。他急得搓手頓足。道。自作孽不可活。此

之謂也。噫。天之將喪斯文也。吾死矣夫。吾死矣夫。富氏見他着急疑心頓起。見上面寫着錢姑妓多等字。雖不甚懂。覺得有些古怪。遂搥胸大怒道。你寫這情詩是送那個養漢的娼根做表記的。實實說來。免我拷打。那賈文物魂都嚇走了。膽也驚碎了。癡呆呆不敢做聲。富氏越想越怒。問之再三。他只兩目直視。並無一語。富氏怒甚。罵道。你若不做虧心事。問着爲甚麼不答應。賈文物半會掙了一句出來。道。亡之命矣夫。予何言哉。富氏道。我也沒力氣問你甚麼言哉。我也不懂得。明日拿去問了人。看是做甚麼的。再與你算帳。你且過來跪下。賈文物雙膝跪倒。富氏將他頭髮打開。挽了一個扁髻。叫丫頭將燈臺取來。放在他頭上頂着。吩咐道。你既爲風流快活。也請你來受些苦惱。好好頂着。若潑了油。熄了燈。你休想要活命。那賈文物面如死灰。直蹶蹶跪着。總無一言。富氏吩咐了一番。自去上床而臥。賈文物整整跪了一夜。渾身骨碎筋酥。

雙膝腫大如碗。動也不敢動一動。又不敢哼唧。恐驚醒了床上天尊。又一場大禍。眼淚汪汪。齜牙咧嘴。直到天明。每常那些文縐縐的腔調。一絲皆無。日色東升。富氏起來梳洗。賈文物哀告道。王赫斯怒。沒齒而無怨言。予豈好辯哉。但屈而不伸。冤哉苦也。富氏見他那樣子狼狽不堪。叫丫頭將燈臺拿下。仍叫跪着。道。我將那詩煩人看了來再講。遂叫僕婦拿了詩稿到外邊。叫個家人送與干不嬌（驕）看是做甚麼的詩。此時賈文物心中如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還不知來說些甚話。撲撲的亂跳。未定吉凶。不多時。來回話道。干大爺見了這字。大笑了一陣。他說〔從〕來那裡有這樣不通的詩。大約是鼓兒詞上的胡話。不知是做甚麼用。或者是抄了當笑話看的。把賈進士尊作一貶至此。富氏聽了。反過意不去。白白難爲了他一夜。遂問賈文物道。這個果然是鼓兒詞上的麼。不許欺瞞我。賈文物連聲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吾誰欺。欺天乎。富氏

道。既然如此。你昨日晚上爲甚麼不分辯。既不是送人的情詩。饒你起去罷。那賈文物半晌方纔爬得起來。自己撫摩着膝蓋。道。有痛乎。非夫人之跪痛而誰爲。柔(揉)了一會。然後一瘸一跛走到前邊書房中來。暗喜道。虧殺干兄這救命天尊。不然如何了得。又暗想暗笑道。我聽得人說。從古來作詩的數李杜了。他二人一生坎坷。皆不得其死。我一生纔學作了一首詩。便受了這一場苦難。若再要作他。眞要像西遊記上的唐三藏。九九八十一難都要受了。從此永斷要緊。暗笑了一回。因一夜無眠。精神困怠。又渾身疼痛。吃了兩杯熱酒活活血脈。倒臥榻上。叫了個待詔來。遍身按摩睡了。不題。且說宦蕚當年與游混公師生數載。游混公不但不曾打他一下。罵他一句。連大氣也不敢呵他一口。美其名曰先生。實在只算得個雄乳婆老篾片而已。宦蕚過後甚是感念他。雖不能時常親厚。也還間或來往。因此與游夏流也有數面之識。前次

游混公死了。宦蕚到他家去弔紙。見一個騷眉騷眼的少年。頗撩人愛。出來問起。家人有知道的。說他叫做楊爲英。是個卯字號的朋友。宦蕚大有垂涎之意。想叫他到家中來吃酒頑笑。恐母大蟲一時知道了。惹下這天字號第一的奇禍。如何解釋。心中雖然常常想着。因家中雜事繁冗。也就擱過一邊。前因見了錢貴。動了虛火。雖來家同侯氏大戰過幾場。又得了一個美婢。也就該知足知止了。（古人雖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二語。然而能行之者爲誰。又何況於宦蕚。）俗語有兩句道。

野花偏有艷。　村酒醉人多。

又說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不着。他雖有了一妻一婢。常把錢貴兩個字放在心頭。（寫此數語者。點出前生宿願耳。）因他有病。要尋個別人且取樂一番。妓女中又無一個可取。忽想到這楊爲英身上。道。這個大耳朶貓。生得頗有動人之處。況我從未嘗着這大腸頭的滋

味。何不破一破戒。奈無處可爲行樂之場。又想道。何不我出了東道。竟到游世兄家去。那小官又同他相熟。可以一呼即至。我這一團高興。量他也不好推却。叫人去請了游夏流來。宦蕚將前意說了。他怎好說我家老婆利害。不敢奉命。一來出不得口。二來巴不得要奉承這樣有財勢的大老。倘親厚了。後來那裡沒有個緩急相求處。遂滿口應允。宦蕚喜甚。叫家人稱了四兩銀子來遞與他。約定了次日到他家去。這游夏流別了出來。尋着楊爲英。對他說知這宦公子羡慕他的話。他做小官人。見有這樣貴公子要來賞鑒他。他猶恐賤股有污尊卵。自然惟命是從。可還有個不願的。欣欣然有自得之色。游夏流到家。對多銀謊說道。有一位宦公子。當日是我父親的學生。前次來弔過紙。我娶你時。他也有分金賀過。別了許多時。他明日同一個姓楊的。也是個財主的兒子。要到我家來坐坐。體貼我。怕我沒錢。與了我四兩銀子來預備些酒菜。

不知你依不依。我沒敢允他。特來請你的示下。又把銀子拿與他看。卜氏聽了。這一買東西有一個肥嘴抹抹。且又看看這公子同財主是個甚麼模樣。便說道。人這樣好意。拿銀子送上門來。還有不做的麼。游夏流如得了溫旨一般。好生樂意。次日清早。買了許多東西回來。知道宦家跟隨的人多。擡了兩大罎好酒。先選上分送了些與卜氏吃了。外邊將午。楊爲英先來。宦蕚隨後也到。三人坐下。不多時。游夏流掇上看來。他家房屋窄狹。不好叫廚子備酒席。只買些現成熟物。自己整理。無非是燒鵝板鴨。薰蹄熟雞之類。並各樣菓子。堆了一桌。然後送上酒。吃將起來。那卜氏有了幾分酒意。久違了陽物。有些火上來了。不住到窗下來張看。見宦公子肥頭大臉。一身華服。七八個管家侍立服事。那一個雖穿得稍次。却少年清俊可喜。他竟把兩個都看上了。一個愛他壯健。一個愛他清秀。想了一想。二者不可得兼。只取他陽道偉岸的就罷了。

想定了主意。須如此而行。忙到房中。濃濃的把那麻臉上。厚厚的膩了一層粉。黑臉上襯着鉛粉。顯出個萃青的面孔。把一張大嘴拿胭脂擦得像婦人行經的血屄一般。蘸些象鼻草泡的黏水。把金絲般黃髮刷得光亮亮的。到後院內摘了幾朵大蜀葵花戴在頭上。儼然一個鬼怪。與鄔合當日裝扮的那龍家小子。正好做一對怪夫妻。他自己走到鏡臺前照了照。把頭扭了兩扭。自喜自愛。道。我今日這番打扮。雖眞人見了也要破戒。眞人見了未必破色戒。恐疑是鬼魅。以法劍斬之。破了殺戒耳。羅漢見了也要還俗了。何況這凡夫俗子。又換了一件大紅灑線纏枝金梗白梅衫穿上。下邊繫了一條豆綠繡串枝蓮的縐紬裙。碗大高底一雙大紅花鞋。不住的窗下來往。他家的房子是一龍兩間。前一間抽一條走道隔做兩截。前半臨街做個客位。後半截做個退步坐位。開個北窗。因緊對臥室。是不開的。此時他們就在這退坐內吃酒。家人們在前邊坐歇燙酒。一個天井後面又是

一間。也抽一個走道。也隔做兩截。半截做臥室。後半做廚房。他家房子此時方詳寫。與游混公弄兒子時對看。一絲不錯。前半臨街客位。游混公弄兒子處也。他們飲酒退位。楊爲英潛身處也。後面臥房。游混公睡處也。此處方補明。也有個北窗。後面又是個小院。他們要小解。不好往街上去。就往後院子裡來。先是楊爲英到後面去小解。卜氏忙到廚房北窗內張看。見他的那件東西比游夏流也大得有限。遂不在意。單留心要看宦蕚。少刻。見宦蕚後邊去。他忙到窗內一張。因同那小官頑了這一會。有些高興。那厥物脹得硬幫幫的。比那兩個搖鼓兒的還壯觀些。不由得渾身打了一個噤。從頭頂心上一點麻起。直酥到脚底板上。那陰門一張一閉。淫水一滮滮往外直冒。一條褲子濕得不用說。把纔穿的花膝褲。船樣大的紅鞋。那水順着腿淌下去。都弄濕了。酥得他半晌方挪移得動。那一腔慾火由不得勃騰騰攻將上來。又喝了幾碗冷酒。不住來張。此時他們都有酒了。只見宦公子把那姓楊的抱着。坐在懷中說頑說笑。一遞一口吃酒。他心下就明

白了幾分。因看上了宦公子那個巨物。把怒氣勉強按住。正張着。只見宦蕚起身。他知是又要溺尿。此時慾火如焚。顧不得了。閃在廚房內。宦蕚正扯開褲子。剛溺完了。猛然見一個人跑來。一把㩐着陽物。一隻手摟過脖子。就親一個嘴。宦蕚唬了一跳。擡頭一看。見是這樣個怪物。黑影裡顯着個死白的臉。不知是人是鬼。唬得掙脫了。拽着褲子往外飛跑。有一個黃鶯兒說這多銀。道。

張得俏乖乖。滿胸中好事諧。擬嘗此物粗而大。心驚意呆。情闌興衰。教人空把伊相愛。好羞哉。一腔忿怒。四馬出將來。

那卜氏一團騷興。被他這一掃。由不得怒上心來。跑到窗外。拍着窗臺子。大罵道。好大膽。要死的忘八。你哄我請甚麼公子財主的。原來弄幾個兔羔子小廝在這裡頑。我家淸門淨戶。是開巢窩的麼。趁早夾着屌子與我走。走遲了。我拿馬刷來。把你們兔羔子打個晦氣。叫你這臭忘

八沒處死。那游夏流嚇得一交癱在地下滿地扭。宦蕚可是容得人罵的。奈是女流家。不好動粗。站起把桌子一掀。碗盞器皿打得粉碎。大怒而去。上馬回家。那楊爲英見勢頭凶惡。嚇得屁響連聲。未必然。小官多放的是鬆屁。如何得響。如兎子見了黃鷹一般。蹺着尾巴。此更不然。他的尾巴是旋安旋去者。如何得常在股後。如飛的跑去了。正纔出門。被卜氏拿了一瓢水趕到門口潑了一身。罵道。退送這些瘟鬼關了門。寫卜氏趕楊爲英潑水幾句。特爲關了門三字而用也。不然。卜氏一腔怒氣。何暇尚有閒心出來關門。游夏流頃刻就去受罪。安得還出來關門。若不一提。豈不漏空。作者婉轉想出卜氏一趕。又不露跡。良匠苦心。看者須知。惡狠狠走進來。見那游夏流還在地下爬。掙不起來。卜氏上前。一把擰着耳朵。似牽羊也似的拖到屋裡。叫他跪下。此時卜氏也有八九分酒意。左思右想。這一口氣不得出。一腔火不得洩。叫他脫光了。自己也脫得上下沒一絲。撇了兩節蘆柴來。將他那小陽物夾起。兩頭用膝褲帶紮緊了。疼得那游夏流叫苦連天。眼淚直流。跪着哀求。卜氏罵道。你這忘八。生了這樣不中用一個東西。家裡的事一點做不得。還同人

弄兎子來頑。反哄我甚麼公子財主的。樂得你夠了。且受受罪着。夾了多時。游夏流疼得只是叩響頭。要死要活。他處治了一番。怒氣稍息。大氣未消去絲毫。放了他。叫他上床來舔。那游夏流可敢違拗。一隻手搓揉着陽物。愁眉苦臉。眼淚汪汪。只得爬上來舔。舔了多時。不得像意。他久不見這東西。倒還挨了過去。今日不但見了。而且是見所未見絕大的異物。那裡還過得。那心裡由不得火燎般發燥。游夏流一面舔着。他一面長吁短氣。舔夠多時。他又恨起。道。人家生個東西都還像個樣兒。怎你這忘八就生出恁個現世的物件來。氣恨塡胸。一翻身坐起。意思還要加他些刑罰。忽然見他的陽物被夾腫了。竟粗了好些。心中一喜。叫他來弄。游夏流正疼得要死。不敢不依。忍着疼。齜着牙弄了進去。因腫疼得麻木了。倒輕易不得洩出。又被夾得火燒火辣的滾熱。雖不能暢他的淫心。也覺得比每常粗大長久了些。弄了一會。卜氏因酒多了。

又微微有些樂處。竟呼呼睡去。游夏流疼得忍不得了。悄悄拔將出來。下床燈下一看。原來皮夾破了。又被淫水一螫。所以疼痛難忍。一夜睡不着。到天明起來一看。竟腫得像個魚泡兒一般。忙拽上褲子。恐卜氏見了。又叫去行樂。如何還禁得。忙走到前屋內。那地下的雞鵝鴨肉之類。已被他家那條大黑狗享用得乾乾淨淨。（此處伏下狗。）將昨日的破碎傢伙收拾了。煮了飯。還有剩的餘肴。等卜氏起來。打發他吃完。自己收到廚下。也吃了些。到街上尋屌子外科醫屌子去了。（這種醫生不知招牌如何寫。）且說昨晚宦蕚正頑得高興。被卜氏一罵。大怒歸家。到上房來。侯氏尚還未睡。見他一臉怒色。問道。你今日到誰家去來。爲甚麼氣得這個樣子。他沒得答應。謊說道。游世兄今日來請我吃酒。他那不知事的老婆在裡邊大罵起來。我一時怒起。把桌子掀了。一直來家。所以氣還未消。侯氏道。這事據我想來。必定是這個男人素常在他跟前懶惰。又壞得很。得罪了這

女人。他要是慇勤小心。那老婆就不替他留些臉面麼。宦蕚知侯氏是打草驚蛇的話。無言上答。二人脫衣上床睡覺。宦蕚睡着。想道。那楊家小子倒有些趣。騷模騷樣。好生動火。我摸了摸他屁股。細皮嫩肉。軟濃濃的。他那屁眼也還緊緊就就的可愛。要不是這潑婦一鬧。此時豈不正在賞鑒妙臀。又悔道。原是我錯。他跑來攮我的此物。無非愛上我的一番美情。管他醜俊。何不弄他一下。此時豈不是一箭雙鵰。原是我太認眞了些。羞掃了他。怪不得他罵。又想道。也怪不得我。你慢慢的出來講就好了。冒冒失失跑來捏住。嚇我一跳。自然顧不得要跑。我想他必定是個騷淫極了的婦人。要同他弄弄。自然另有一種妙處。錯過了這機會。可惜可惜。（此非寫宦蕚想必有其事。然寫其有此者。今日未改過之時。此等醜婦尚悔其不淫。彼異日改過之後。遇屈氏並賣酒妻之美。竟能堅忍之而不動心者以爲異。）想到此處。不由得遍身火發。陽物堅舉。伸手去摸侯氏。見他仰睡着。一摸摸到陰戶。想道。放着食在嘴跟前不吃。胡想些甚麼。何不把他這個穴道。

又當那婦人的前門。又當那小子的後戶。弄他一下。自然又興頭些。就爬上身來。弄將進去。侯氏矇矓將睡着。醒了。道。我剛纔睡着。你又驚醒了我。宦蕚笑道。你既要睡。我下去罷。就要往外拔。侯氏忙用手扳住他屁股。道。我既醒了。你又下去做甚麼。宦蕚將他兩腿擱在肩上。心中想着那兩人。分外興豪勇猛。竭力一場野戰。把個侯氏弄得四肢俱軟。癱於枕蓆之上。宦蕚又橫衝直闖了一會。方洩了下來。侯氏半晌方纔甦醒。笑問道。你這天殺的。有這樣好本事。每常怎麼不使出來。你今日爲何有這樣高興。你告訴我。宦蕚沒得說。笑道。我方纔偶然想起一件事來。那年我纔娶你的時候。還是你家的嬌客。你爹就把我數說了一場。我氣到如今。方纔一時觸動。故此拿你出氣。那侯氏信以爲眞。道。哦。原來是爲這個。睡了有一盞茶時。想適閒的樂境其然快活。對宦蕚道。我還記得一件呢。我媽那一回不也得罪過你麼。你怎麼就不氣一氣。宦

蕚聽了。知他還要弄弄的意思。自己也還有些餘興。復笑着爬起。道。是呀。我幾乎忘了。沒得說。也拿你出氣。又弄了一回。兩度之後。宦蕚也有些乏了。就想睡。將要睡着。那侯氏興還未足。又推他道。我又想起一件來。那年在京裡。我大哥哥也得罪過你。我到如今時常想起來。還替你氣哩。你倒不氣。宦蕚興已足了。有些怕動。推辭道。我記不得了。侯氏道。哎呀。幾年的事就記不得。是爲甚麼甚麼的呢。宦蕚也不答應。他見宦蕚不動手。便道。一個男子漢大丈夫。受了人的氣就罷了不成。男兒無性。寸鐵無鋼。做漢子的人一點氣性也沒有。可還成個人。儘着嘓嘓噥噥個不住。宦蕚被他在耳旁絮聒。也睡不着。知他還想弄。便道。不用多說了。也是拿你出氣。勉強掙着。又弄了一陣下來。實在動不得了。剛要睡。這侯氏又推他道。我大嫂子還得罪過你呢。難道就罷了。宦蕚心中暗笑。口中說道。哎喲。我的氣星兒也沒有了。況你嫂子一婦道家的。我

也不同他一般見識。你饒我睡睡罷。侯氏知他不肯動了。也纔安心去睡。那嬌花在床後聽得他二人兩三番大幹。急得火氣上騰。喉中不住發癢。忍不得儘着咳嗽。宦蕚知他是想分惠之意。笑道。我連你舅奶奶的氣都沒本事出了。何況你咳嗽。勸你安心睡罷。你便咳楂了喉嚨也沒用了。笑了一陣睡了。不題。再說那游夏流到了一個外科鋪中買了些止痛消腫的末藥。將陽物擦了。回來在他一個表兄甘壽門前過。他想道。自從娶了這羅刹進門。終日在家當奴才。時刻也不敢離。久不曾來看哥嫂了。今日逕(經)過。何不進去看看。一直走到天井內。見甘壽蹶着一嘴白鬍子。眼淚汪汪。頭上項着一塊大搥衣青石。兩手扶住壁。立直跪在那裡。游夏流走近前來。低問道。想又是哥得罪嫂子了。甘壽嘆了口氣。道。我吃了雷也不敢得罪他。無事尋事了。好端端的拿我這樣凌辱。游夏流道。我見嫂子。替哥求個情去。甘壽急道。你不要替我添

禍。等他性子癱些。自然饒我。那熊氏在房內聽見說話。叫他的老女兒道。老姐。你看那老奴才同誰說話呢。敢是噥噥唧唧的咒我麼。那女兒出來一看。道。是游大叔叔來了。同爹說話呢。那熊氏喜道。我正想要請他來呢。來得好。快請進來。游夏流聽得。忙走入房中。作了揖坐下。道。嫂子這些日子好麼。前次在我家簡慢嫂子回來。熊氏道。你沒得說。一個至親骨肉家。你費那些事。我已酒醉飯飽。還要吃甚麼。那一日。我呷了沒有二三十斤酒麼。你嬸子的酒量倒也替我差不多。游夏流道。我哥怎麼又沖撞了嫂子。叫嫂子生氣動怒。熊氏道。你哥那老奴才。但膽子正氣多着呢。我提起來就牙癢。恨不得嘴他的肉。我前日會見你家嬸子。說燒茶煮飯鋪床掃地全是你。連馬桶都是你倒。好不小心勤謹。說他還要打打駡駡的。我就說了他幾句。一個人不要折福。一個丈夫慇懃膽小到這樣個地位也就罷了。還要怎麼樣的呢。游夏流一肚子的

苦正沒處告訴。便接口道。我昨日受了一場大寃屈。不好告訴嫂子的。你是有年紀的老嫂子。同母親一樣。就說也不妨。昨日晚上又不曾爲甚麼。拿蘆柴做了個小夾棍。幾乎把我下身夾做兩段。皮都腫塌了。我纔偷空出來尋醫生。上了些藥。因在門口過。進來看看哥嫂。嫂子。你說世上可有這樣非刑。那熊氏道。哎呀。就有天大的不是。別處打幾下罷了。這個虧他下這樣狠心。（不責其行而責其夾。不惜身軀而惜此物。妙甚。）怎麼捨得。看着不心疼麼。你說我今日爲甚麼生氣。我是個老嫂子。也不怕你。我糞門傍邊原有個痔瘡。這幾日忽然發起來。又疼又癢的。受不得。前日請了個醫生來看。他說我酒色過度纔發了的。這麼胡說亂道的信口胡謅。你看看你哥那個賊樣。還色些甚麼。要果然是這上頭發的病。我就受些疼也沒得怨。何嘗有來。要說酒或者倒還有些。論起來也不多。一日到晚。零零碎碎呷幾斤乾燒酒。怎算得過度。我故此就不肯吃他的藥。早起癢到命

裡頭去。沒法了。叫那老奴才來替我舔舔。大約必定好些。誰知他的膽子大多着呢。嫌我的髒。不肯替我舔。我惱了。纔叫他跪着的。游夏流不由得要笑。勉強忍住。假說道。我當別的事。要是這樣說。嫂子錯怪了哥哥了。我哥可敢嫌嫂子髒。這痔瘡是臟毒。全是一團火。人的舌頭上也是有火的。舔的那一會兒雖然受用。過後更疼得利害。這是哥疼愛嫂子。怎麼倒惱他。熊氏道。我不信。人都說有人會奉承大老官的。替他舔癰舐痔。那怎麼過呢。游夏流道。我怎麼敢欺哄嫂子。事情怎麼比得。那是外人。只圖奉承他那一會兒受用。過後管他疼不疼。嫂子跟前。哥如何捨得。熊氏想了一想。道。要據你這樣說情。還可饒恕那老奴才。起來罷。游夏流忙出去。替他掇下了石頭。扶他起來。甘壽把腰搥了幾下。揉了揉膝蓋。一瘸一點的走了進來。熊氏瞪着眼。道。要不是游大叔替你分辯明白。定叫你跪到明日早起。這一回饒過你。下次再要大膽。牙一

咬。道。仔細着你的狗命。又道。你嘴上的毛都白了。還不如大叔一個小夥子。你不羞麼。你別人趕不上也還罷了。自己一個親表弟也趕不上。你不如撒抛(泡)尿死了罷。你活着現世。你看他待嬸子何等小心。是怎個孝敬法子。你也請教他教導教導你。還不去預備些酒飯來投師呢。甘壽虧游夏流救了他。感激得了不得。雖心裡要請他。不敢做主。聽得熊氏吩咐。忙去街上。到大葷館中。掇了四碗上好美肴並些果品之類。又是一小罎上好的金華酒。將菜碟擺下。斟了酒。送上熊氏。讓流(游)夏流坐。游夏流道。哥站着。我怎麼好坐得。熊氏道。他應該站着伺候。你只管坐着。游夏流道。哥在嫂子跟前站着罷了。我是兄弟。如何使得。那裡有這個禮。熊氏向甘壽道。看大叔的面上。賞你坐了罷。他掇了一個杌子。打橫自坐。讓游夏流同熊氏對坐了。熊氏讓游夏流吃了幾鍾。游夏流道。我的酒量有限。倘一時醉了。回去怕你嬸子怪。嫂子請自

己多用幾杯罷。熊氏看着甘壽。道。你豎起驢耳朵來聽聽。嬸子的家法這樣嚴。大叔是這樣畏敬的法子。也不枉自是個人。說着話。他一連喝了許多酒下去。把心事趕出來了。向甘壽道。你先聽見大叔說了沒有。他這樣個精壯小夥子。昨日嬸子惱了。還把他的下身夾得稀爛。要論起你這有名無實沒用的老奴才來。該拿鐵夾剪夾得碎碎的餵狗纔好。我見你年老了。這樣寬恩待你。你還不知感激小心呢。又吃了一會。游夏流起身告辭。熊氏道。又不是外人家。多坐會去罷。忙甚麼。游夏流道。外面晌午了。恐你嬸子要吃午飯。我回家去服事。熊氏道。老奴才。你看看大叔在外邊還記罣着嬸子呢。你在家還懶動。樣樣靠着老姐。他明日嫁了。你也不動罷。除非你就死了。向游夏流道。你要爲別的事。我不放你去。你爲嬸子的飯。這是要緊該去的。空空坐了。閒着常來走走。教導教導這老奴才。游夏流道。多擾嫂子。我知道。走了出來。甘壽送到

大門口。游夏流道。哥。你有年紀的人了。凡事順着嫂子些罷。不要討苦吃了。甘壽愁着眉道。別的罷了。那個痔瘡怎麼個舔法。如何倒怪得我。游夏流嘆了一口氣。道。不好對哥說的。我甚麼不舔。還打打罵罵。扯不得直呢。也不過頭兩次惡心些。慣了也就不覺。哥。古人說得好。

在人矮簷下。　怎敢不低頭。

說不得那舔不得的話了。說罷。別了回去。甘壽見他去了。要進去。怕熊氏又尋事打罵。到街上去躲得一會是一會。信着脚步走到大街。見一個廣貨鋪內擺着幾根角先生賣。他心有所觸。想道。把這東西買一個去送奶奶。或者寬恕我些。也不可知。身邊還有先買酒菜剩的幾錢銀子。遂買了一個。藏在袖中。欣欣的回來。一進房。熊氏罵道。你送游大叔出去。就躲死不進來了。我當你永遠不回來了呢。你一般的還要來見我。這老奴奴。樣樣惹我生氣。甘壽等他罵完了。向袖中取出那角先生。

雙手捧着。道。我到街上去。偶然看見這件東西。買了來孝敬奶奶。熊氏一手接過。看了看。喜笑道。這東西做得倒有趣呢。正在說着。不防他那女兒老姐一把搶過去。道。媽媽。把恁個魚泡兒給我頑罷。甘壽忙奪過來。道。我的小姑太太。這是我的救命主。你要跌破了。就活殺我了。熊氏要問甘壽用法。見女兒在跟前礙眼。忙拿了十多個錢給他。道。你到門口等着去。看過路有賣的。買一個頑罷。那老姐拿着錢出去了。熊氏笑問道。這東西好是好。怎個用法。甘壽道。奶奶自己用也得。拴在我身上用也得。奶奶請到床上去。我做給奶奶看。熊氏便忙忙上床。甘壽怕女兒來。拴了門。也上去。將兩根襪帶解下。拴在那角先生根。替熊氏脫了褲子。叫他仰臥。又替他紮在脚後跟上。彎着腿。塞入戶中。手扳着脚尖。來回進出。熊氏笑道。好是好。我費力得很。甘壽道。奶奶怕費力。讓我來。替他解下。繫在自己腰間。同他舂搗起來。熊氏久未做此事了。今日忽

然得此。那裡肯就住。兩人足足弄了半日。老姐來叫門方歇。因有了此物。熊氏此後待甘壽大不相同。心疼他了不得。甘壽暗暗念佛。又買了三四個來送他備用。還拿了一個供在祖先龕內。朔望燒香叩拜。謝他之力。免了多少打罵。再說游夏流別了甘壽。路上暗笑道。怕老婆竟騙得出肥嘴來吃。可見不可不怕。卜氏那日吃了飯。房中獨坐。又想起昨日的事來。暗道。世上想偷婦人的漢子還恐怕偷不到手。我倒好意去就他。以爲十拿九穩。偷婦人之漢子固有。偷婦(妖)怪之漢子決無也。如何怪得他人。得嘗他那妙物。誰知這樣個大漢子。却是個蠢貨。一點竅也不知道。古人說。大漢不呆眞是寶。一絲不錯。當面錯過了這樣好東西。眞是可惜。心裡想着。慾火又動。昨日還有剩的冷酒。喝了幾碗。走到臨街窗子內。往外張人解悶。忽見兩條狗搭鏈在一處。他家那條大黑狗急得在旁邊亂跳。張着嘴。伸着舌頭喘。抱住那母狗頭。伸出個通紅的屌子來混聳。他不由得陰中的那水的

的達達往外滴。想道。狗的這東西也有這樣大。雖與人的不相像。大的自然也弄得。遂開了門喚那狗。狗見主母喚他。跳下走進門來。卜氏看他那屌子還不曾收進去。用手捏了捏。道。這比我家那忘八的強大了。我同他試一試。看他比人弄得何如。遂關了門。喚着那狗。忙走到屋裡。脫了褲子。仰臥在一條凳子上。屁股放在凳頭外邊。兩足揸開。狗通人性。見了這個樣子。他也是急了。拿鼻子把陰戶聞了聞。竟伸舌頭舔上幾下。即跳上身來。兩隻前抓(爪)抱住卜氏的腰。那屌子向陰門亂戳。卜氏忙伸手去捏住。導入牝中。那畜生也知道往上爬爬。儘着往裡聳了幾下。把根子上那大疙瘩都送了進去。狗性屬火。陽物大熱。世間人及畜類陽物皆筋肉而已。惟狗腎內中有骨一條。故此甚是堅久。弄得那卜氏快活難當。他自到游家。不嘗此美味已久。今忽得此。享用奇物。覺比當日那兩個搖鼓兒的同那兩個花子強多。算生平第一次受用

了。弄了許久。狗纔洩了跳下來。卜氏覺得渾身鬆活了好些。自得了這件樂處。每日栽派游夏流定要買牛肉四斤煮熟。一日兩次餵他。從未聞親夫買肉養奸夫者。大約只他一人而已。但吃飯。先盛一盆。用湯肉和了餵狗。卜氏如此敬這狗。也是舉案齊眉的派頭。但所爲略差些。飯後無事。就攆了游夏流出去。他定同這狗高興一次。那游夏流只說妻子憎嫌他。故此攆了出來。且落得在外邊躲躲。逢人便高談濶論。數黑道黃。譏議長短。此輩好譏議人長短者。宜乎有此等妻子。那裡知他令政在家中幹這樣的風流樂事。

起先卜氏日裡同狗郎君取樂。夜裡還叫游丈夫舔。既經了狗的此道。他後來覺游夏流之舌不及那狗腎百分之一。舔得一毫趣味也無。晚間將游夏流攆到前邊客位內去睡。他把那狗喚到床上同臥。因同那狗行樂之時。被他那爪子上的指甲抓得皮肉生疼。想了一個妙策。做了四個布套。將他四個爪子套住。諺云。醜人偏作怪。黑䭪䭪一兜菜。卜氏之謂。他醜是醜。想頭頗異。他馬爬在枕上。黑股高蹶。那狗也就如跳母狗一般。爬上背來弄聳。那雄狗跳母狗。被

他將臂鎖住。故不能施展其技。卜氏鎖他不住。任其肆行抽洩(拽)每次定有一二更纔住。眞是爽心快意。暗悔不早想到配了此狗。却空空守着那沒用忘八的舌頭。那游夏流見卜氏久不用他舔。以爲他大發慈悲。寬恕他了。暗自欣慶。那知這些妙處。甘壽在祖先龕上供角先生。游夏流亦當繪此狗共祔祖先之傍。這狗幾次之後也就慣了。一到天晚。就跳上床去等。間或日間也到床上去睡。游夏流見了要攆他。卜氏道。一個看家有用的狗。比你這沒用的忘八強幾十輩(倍)呢。憑他睡睡罷。你攆他怎麼。自來但聞鵲巢鳩奪。不意下流人之臥楊(榻)竟爲狗所據。游夏流或偶然將那狗踢一腳打一下。便被卜氏罵個三日兩夜還不肯住。那狗或一時興動。向卜氏身上混爬混跳。他便攆開游夏流。就脫了褲子。或仰臥凳上。或爬在床沿。任他高興。他疼那個狗勝似游夏流十分。下流人原不及狗。這却不但他一個。約有半年餘。這卜氏竟懷起孕來。柳斗般一個大肚子腆着。游夏流滿心暗意。還只道是他這樣個匪物也可以下種。倘生出個

兒女來。不但可以說嘴。或妻子看兒女分上。又寬待他些。也不可知。忽一日。卜氏肚痛。要生產了。游夏流忙去請丈母來收生。到了他家。水氏不在家中。忙同舅子卜之仕尋到他一個乾姐夫楊大家中。纔尋着了。這楊大的妻子是水氏認的乾女兒。只見水氏吃得臉紅紅的。游夏流說他女兒要分娩了。特來請他。水氏沒奈何。纔同來了。你道水氏在楊大家做甚麼事。幾時認的這門親。這楊大是個轎夫。有三十多歲。結結實實一條壯漢。他名字叫做楊大。那個陽物也就放樣的大。他窮苦人。掙了半世纔娶了個老婆。只得十七歲。倒生得小巧。成親之夜。他恁大年紀纔得了個老婆。好似餓虎撲食一般。那管他的死活。一下把這女子的胯骨弄崩了。幾乎喪命。扶養了半年纔好了。那胯骨再合不攏。走路彎着腰還是有些瘸瘸的。後來但是弄一次。這女子哭哭啼啼。禁受不住。楊大總不得暢意。年餘後。這女子懷了孕。有六七個月了。那楊大

一日酒醉。拿出擡轎的力氣來。把胎弄傷了。死在腹中。請了水氏來收。整整弄了半日半夜。纔取了下來。水氏夜深回不得家。又因辛苦了。多用了幾杯。就在楊大家睡下。楊大也有半酣。想道。這婆子也纔四十多歲。生得這等肥胖。必定是我的對子。他一個走千家的婆娘。也未必是甚麼貞節的。且弄他一弄。若弄出事來。不過到官挨一頓板子。半夜裡夢見做財主。且快活一會是一會。上前叫了幾聲奶奶。不見答應。又推了兩推。也不見動。大着膽。竟公然將他褲子輕輕褪下。便爬上身。弄將起來。水氏夢中驚醒。誰知下嘴被他塞滿堵住了。連上嘴都不做聲。楊大見他心悅誠服。遂鼓勇大幹。那水氏不多時上嘴哼哼的震耳。下嘴響亮得驚人。鼓搗了半夜。兩人弄了個爽心快意而後止。水氏被他這一下弄得魂落在他家了。沒三日不到他家來。外面弄得了銀錢就到他家沽飲。二人飲得酒興濃時就幹一度。楊大的妻子不但不吃醋。反

感激水氏了不得。再三諄囑。千萬來勤些。他好脫這肉棍之災。世間婦人皆如此女。則淫風可止矣。竟認水氏做乾娘。水氏因疼乾女兒。並沒(波)及乾女婿。常來替女兒當災。這日正在他家小飲。卜之仕知道他娘常在乾姐夫家。同游夏流一尋。便尋着了。水氏滿心三杯落肚之後。等乾女婿拿陽物來孝敬他。不意親女婿來說女兒要生長。不得不去。到了女婿家。女兒肚疼緊了一兩陣。要生了。水氏忙接時。頭一個竟是一個小狗兒。水氏吃了一驚。游夏流替卜氏摟着腰。看見也嚇了一跳。養得好兒子。這却說不得嘴了。卜氏自己心中明白。毫不介意。又陸陸續續下了四五個。也有狗頭人身子的。也有有毛。也有沒毛的。也有產下是死的。也還有叫的。游夏流只疑是得了甚麽戾氣。以致有此妖孽。那裡疑是狗的令郎。多銀所生者。才眞是狗弟子孩兒。恐人聞知。忙忙拿去埋了。他娘知道女兒騷而多淫。也猜了個幾分。却說不出口。但暗暗懊悔。可惜白費了好些錢。送了那些搖籃衣服被褥之類與這

樣狗外孫。不若留着買酒肉養楊女婿。狗外孫。羊女婿。恰對。水氏忙忙把女兒收拾完。又到楊家去收拾。女婿到底同他高興了一度。完了願心。方纔歸家。

且說那卜之仕聽見妹子生了幾個小狗。他走了來看妹子。坐下笑問道。我聽見你養了幾個狗外甥。可是眞麼。我來看看。怎麼一個也不見。卜氏道。你少要說傻話了。你聽見誰說來。卜之仕笑道。我聽見媽說的。我從沒有聽見人下狗。我故此來看看是個甚麼樣兒。多銀不好答他。拿話支吾道。媽這些時在家做甚麼呢。他道。媽常不在家。十日倒有七八日在姐夫楊家。多銀道。是那裡這麼個楊姐夫。卜之仕道。是媽新認了這麼個肏屄的女婿。多銀道。你又來胡說了。他道。我怎麼胡麼(說)是我親眼見的。我見他常常在楊姐夫家過夜。又常不住的往他家去。一去就是半日。定然吃得臉紅紅的纔回來。我也有些疑心。那一日我去看看。他家的門掩着。我就推開走了進去。到了院子裡。房門關着。聽

見媽哎喲哎喲的叫。我在外間窗子洞裡一張。那乾姐姐在春凳上睡覺。再往那間房裡一張。原來楊姐夫同媽脫得精光。在床上肚子壓肚子弄呢。我看了一會。只見媽仰巴叉的睡着。先還聽見哼。後來動也不動。嘴裡連聲氣兒也沒有了。我說這一下可肏死了。打算要進去叫他一聲。想起當年爲他同爹弄。我笑了一笑。被他打了一頓。我若叫他去。設或沒有死。又好討他打罵。我想就是肏死了。叫做老和尚背着二斗米。是他自討的。與我屁相干。我就回來家。不想他沒有死。第二日又回來了。我想女人家的這東西這樣喜歡人弄。像你在家裡的時候。同那兩個花子兩個搖鼓兒的好弄。我問你。你們的那東西同男人弄得很有趣麼。多銀笑道。你是那裡這些瞎話。信着嘴混講混說。他道。我倒是混講。我看見不知多少回數。我不管閒事罷了。況我的這個屌子倒大得好看。像一根粗皮條。稀軟的不會得硬起來。又弄不得。要我的屌子

會硬。你的屄當日我不會肏。肯給外人肏。多銀見他不住亂說。便道。你家去罷。恐怕媽家裡尋你。他道。我來時。媽往楊姐夫家去了。那裡就捨得回來。有半日肏搗呢。又笑道。我正有一句話要告訴你。再記不得。方纔提起。我想了起來。你嫁過後。他們四個還常常來在門口搖鼓兒討飯。我先也不理他。那一日。我把他們一把拉住。嚇他道。你們幾個生生把我妹子肏死了。正要到衙門裡告你們去呢。你們還敢來。衆位街坊來幫我拿一拿。嚇得他們掙脫了好跑。此後再也不敢來了。說畢。哈哈大笑。多銀見他只管混說。怕游夏流回來聽見。數了二十文錢遞與他。道。要買些燒餅你吃。你妹夫不在家。你自己去買了吃罷。你快去。我要睡睡呢。纔把他支了出來。一日端陽佳節。水氏替一家婦人收了生。擾了那人家的雄黃酒。也有半酣。又得了三星謝儀。他買了一隻燒鴨。打了幾斤好酒。又買了些棕(粽)子。到楊大家來。一則過節。二則消酒興。

走到內中。悄無人聲。原來楊大的老婆有病。他娘家接了去了。楊大同夥計們吃了一飽燒酒。醉了回來。在家屋裡春凳上睡覺。水氏上前將他搖醒。楊大見了這些東西。笑嘻嘻道。大節下。我沒有得請你老人家的。反倒又費你的事。也罷也罷。我擾了你的鴨子。停會吃上興來。我請你吃雞罷。水氏也笑了。楊大忙去切了鴨子盛上。拿個盤子來裝了粽子。又拿了鍾筷來。二人就並坐在春凳上。一遞一口的飲酒。水氏道。纔到屋裡去。姑娘怎不見他。楊大道。這幾日總不見你來。前日我熬不得了。又同他弄了一弄。把舊病又發了。這幾日。小肚子連腰痛得要死。昨日他娘接他過節去了。水氏道。你也是個冒失鬼。既知道他有這病根。輕巧些是呢。楊大笑道。何嘗重來。他各人不濟。我還是提心吊膽弄的呢。要是你老人家。還嫌我輕得很呢。那水氏笑着擰了他一下。楊大讓他吃酒。水氏道。我方纔在那人家。他讓我吃了好幾杯雄黃酒。到此時

頭還轟轟的。且略消停一會再吃。楊大道。我方纔同夥計們吃公東。多了兩杯。也還不大醒。且趁酒興弄一會子。等醒了再吃。外邊將有午時了。我們㑹個毒屄着。就替水氏脫衣裳。他原是爲此而來。豈有不樂從之理。兩人脫光了。水氏就睡在春凳上。楊大站在地下。扛起腿來就弄。

且說南京的轎夫論碼頭。一個碼頭上有十二名轎夫。一條街上一個碼頭。單做這一條街上的生意。他們在縣中冊上有名當差。他這十二名算有名正身。縣冊無名。在碼頭上做生意者。謂之散班。月月幫貼些須與他。正身應當官差。南京城中共有八百個碼頭。這是歷來舊例。他們這個碼頭上。因大節下。衆人聚在一處商議。十二個人每人出幾分銀子。買了些酒肉粽子打平火。楊大也在那裡。他丈母昨日來接女兒。楊大打了幾斤酒來相待。他丈母不曾吃。便同女兒回去。❺楊大昨夜又擡人去吃戲酒。在那家吃了些搶盤。回來夜深。也不曾吃便睡了。清

早起來。聞得酒香。大熱天。涼涼的酒。幾氣喝了。已自有了半酣。又同衆人去吃。一連幾大杯。就醉了回來。那十一個還在那裡吃。內中一個道。楊大哥的酒量每常還好。今日吃不多就醉了。一個道。他來的時候就醺了。一連喝了七八鍾燒酒。又沒吃個菜。他不醉等請麼。又一個道。都不是。這一向我見卜家那胖老婆常到他家來走動。又常帶了酒肴來。一進去就是半日。大約兩個人有個勾搭帳。不然非親非戚。他來做甚麼。今日想是等他拿些東西來過節。兩個弄弄。慶賞端陽。楊大哥享用肉蓮蓬。那胖老婆吞那獨孔藕的意思。一個道。你是這樣猜。據我看起來。兩個學生打架。爲筆。那婆娘替人家收生。或看娃娃病。爭一個錢來就像眼珠子一般。他肯做這賠錢養漢的事。一個道。這倒不相干。楊大哥的本錢也還像個樣兒。他若愛上了。敢是就捨得。正說着。只見一個名張三的出去溺尿。笑着進來。道。那胖老婆拎着一隻燒鴨。一串粽子。

一瓶酒。到他家去了。先那一個道。何如。我嘴上有流(硫)磺。一猜就灼。我就猜楊大哥是等他來過節。可被我說着了。他兩個必定又要高興。我們何不大家去躧狗尾。拿住了。訛上他一家。也弄他一下子過過節。一個道。使不得。若單是楊大哥同那老婆幹事。我們去還可以。他有那少年婦女在家。如何去得。又一個道。我昨日見他丈母來接了女兒去了。一個道。他家既沒人。這還可以行得。又一個道。他難道是呆子。大白日裡兩個人要幹事。可有個不關着門的。我們隔牆爬進去不成。鬧到了官。屄肏不成。屁股上挨一頓好板子。內中一個叫李四的道。看大家的造化。屪子可行運不行運。我去探探來。若關着門就罷。要是開着門。我悄悄進去看看。他們要是吃酒。我就回來。要是幹事。我來叫你們同去。一個道。他要看見你呢。李四道。要看見我。我就說我來看你酒醒些沒有。約他來吃酒。衆人都有了酒意。高興起來。道。有理。你快些去。李四走

到楊大門口。輕輕一推。那門隨手而開。並不曾拴死。是水氏來時。不知楊大在家不在家。後來兩人高興時。不但情興如火。況都還醉醺醺的。那裡還想起來呢。李四捏手捏腳走了進來。只聽得一片響。又聽那婦人叫道。哎喲。好大雞巴。我的哥好弄。我要快活死了。你再狠些。又聽得楊大笑道。我這樣狠。你還嫌輕呢。要是你那女兒。好把命都送了。李四輕輕一張。見楊大扛着水氏的腿。在春凳上大幹。那老婆閉着眼。屁股亂擸亂簸。嘴裡混哼混叫。李四忙忙走出跑來。笑道。弄呢弄呢。快些去。一個道。不要冒失。這進去。着一個先搶褲子衣服。李四哥的力氣好。楊大哥素常醋你三分。你便上去抱住他。張三哥手腳伶便。你便抱住那老婆。我們只說同他頑。要抽個頭兒的意思。十分要鬧起來。現有褲子衣服。他二人又是精光着。叫破地方到官也不怕他。衆人道。有理有理。遂一轟齊到他門口。悄悄進去。把門拴好。他兩人正弄到興頭上。也不

防有人來。況那水氏淫聲浪語叫得震耳。那裡還聽得人脚步響。衆人推開房門。一擁進去。一個先搶了衣服抱在懷中。李四上前打背後一把將楊大抱住。那水氏正閉着眼哼。睜開一看。吃了一驚。剛纔要掙起來。那張三也從後面連奶肸一把抱住。兩隻手就捏着他兩個乳頭。水氏掙不脫。只拿一隻手掩着那水瀍瀍的陰門。楊大見衆人。只說來拿奸。面容失色。要想動手。不但人多了。料敵不住。只李四抱住了他要掙脫了尚難。只得軟說。道。好弟兄。我們一個同行夥計這麼幾年了。就是別人算計我。你衆弟兄該衛護我纔是。你們倒反拿起我來。衆人笑道。楊大哥。你錯會了主意了。我們一個好弟兄也犯得上來拿你麼。卜奶奶這件好東西是有名的。這才真是謬奬。不知在何處馳名。你也受用夠了。今日大節下。我們托哥福都沾些餘光。想來嘗嘗新的意思。你捨得捨不得。我們明日湊個大東。一來謝哥。二來培（陪）不是。哥。你怎麼說。楊大見他們不是

來捉奸。纔放了心。笑道。你們這些斫腦瓜子的。有話好講。冒冒失失跑了來。嚇了我一跳。老四。你放了我商量。李四笑道。我放了你。你好變卦。楊大道。呆瘟。卜奶奶精光的你們拿着。還變甚麼。一個道。你放了楊大哥。他不是那樣人。我們好弟兄一場。就給我們大家享用享用何妨。這叫做火燒紙馬鋪。落得做人情的。李四也就放了楊大。楊大向水氏道。如今他衆兄弟們是這個主意了。你怎麼說。水氏雖然是個淫浪婦人。此時被一個驀生男子精光抱住。十多個橫眉豎眼的小夥子都望着他。也自羞愧難當的。聽這楊大問他話。低了頭不噴聲。又一個道。卜奶奶怎麼好說得。哥若肯了。他還有不肯的麼。楊大道。我有甚麼不肯。因向抱水氏的張三說道。你放了手。等我同卜奶奶商議。張三道。這一放。就想要金蟬脫殼了。那一個道。你放了他。褲子衣服我現拿着。他難道光着屁股跑出去麼。張三也就放了。楊大向水氏耳邊悄語道。這事不

得開交。不給他們弄一下子。人多勢衆。弄出事來。就大丟醜了。說不得。你給他們了了心願罷。水氏到了此時。也無可奈何了。也悄悄的道。這麼些人大睜着眼睛看着。怎麼好做得。楊大道。這容易。向衆人道。列位弟兄聽我句話。卜奶奶見衆位在這裡。大約也辭不得了。但列位都請到天井裡站站。一位一位的輪着進來。不然都在這裡。不但他婦道家不好意思。就是列位心裡也過不去。衆人道。這使得。我們出去。一個道。我們論年紀的次序罷。（古人兵戈中存禮讓。而此等事尚序齒。到底古風較今不同。一笑。）省得你爭我讓。我們都是序過的。指着一個年長的道。哥。你就請先上。衆人說着。就出去了。楊大向那拿衣褲的要了穿上。也出去了。這一個上前將水氏抱住。先親了幾個嘴。纔自己脫衣服。這一起轎夫。大熱天都是披着一件小蔴布衫。光着腿。下穿一條蔴布褲。把衫子一撂。褲子扯下。就是精光。他先見水氏赤着身子。一身緊就就雪白的肥肉。兩個滾圓的大奶頭。下身雖用

手掩着。覺得鼓蓬蓬的饅頭一般。一大些毛。好不動火。那陽物已硬久了。將水氏放到凳上。挺着就戳。水氏還故意用手掩着。那人笑着在他耳邊道。你合一句俗語。叫做脫了褲子搗着屄生者。拿開手罷。水氏也笑了笑拿開。他是纔同楊大幹事的。陰戶還水淋淋的。一下攮個到根。抽弄起來。弄去一個。一個<的>接着上。內中大的小的。粗硬的細的。長的短的。久的快的。種種不一。已輪了六個來的。水氏覺得也有弄得有趣的。也有淡而無味的。到了第七個。陽物既大而本事又高。輕易不洩。水氏被他弄得着實受用。覺比楊大強多。因外邊人衆了。不敢聲喚。只拿屁股亂顛。樂極的時候。反把他摟過來送嘴遞舌。悄向耳邊道。哥。你好手段。你姓甚麼。他道。我叫做張三。水氏摟住道。好三哥。你再狠些快些。張三承他格外垂青。也竭力以事。多時事畢。又換一個來。那水氏一看。就是先抱着楊大的那人。弄將進去。水氏覺他的陽物比張三的

又還粗長雄壯些。一上手就有千餘抽。水氏被他弄得丟而又丟。心愛至極。問他姓名。他說叫做李四。他弄的工夫比張三更久。方纔完事。水氏經他二人這大弄了半日。興也足了。陰中也就算飽足了。到第九個上。水氏也就覺得有些吃力。低聲的說道。你歇一歇。讓我略停一停。那個道。我們等了這一會。熬得慌了。既承你的情。就一個人情做到底。略忍忍兒罷。也快了。只得我們三個了。越抽送得利害。水氏只得忍受。十一個人自晌午弄起。直到日色將落。方纔完事。衆人齊笑着說道。多謝奶奶了。又向楊大道。多擾哥。改日酬情。哈哈大笑。出門而去。楊大關了門進來。看水氏時。見他坐在凳頭上。兩隻脚躧在地下。腿大揸着。皺着眉。手揉着小肚子。那陽精滴滴達達往外滴。那陰毛上沾得黏達達的。活像個鬍子嘴喝了奶子茶一般。這水氏四十多歲的婦人。又生得胖壯健大。雖經這些人蠻弄了半日。竟還不覺得狼狽。楊大問他道。你覺

怎麼的。水氏道。小肚子脹得很。腰眼裡有些酸疼。楊大道。你還仰睡着。等我來替你揉。扶他睡下。楊大脫下一隻鞋來。按在他小肚子上一陣揉。那陽精一陣陣汩汩流出。楊大一面揉着。一面笑說道。古人說的話一點也不錯。他說。世上人吃到老穿到老學不了。千眞萬眞。我那一日偶然聽人說閒話。他說這些流賊搶了婦人去。有三五個賊人共一個的。或十多個賊人共一個的。再婦人少了。拿了去傳營。四五十賊共一個。弄得那婦人的肚子像柳斗一般了。拿鞋底烤熱了揉。揉盡了又弄。我聽在心裡。誰知今日你竟用得着。水氏笑罵道。都是你這斫刀的引的頭。叫我吃這一場虧。還說這鬼話呢。楊大道。你不怨自己進來不關上門。倒埋怨我。水氏道。我當你不在家呢。後來就忘記了。楊大道。事已過去了。也不必抱怨了。我看你的這東西還是照舊的一個窟窿。又沒有裂開。又沒有塌皮。並不曾弄壞了甚麼。下次小心些就是了。兩人笑

了一陣。楊大又用手替他抹了一會。見陰中沒得流了。尋了塊破布來。遞與水氏。揩淨了起來。看地下時。淌了一大灘。楊大撮了些灰來掩了。水氏走進房中。到床上坐下。楊大點上燈。來廚下把酒略溫了一溫。把鴨子粽子掇進來放在桌子上。掇了靠床放下。光脫了同水氏相摟着吃酒。楊大道。你餓了。吃個粽子。水氏道。我不覺得餓。肚子還有些脹。我不吃。呷幾鍾酒罷。楊大道。我從早晨起來就喝了一飽酒。被他們來鬧吵吵的。到這咎晚。連飯糝兒還沒有嘗着呢。我可要偏你了。一面剝粽子。就把鴨子吃着。一面笑說道。說話都有個讖語。我先說擾了你的鴨子。停一會請你吃雞罷。果然就吃了這麼些。水氏把他擰了兩把。頑笑了一會。楊大把鴨子粽子吃了一飽。二人收拾完了同睡。楊大摸着他的陰戶。道。好結實東西。就是生牛皮做的。被這些人搗了半日。也搗鬆了些。你這個就不曾壞了一點兒。水氏笑着將他打了一掌。楊大道。

頑是頑。笑是笑。今日大節下。你的興大約是足了。我先雖弄了一會。並不曾盡興。你再給我足一足興是。水氏道。還興呢。再興興。我好送命了。楊大道。不妨事。我試試看。若弄不得就罷了。水氏拗他不過。只得讓他上身。纔抽了幾下。水氏推住。道。來不得。裡頭深處有些疼呢。你睡睡。到天亮看好些再弄罷。楊大也就下來。大家睡了。直到天明醒來。楊大問他道。你這會子好了。水氏道。肚子雖不脹。兩胯骨倒有些疼起來。楊大道。這是那些孽障們鑽撞的。我再弄弄看。二人又弄起來。水氏道。弄不得。裡頭雖不覺怎麼了。這蓋子骨疼得很。楊大下去一看。見腫得像個大饅頭一般。楊大道。你又弄不得。我又脹得慌。這怎麼處。水氏見他着急。爬起來一把攥着陽物。用口一陣裹咂。咂得楊大骨軟筋酥。冒了出來。水氏都嚥了。（一部書中淫婦不少。而未有水氏之可笑者。昨日下嘴去吸了十一人之精而猶未足興。今日上嘴又吸楊大之精。大約他是狐狸一轉。不然何好吸人精髓至此。）楊大感他不盡。抱住親了二三十個嘴。二人起來梳洗了。水氏道。我此時要

家去。下身疼。走不得。你叫乘轎子來送我。去到家打發他錢。楊大笑道。
他們還好要錢的。那就太沒天理了。又道。你既下身疼。住兩日。等好些
再去罷。忙甚麽。水氏道。我家中沒人。只大孩子在家。我昨日只說到你
這裡來。還回來大節下同孩子過節。誰知被他們囉唣來。就躭誤住了。
我今日要回去看看。楊大道。也等我買些菜來。你吃了飯去。水氏道。等
不得。我不吃了。楊大留他不住。就到碼頭上去。衆轎夫向他笑道。昨日
多擾哥。楊大笑道。你這起天殺的。也放輕巧些。拿出擡轎的本事來弄。
被你們把他都弄癱了。他要回去。走不動。你們擡乘轎送送他去。還好
要錢麽。內中那張三李四兩個。昨日承水氏親愛。就跳起身來。笑道。那
裡有要錢的道理。我兩個送了他去。二人擡了轎子到楊大門口落下。
水氏出來上轎。二人笑着道。昨日多謝奶奶。水氏笑着瞅了一眼。上了
轎。二人擡上。直送到了他家。水氏下了轎。說道。你等着。我取錢來給你。

二人笑道。我們不要錢。多謝奶奶罷。水氏在手指上攎下兩個銀戒指來。每人贈他一個。他二人不肯受。水氏笑道。這不是給你做轎錢。是送你們做記念的。好好的收着。他二人方笑吟吟作謝收了。水氏道。這個不要給你楊大哥看見要緊。二人答應道。我們知道。擡着轎去了。水氏過了四五日纔覺得全好。又遲了兩日。那兩隻脚不由得又走到楊大家來。楊大看見他。一把摟住。先親了個嘴。就伸手去扯開褲子。摸他的陰戶。道。你全好了麼。水氏道。好了。也疼了好幾日。姑娘還沒有回來麼。楊大道。沒有呢。我前日去看看他。病還沒有好。來家沒人服事。他就好時也不禁大弄。倒不如等他在娘家住着去罷。只要你老人家來勤些就是了。稀罕做甚麼。又道。我前日沒有得盡興。你既好了。我們今日盡一盡着。水氏道。且慢些。等我去關了門來。遂出去把門拴好。猶恐不牢。還尋了根棍子頂住。他雖是傷弓之鳥。也可謂賊去關門。進來同到床

上。掀天揭地。大幹了一番。事畢睡下。水氏有心問道。前日衆人中。那兩個姓張姓李的好精壯小夥子。比你還利害。楊大笑道。他兩個都纔二十多歲。有名的勝。叫驢張三。鐵棒槌李四。我們向日幾個人到水西門彎子裡去打釘。賭本事贏東道。數他兩個是魁首。那軟弱些的婊子都有些怕他。大約那日把你弄傷的就是這兩個天殺的了。水氏心中方知他二人的混名。牢記在心。水氏被那些轎夫夥淫之後。這種人可還有甚涵養。顧甚羞恥。以爲是一件趣事。每每互做笑談。傳得這條街上人人皆知。這街上住的有一個富豪子弟。他祖父也都歷仕過。他覆(複)姓單于。單名一個學字。年纔二十以外。生得柔媚。宛如女子。做人倒也不甚凶惡。但生性貪淫。且酷好戲謔。他戲謔起來。所作所爲都是人想不到的謔法。南京上元燈市中。極其熱鬧。自初八日起。到十八止。賣燈者固多。而看燈者更〔多。〕兩邊樓上。或是王孫公子。或是大家

宅眷。都租了看燈。窗上懸了珠簾。簷外掛上各種異燈。飲酒作樂。有那一種中等人家內眷。又愛看燈並熱鬧。要租燈樓。又無此力量。只得雇了轎擡着看燈。那市上燈光如晝。眞是人山人海。內中就有那無賴子弟。便伸手到轎櫃中。把婦人的鞋脫了下來。那婦人要叫喊。又怕羞。那時就是叫。他縮手閃開。無千帶萬的人。知道是誰。燈市中婦人失鞋者。十有五六人。人人知有此。而年年有人去。是這一種風俗。他本家的男子也不能禁。單于學最恨這一種脫鞋的惡少。他想了一個妙謊。到了燈節。他自己扮做女裝。做一隻假脚。微露轎簾之外。却用釘子釘住。繡裙掩覆。他盤膝坐在轎上。手中拿着二尺餘長的粗錐子。磨得極尖極利。他眼睜睜看着那鞋。叫轎夫擡着在市上來回走。但有人伸手來捏脚。便是那一錐。那人被戳。又不敢做聲。只好忍疼避去。如此數日。那轎櫃的板上。血竟汚滿。結得大厚。你道他這戲謔有趣不有趣。利害不利害。

更有妙者。每逢端陽。秦淮河燈船龍舟不計其數。那兩岸河房內。人俱租盡。不消說得。而在河裡坐船遊頑者也便如蟻。那來遊的婦女小戶人家。如何來得起。自然都是大家閨秀。船上雖然四面垂着簾子。日光射照。通通大亮。雖有如無。也有一種輕薄子弟。雖不敢以船傍船來賞鑒。把他船在這船的左右前後。總追隨着遊蕩。單于學也做婦人裝束。坐在船上。吩咐船家專在熱鬧處遊。引得這些少年把船都不離他。到了上午。他叫把船泊住在文廟前月牙池內。衆少年的船也都遠遠的圍遶着。他忽然叫捲起簾子。把褲脚裸至膝上。伸出兩隻大脚。在河內濯足。那些少年見了。無不含愧好笑。忙忙都開船避去。單于學之戲謔。一是處無賴惡少。一是辱輕薄少年。較鐵化之尖刻強多矣。他腰中有一根驚人之具長約七寸有餘。又粗又壯。他恃了這根孽具。且又有一個動人的好臉。就專在婦女上做工夫。家有一妻三妾二婢。竟猶不足。尚在外邊尋獵野食。他每常無事站在大門口閒

望。見水氏常常在街上來往。年紀雖非少艾。却丰韻頗佳。眉目中大有騷致。他就高興起來。道。這老婆。看他這個樣子。睡情定有可取。古人說。半老佳人可共。何不想法兒弄他一下。自有別趣。尚恐他面目雖騷。或者心中貞靜。倘一時下手不從。豈不弄出事來。近日風聞得他同楊大私通。被衆轎夫囮上朋淫。笑道。這樣的婦人。弄之尚有何患。遂想了一個主意。每日在門口等他。一日。見水氏遠遠走來。忙叫一個小廝。附耳吩咐了幾句。他便跑了進去。水氏要往楊大家去。定在他門口過。只見一個小廝叫道。卜奶奶。你來得正好。我纔要請你去呢。水氏便走到跟前。問道。你家姓甚麼。請我做甚麼事。那小廝道。我家爺姓單于。低聲道。爺跟前的一位姨娘要生產了。養不下來。叫我去請你。快些進去罷。水氏便同他進來。那小廝引他到了書房門口。水氏道。你家姨娘怎不在上房在書房裡。那小廝道。我家奶奶利害得很。爺偷娶在這裡的。我不

好進去。你老人家請進去罷。水氏信以爲實。便掀開簾子走了進去。見一個少婦坐在床沿上。兩手摀着肚子。道。快些來。我已生下個孩子的頭來了。只身子不下來。你快救我一救。水氏道。哎呀。你這麼個大人家。怎也不叫個人來摟摟腰。自己一個人在這裡生長。一面說着。忙脫了上蓋。解去裙子。把兩隻袖子捲了捲。伸手到胯中一摸。不見孩子的頭。却摸着一個小和尚的光腦袋。挺硬的豎着。水氏攥在手中。覺比張三李四的還長大些。是生平未見的奇物。笑得了不得。攥住說道。原來是要我。我把這孩子拉出來纔罷。攥着往外扯。單于學見他毫無羞怒之意。知他是愛上了。便兩手將他拉了上床。拉上床。妙。單于學身小。水氏胖大。抱他不動。故用拉也。解帶脫褲。他並不拒。任憑脫下。單于學便伏上身。一連幾搗。全全入去。水氏覺得內中之樂無窮。眞嘗所未嘗之樂。下下戳在一個癢癢酥酥的去處。大有妙境。聳身上迎。正在高興。只見單于學抽了不到十數下。早已告竣。

水氏一把扳住他屁股。道。哎呀。歇不得。我的祖宗。你這一歇。我就要死了。快些掙着再動動。單于學見他騷到極處。也還要勉強抽抽。不意那物件已像蚰蜒蟲一般。毫無硬氣。把個水氏急得亂叫。單于學原也有百十合的本事。因自己斲喪過度。遂至如此。被水氏推下身來。一面穿着褲子。說道。這樣的武藝還想調弄婦女。保着家裡的不吃野食就夠了。穿上了下床。又穿了衣裙。就往外走。單于學滿臉含愧。單于學此辱。自取之也。亦可爲不自量者戒。說道。你吃了酒飯再去。水氏道。嗤。我稀罕你家的吃呢。嘓嘓噥噥。揚長出去。被他引得心中火起。到楊大家痛痛的樂了一番纔罷。且說多銀自生了那些小狗。多銀所生才眞是犬子。他想道。不過是下些狗了。又不得傷命。是落得快活的。每日買肉飽餵那狗。十數日後。他身上乾淨了。也等不得滿月。見那狗不住在他身上左跳右跳。便興動起來。同他交合。此後也不拘日夜。或是狗一時高興向他跳。或是他一時興動。兩個便相親

一番。不必多敘。一日。他對門開了一個麪鋪。買了兩頭翻肥的叫驢。輪流推磨。他是臨街的房子。沒有後院。無處拴驢。日裡借游家的後院拴歇。天晚牽回家中去餵着。每日許送兩枚燒餅。卜氏聽見有燒餅就依了。過了幾日。卜氏偶然見那驢子。有時伸出那屌子來。開了花。一個大喇叭頭子硬幫幫的。打得肚子山響。他高興道。這件東西倒長大的有趣呢。比狗的強了許多。我何不試他一試。（金瓶梅王婆說風情。內有潘驢鄧小閒五件。今多銀略去其四。只取了一驢字。）難道也會下小驢子不成麼。興不可遏。見那個大驢子的屌子太大。那一個小驢子的略細短些。他道。先向這小的試試。若不妨事。再試大的。那一日將午。鋪中將大驢牽去。換了小驢來暫歇。不多時。那驢子便將屌子伸了出來。多銀忙拿了春凳來放下。褪掉了褲子。一手捧着驢子。自己仰着在凳上。將驢子身上拉。那驢子蠢夯。沒有狗通人性。見人睡着。不但不敢上身。竟反往後退。如此數次。多銀急了一身冷汗。坐起看時。

那驢子連孱子倒縮了進去。伸手去揑揑他。反混跳起來。多銀沒法了。火都急了上來。又見那狗往身上混爬混跳。他牽着驢子看着。又復睡下。憑那狗幹一度。一連幾日。那驢子也看熟了些。大畜生也有些靈性。他雖不敢便跳。也就把那鼻子到陰門上聞聞。仰着頭。齜着嘴一會。一有笑談。一人云。狗屄甜。驢屄酸。人屄有病。又一人問云。何以見得。彼云。狗屄若不甜。公狗每每好舔者何故。驢屄若不酸。驢但一聞便齜着嘴鼻何故。人屄若無病。何以一弄便哼。多銀之物。驢也齜嘴。豈酸耶。又來聞聞。卜氏見他教得有些要會了。越發拿狗來做個樣子與他看。忽一日。卜氏纔在春凳上睡倒。牽驢到跟前。他聞了聞。嘴齜了齜。孱子挺硬的突出。就往身上跳。卜氏大喜。忙揑住了。送入牝中。那驢子也往裡聳了聳。卜氏覺得陰中塞了一個滿足。渾身都覺得受用了。怕他太長。一隻手攥住了小半截。那驢子聳了幾下。不得盡根。用力一送。那春凳一歪。卜氏幾乎跌了下去。忙放手。把春凳一搬。不意那驢子覺那孱子上沒了阻攔的東西。狠命往裡一下。直攮到心窩之內。卜氏早已告斃。那驢

子那裡知道人死了。他還痛快弄了幾下纔拔出來。試看首段。一想多銀為誰。驢子為誰。狗為誰。則不足為異矣。午後。游夏流來家要打發卜氏吃午飯。到門口敲了幾下。不見來開。疑是睡着了。不敢驚他。等到日西分。恐誤了煮晚飯。又要獲罪。在心中着急。只得輕輕將門撬開。到房中一看。不見有人。到了後院。見多銀光着下身。仰睡在春凳上。兩條腿拖着。那條大狗爬在身上抱着亂聳。見了人來還不肯放。游夏流還當是卜氏偶然醉了。乘涼睡覺。狗來放肆。到跟前。忙把狗打開。陰中鮮血淋漓。又見滿地全是鮮血。吃了一驚。看卜氏時。已經死了。心中大疑。不解其故。忽見那驢子散着在地下啃草。屌子外邊血滴滴的。方知道是被他弄殺。又見那狗的這一番作為。方悟到前次所生皆此犬的令嗣。並非甚麼戾氣。只得將死屍拖了進去。展盡血污。將腿扯直了。替他穿上褲子。去下塊門板來。停好了。忙跑去丈母家中報信。恰巧水氏纔從楊大家回來。面上還帶着些酒意。游夏

流將他令愛的死狀細細奉告。那水氏聽見女兒這個樣風流死法。遍紅了臉皮。說不出來。卜之仕咧着嘴。不住嘻嘻的笑。水氏同游夏流到了他家。進去見了女屍。哭了一場回去。游夏流買棺盛殮。這一回他不遵文公家禮了。竟延僧道念經禮懺。也不用庶人葬禮。整放了三七二十一天。又雇人下鄉報信與卜通。原來卜通在土山一個姓易的財主家處館。私通着一個學生的母親焦氏。是個寡婦。打得火熱。戀着他。有半年多不曾回來。那裡知他夫人也厚上了個乾女婿。可見男人以爲在外邊偷老婆是件極便宜極快活的事。孰不知自己的老婆在家中也會偷漢子。更受用更快樂呢。世人想到這個上頭。像這樣風流的事不做他也好。卜通聽見女兒死了。不得不來。到了女婿家。也哭了幾聲。水氏同游夏流都只說多銀病過。不曾告訴他那些妙處。一來他心中記罣着焦氏。二來夜間水氏交合時。費盡筋力。毫不見他有樂意。那水

氏自經了楊大同衆轎夫之後。色量大開。大非向日之比。卜通又不好問得。他覺全無趣味。等不得女兒下葬。推館曠不得。忙忙又下鄉去了。水氏正嫌他來家礙眼。正要他早去。見卜通去了。也不管死女兒家中念經。且去同乾女婿飲酒作樂。游夏流將卜氏出殯埋葬。不必細說。事體完了。游夏流見那狗滿床混跳。終日嗥叫。似有追念卜氏之意。狗尚有情。人於夫婦之間。待之等於奴隸。視之同於陌路。或無故而休逐。狗亦勿若。不勝恨怒。一頓棒打死了。見甚肥壯。煮而食之以洩恨。此非食狗。乃食奸夫耳。何不更寢其皮。這狗吃了游夏流許多牛肉。今游夏流吃他。只算得還席。但此狗游夏流之恩人也。殺之未免太過。豈非以怨報德耶。自多銀得了此狗。游夏流的舌頭省了多少辛苦。豈非狗之德。那頭驢子。多銀死後數日。又不曾病。無故死了。游夏流聞得。心中暗喜。他雖喜。麪鋪却晦氣。論起來。此驢游夏流當感之。不當懷恨。多銀若非他這一弄而死。闖罪受到何日了。他家這些事。外人怎得知道。游夏流與水氏說信時。卜之仕在傍聽得。他以爲是一件奇聞。四處告訴人。我妹子下了一窩小狗兒。又被驢子肏死了。所以傳揚得四處皆知。游夏流之下流大名。屢屢彰著。卜之仕不知事之美名。此一回內方大顯。一日。游夏流自思道。我因不孝父母。自甘游於下

流。游夏流尚能自知。更有自己下流而竟不知者。游夏流不若也。娶了妻子。受了多少淩辱。他這個死法。雖是他淫多惡甚的報應。但我這醜名難掩。我這個樣子。今生也未必能生子了。再娶一個。又是如此。豈不是自討苦吃。他老子所遺的數百金。自娶卜氏費了些。又這兩年毫無進益。卜氏每日要肉要酒。不敢不供。又是這一番殯葬。已幾幾將盡。他發了個狠。將房子什物全賣了。拽着些銀子。做了道士。往陝西終南山出家修行去了。以便異日好歸姚澤民帳下。游混公做了一生的壞人。混了一輩子徒弟。落得兒子出家絕嗣。媳婦被驢弄殺。眞可嘆息。卜通做了一世不通的先生。生女如此。亦足寒心。私淫學生之寡母。其妻亦淫擡轎之假婿。報應絲毫不爽。幸得兒子卜之仕。只呆傻不知事而已。還不曾有大醜大惡處。又不幸中之幸也。然而血祀已斬矣。人生世上。天理良心四字可忽乎哉。按下不提。再說宦萼自會過錢貴。時常想慕。但同賈文物童自大相會聚飲時。無一次不講他怎樣風流。

如何標致。一日。中秋下旬。宧蕚約他三人在家中賞桂花吃酒。那桂花有十數大盆。皆有鍾口粗。絕精磁盆栽着。有紅白黃三種。開得甚是芬芳馥郁。有一首古詞贊他道。

花則一名。種分三色。嫩紅妖白嬌黃。正清秋佳景。雨霽風涼。庭前四處飄蘭麝。瀟灑處。旖旎非常。自然風韻。開時不惹蝶亂蜂忙。　攜酒獨揖蟾光。問花神何屬。離兑中央。引騷人乘興。廣賦詩章。幾多才子爭攀折。嫦娥道。三種清香。狀元紅是。黃爲榜眼。白探花郎。

右調金菊對芙蓉

飲酒之間。宧蕚又說起道。久不見錢貴。大約像是好了。我們此時花已看足。何不乘着酒興。到他家去一樂。童自大道。哥這想頭眞好。我這兩日也正想他呢。快些去。先對二位哥說過。我這一回是定要摸摸他的。

二位哥不要吃醋。大家大笑。宦蕚叫家人將前次寫的扇子拿着。一羣惡少遂一轟到錢家。來到得門首。門却緊閉。家人們就上前敲門。敲了幾下。只見郝氏把門開了。鄔合道。三位老爺又來訪你令愛了。郝氏道。小女病尚未好。得罪衆位老爺。不能陪侍。宦蕚對衆人道。不要理他。我們只管進去。郝氏攔門站住。道。實在有病。老爺就進去。也不能奉陪。宦蕚怒道。胡說。推開門。郝氏同衆人遝往裡走。那郝氏不敢十分阻攔。人也多。阻攔不住。宦蕚走到錢貴房門口。早見他同一個俊俏書生並坐。互相談笑。不覺大怒。道。這廝好好在家。如何哄我說有病。放着我們這樣的大老不留。倒陪着酸丁頑耍。我煩了名公寫了詩扇來贈他。他反不識擡舉。這等可惡。惡向膽生。因吩咐衆家人。替我打。這些惡僕跟主人作惡慣了的。況此時見主人惱了叫打。遂將門窗槅扇。桌椅擺設。無不打到。把個郝氏嚇得躲的無影無踪。代目也不知躲在那裡。財香藏

身在蘆柴堆下伏着。宦蕚又叫家人採那瞎奴出來。衆人正待上前。倒虧鄔合攔住勸道。大老爺請息怒。大約這是虔婆的不是。與錢貴無干。萬不可因這些小事氣了老爺玉體。正勸着。那鍾生見打得太不像樣。又見他叫採錢貴出去。着了急。顧不得捋虎鬚了。上前說道。（見此數語。方見鍾生非是不知時務之人。輕捋虎鬚乃護錢貴。爲情所使。故奮不顧身耳。）煙花之地。貧富皆可來往。即回有病。亦無甚大過犯。先生何必如此太甚。宦蕚聽了。越發大怒起來。道。你這小畜生是何等樣人。敢稱我先生。也敢在我老爺面前來講話。童自大仗着宦蕚的惡勢。大讓(嚷)着道。反了反了。就是我。誰敢不叫我一聲老爺。況我大哥。你叫他做先生。你也睜開眼睛看看他是誰。世上有這樣的體面先生。好可惱。可惡。打呀打呀。揎拳擄袖的混叫。鍾生道。我黌門中人。稱人先生足矣。況我們雖是布衣之士。上可以對王公。如何就說不得話。且官府也不過是秀才做的。何得便如此小覷人。賈文物搖擺着道。他二老

者。江南之大老也。你不要把自己之青衿太妄自尊大了。你就中舉焉。不但我是你的前輩。諒你一貧窮之舉人。而何能及我巨富之進士者乎。吾語汝弗如也。由此觀之。汝則一妄人也已矣。宦蕚道。你就算是秀才。我且打了。看你那裡去告。不要說你那學道教官。你就三學約上千把秀才。往午門叩閽。到東廠告狀。我也不怕你。誰不知道如今當朝的魏上公是我同二弟的祖爺。童自大道。哥。那裡有力氣同他講。這樣打得不快活。拴起來帶他家去。吊在馬棚底下打個稀爛。纔出得我這口氣。不然我不惱。怎就不叫我們老爺有這樣天翻地覆的事。我肚子都氣脹了。宦蕚被他一挑唆。竟聽了他。就叫三四個家人將鍾生拿住。把錢貴拴起。鄔合又苦勸道。晚生乞個恩。他這少年人不知事。認不得衆位老爺。錢貴又是個瞽目人。可憐見的。求大老爺開恩罷。正勸不住。只見宦實京中差來的一個家人。遠行裝束。跑得氣喘吁吁的。走到宦蕚

面前。叩了個頭。禀道。京中有緊急信到。隨將一書遞上。原來是宦實的一封釘封家書。甚是嚴密。宦蕚忙拆開一看。內中說道。天啓已崩。崇禎今上御極。魏上公事已大壞。發往鳳陽看陵。在途中阜城縣地方已經自縊。磔屍問罪。目今訪拿他黨羽。從重議處。我向日拜他門下。未曾助惡。幸得隱密。故尚還未露。爾在家要十分收斂。恐爲人摘發。身家性命難保。萬要小心。諄囑諄囑。不盡之言。來人口述。宦蕚看到此處。一團惡興化爲冰雪。不覺面色如土。賈文物接過一看。他也是有心病的。嚇得屁滾尿流。大家擠擠眼。一轟出門而去。那些家人見主人如此。也不知是甚緣故。也把鍾生錢貴撇下。趕了去了。這正是。

從前做過事。　沒與一齊來。

這宦實父子後來如何。鍾生與錢貴幾時纔成配偶。要知衆〇來事。仔細接看後文。

姑妄言第十二卷終

校記

❶「鈍翁」二字原缺，據體例補。本卷首三葉因遭燒損，故缺字頗多。

❷「董」字原缺，據正文補。

❸「輕重」原作「重輕」，「死生」原作「先死」，據書前目錄改。

❹「名公」原作「名工」，據下文改。

❺「回去」原作「女兒」，據文義改。

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

Je soussigné, Michel CARTIER, responsable de l'URA 1067 ("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 du 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FRANCE-, déclare autoriser,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 LTD,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cinquante titres),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 CIIAN IIing-ho, chercheur au CNRS, et membre de l'URA.

S'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édition,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

Michel CARTIER Res
A Paris, le 19 Seprembre 1994

授權書

本人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l'URA1067--C.N.R.S.)負責人名義，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明清豔情小說叢書》(計五十種)。出版問題，依合約規定辦理。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
(l'URA 1067-C.N.R.S.)
負責人
賈永吉
1994年9月19日

思無邪滙寶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姑妄言／（清）曹去晶編.--初版.--臺北市
：臺灣大英百科，1995［民85］
冊　；　公分.—(思無邪滙寶；36-45)
ISBN 957-8592-48-5(第一册：精裝).--
ISBN 957-8592-49-3(第二册：精裝).--ISBN
957-8592-50-7(第三册：精裝).--ISBN 957-
8592-51-5(第四册：精裝)

857.44　　84013789

思無邪滙寶〔肆拾〕

姑妄言(五)

發 行 人／葉貴英
總 經 理／葉松田
主　　編／陳慶浩・王秋桂
執行編輯／陳益源
編　　輯／吳秀梅・羅文翠
美　　編／張嘉郁
校　　對／楊俶儻・吳啓榮
封面製作／里安工作室
編輯製作／成易圖書公司
出版發行／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巨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復興北路 2 號A棟 5 F之 2
電　　話／(02) 7730868
傳　　眞／(02) 7764299
排　　版／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印匠企劃設計有限公司
裝　　訂／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41 號
初　　版／1997 年 1 月

全套定價：41200 元
ISBN957-8592-12-4（一套；精裝）
ISBN957-8592-48-5（單册；精裝）

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
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
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
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
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
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
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
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
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
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
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
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
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

姑妄言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
中國文史研究組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